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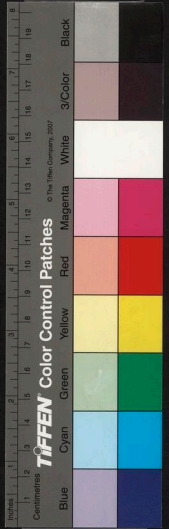


3464723 v1



登錄號	003768
類號	
全書 函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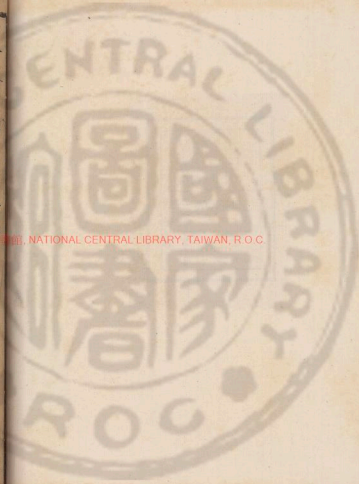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歇菴先生文集選序

余嘗謂讀書不讀全書如拾鴻之  
毳以像鴻也秦阿之宮煬之樓徹  
之嶽觀麗者必周其弘周其䟽周  
其逕焉猶或惝恍不給穴隙而窺  
之不惟無以與吾目也亦安所容



吾身若夫選擇而居則不然蓋有  
據其一勝而盡千里之覽者矣讀  
不全無以見古人之大選不精無  
以成古人之瑜而垂後世廉頗之  
將黃霸之治郡也幾乎其盛者也  
而不能無議閔與之失與為相之  
憾比而書之則將謂頗不為智勇  
而霸不為循夫角棚而耀歌者必  
為之謹菴輾拂扳潤吻止囂豈容  
遏歌者以示人缺哉歇菴刻徐文  
長三集不知何以畧不差別令文  
長獎錦袴荆棘中歇菴之文意俊



而語獨能發其解迤邐澹浸致令  
必達五言古詩時有陶柳之槩駸  
乎其必洎者也而刻之者為俗士  
槩舉旁及鱗鬣之餘暨所厭倦而  
代以人者亦支格其間殊累歎菴  
文回有率而工苦而窳者率而工  
出其意之所發意至語至意盡語  
盡若逼迫於酬酢矜莊于顧忌周  
旋于顏面其思彌曲其詞彌巧而  
文彌以不工當其牽于人求而人  
應勢實使之而不虞其示於人而  
傳于後居今之世為人應之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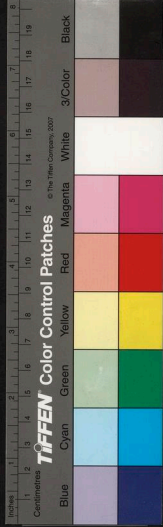




能免於數患者鮮矣即歇菴不免也而豈其質哉公餘多暇為極遴擇諸如所云即中擇必鏘句鍛語以成全瑜少時喜高季迪詩語秀粹徧索全集讀之無足觀返令索者無味甚矣選季迪者之愛季迪也歇菴選所餘散金沙中割愛去盡令讀者味腴而憶之追逸雋無竟不猶愈歟

萬曆己未五月望後陸夢龍君啓

書於粵署



欽菴先生集選總目

卷之一

詩

讀白樂天詩

耳鳴

贈劉布衣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題許老師冊之三

病士擬陶六章

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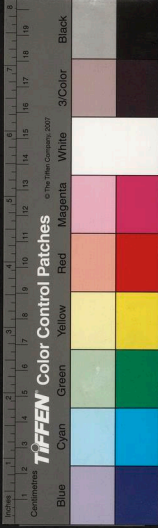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四



懷黃昭素年兄近體三章

憶同遊二首

題水亭圖有序

擬陶二首

贈聶鍊師

贈天目僧

雨間答臨安道中作

遊五泄四首各有序

過釣臺用嚴子陵灘韻同袁中郎賦二首

別袁六休三首

覽鏡三首

湖上新屋成

孟節嬾

迎雨謠

過日鑪嶽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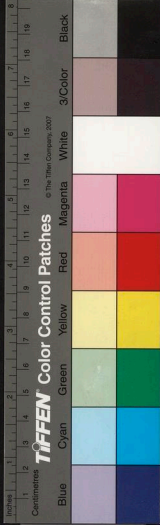
東山

咏晚雅

題畫竹

戊戌除夜二首

哀鬚





百衲羹

放生詩十首書王董父慈無量集

與梅季豹遊雲門

秋日陪黃雨石大行游西湖賦贈

幼美兄七賢過關卷失而復歸

贈靈隱僧

勝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

過何泰華園分韻二首

四月晦日泛若耶至雲門寺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有序

贈洞庭僧望西

卷之二

序

鄧文潔集序

海門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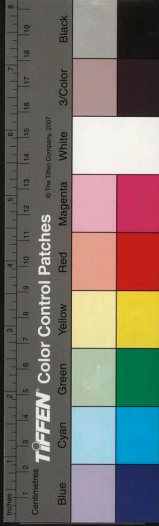
盱江要語序

淨業要編序

書聶氏譜序

馬曹稿序

徐文長三集序



金壘子序

方布衣集序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陽辛會稿序

張世調制義序

門人稿序

金孟章制義序

笛筇稿序

湯君制義序

王淡戎制義序

玉墓蓼制義序

及幼葦序

慧業序

壽母詩序

賀郡侯石公榮簡序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真定守張公置屬序

贈章泰字支游吳序

贈劉子墟先生序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壽寧崑巖中基序

壽常老師五十序

壽叔祖貞齋序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王母壽序

碑記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新造渡東橋碑記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昌平州義莊公記

南關權使潘公治政碑記

也足亭記

歇菴記

白華堂記

游洞庭山記八首

卷之三

贊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紫柏和尚像贊 有跋

大家宰吳公像贊





馮尚齋先師像贊有跋

雲谷先生像贊有跋

顧朗哉像贊

商半芷像贊

錢慕蘭像贊

錢生自寫像贊

自贊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有序

題跋

題李祠部祖德冊

題穆公募緣冊

書普度菴放生池卷

書王世翰卷

辯

放生辯惑六闕

募疏

華嚴寺飯僧募疏

說

贈子舍利說



墨雜說七章

養蘭莖

雜著

偶書

青膏山兩詹生扇頭

呈子

請告呈子

再請告呈子

疏

請告第二疏

起國子監祭酒辭免疏

啓

上沈相公啓

再上沈相公

代大人答諸通家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

答謝撰述

答張景江

答某令君

答劉鄰滄台州



答林蕭山

答劉諸暨

答施峽縣

復趙用吾開府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書

上政府

與周海門先生四首

與袁石浦三首

與袁六休二首

與謝開美表兄

上岳父商公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

與余山陰舜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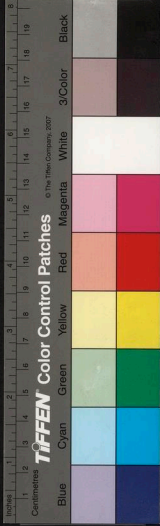
答李大蘭

與何越觀二首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三首

與姜養冲大參





與潘庚生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九首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二首

與湯霍林二首

卷之四

論

經正則庶民興 祭卯應天程式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乙未會試程式

策

祭卯應天程式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祭李卓吾先生

祭董九所先生

祭寧國友人代

祭外父

祭姪壻章生

傳

徐文長傳

譜傳



姓系第一

地均第二

始遷第二

派別第四

墓志銘

山東左叅議陽谷南公暨配裴恭人墓志銘

貴州叅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湖廣叅政警庸林公墓志銘

福建按察使青崖高公墓志銘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晉甯左長史重濟郭公墓志銘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合州知州念山徐公墓志銘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墓志銘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志銘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銘

銘

秦臺劉君暨配章孺人墓志銘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何宜人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廢士程子方墓志銘

內兄商仲文墓稿

德望兄暨配陳三孺人墓志銘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墓表

孝義來功伯墓表

詩以下俱館課

齋居對雪

塞上曲

論

寧靜致遠論

成已成物論

夜氣浩然之氣論

黃石公秘法論

志氣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大器猶規矩準繩

解

窮理盡性至命解





欽定先生集選卷之一



詩

讀白樂天詩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著  
同邑陸夢龍君啓甫選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况我姓氏同流風殊未溼  
譜系雖荒唐強附情所親弱齡秉孤介知足嘗少營  
朝暮無餘資視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比公誠蚤榮  
身旣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見田園春  
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縉磷栖遲楊柳宅來往蓮花僧

19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先生集選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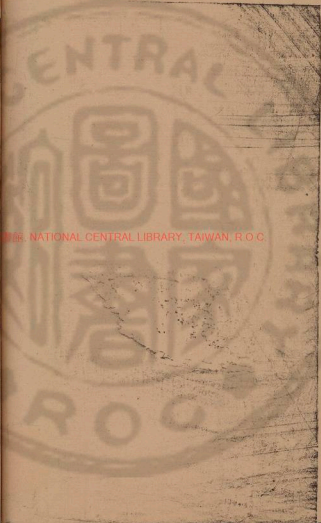


詩

讀白樂天詩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著  
同邑陸夢龍君啓甫選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况我姓氏同流風殊未溼  
譜系雖荒唐強附情所親弱齡秉孤介知足嘗少營  
朝暮無餘資視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比公誠蚤榮  
身旣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見田園春  
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縉磷栖遲楊柳宅來往蓮花僧



湖水遶屋流南山亦當楹何必若耶溪有異斜川濱  
我非公後喬公定我前身篇咏性多拙杯杓力不任  
唯應詩與酒兩者媿先生

耳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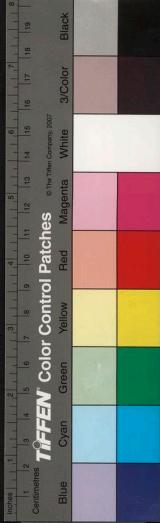
我身久危脆生與疾病奔三十方少壯一耳常年鳴  
吞藥謁醫師已之而未能靜聽忽自哂宜愛何緣憎  
寒谿月泉瀉古磧松風聲秋蟬旣縷縷玉磬時冷冷  
近聞江濤喧幽得廣樂清蕭遠天有籟虛無谷誠神  
昔聞晁夫子中歲求長生冥然發奇響自謂通仙靈  
著書良已誇一一爲強名彼以靜境現我從多病侵

老身如空虛此響盪是真或誇或以嘆妄計起迷情  
病久心境閒庵居漸加僧一悟思理良哉觀世音  
贈劉布衣

聞君年少愛禪寂身著袈裟手持錫聞君中歲返鄉  
里東髮我冠畜妻子如君形迹那得窺俗眼相看浪  
嘆喜世人莫喜且莫嘆曩時是俗今是僧蹉跎尚有  
迷方士乞與光明無盡燈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冬日同謝開美董揆仲季文學王周二上舍  
宿集慶寺僧舍座上二僧俱喜飲而揆仲方





持齋寫法華經余戲之曰有飲酒沙門則有  
持齋居士因大笑次日寺僧持卷強索余詩  
因次其語爲解嘲云爾

名飲推闡黎持齋復誰氏手寫蓮華經兀兀者居士  
身任蓮花社攢眉者釋子梵書挂孔壁翻將貝葉紙  
淨土與醉鄉相去不盈咫有士處其間無是無非是  
終年念經論半字不到齒終日在塵囂中懷了無事  
腹同無礙釜身是空虛爾雜猪逢箸喫蔬食飽而已  
闍黎悟得否是卽無生理非則償債去我墮泥犁罪  
題許老師問之二

前庭樹松柏後圃羅桃李蘿葛生其間荏弱難爲理  
伊余信蒙昧弱齡遭災疇一遇偶批先千金愧隗始  
黽勉筵時彥審力知所止把耒東澗田學釣西江涘  
上慙昭明代中念酬知己竟夕魂屢遷宵分攬衣起  
虛頑竟成累貞直聊可恃朱絲白玉圭持以報君子  
病士擬陶

是身如浮雲此病復何似誰能達其解毘耶老居士  
一牀臥寥寂牀外所餘幾蓮花三萬座嵯嵯室中起  
病翁已疲齋神通竟如此誰云不二談而當涉唇齒

其二



有物強名身執持仍曰手拳指既異理運拳號爲肘  
謂此異草木云胡左生柳萬物隨化遷吾化亦何有  
一杯苟可持聊以煩吾右

其三

神龜死剗灼千歲猶嗟天犬馬齒幾何亦復名爲老  
天老旣無定吾衰詎云早園榿崇朝花榮華豈不好  
苟其盡天年自足稱壽考

其四

靖節昔貧窶瘵疾忽見嬰衣食已難周藥餌安能營  
貧病士所難况復二者并超超濁酒尊汎汎秋籬英

有時抱狐歎所歎者長醒道勝旣常足性拙亦常寧  
翻憂壯者勞而謂富者貧形神發苦言喜懼要難平  
其五

白公老病風悲歌強爲歡駱嘶已辛酸柳枝辭獨難  
樹倒藤豈縈蝶去花當殘四緣會有歸外物奚足嘆  
竺國古先生於何示無還

其六

衡紀互淹泊荏苒及三紀曾問幾人疾曾弔幾人死  
問弔行相及往復乃恒理疾或苦沉迷死卽悠然矣  
苦短樂更多無憂且懼喜



禠言

貧兒夢得金歡喜未曾有不知是虛假妄計成富厚  
經營費籌畫旦暮虞防守亦復分其餘酤酒聊爲壽  
醺酣暢平昔歌笑一開口中觴念所獲營慮紛前後  
覺來擁絮眠敗簣陳牖忽悟夢中非悔不多酤酒  
懷昭素年兄近體

秋月色偏苦黃花影亦寒一尊花月底相對別離難  
酒罷月剛墮客行花已殘年年花發處不忍月中看

其二

爲別竟草草出門千里途懷人冬日永失侶衆中孤

草合揚雄宅雲深賀監湖從來幽隱地知有鴈書

其三

巖霜淨輕籜寂寞但空林杯酒天涯夢孤舟歲暮心  
情多憎道淺別苦恨交深何處思清話蘭亭山水音

憶同遊

憶君同遊時恠我多歡與不飲常醜醜無愁但歌咏  
看山並騎出坐月連朝病僂閣屢延矚風泉每傾聽  
深談旣舍筏餘勇猶超乘恃子如蛩蛩顧余同命命  
歡多苦離促別酒澆輒登羈懷成緬邈冰雪嚴冬  
寂歷語誰宣幽憂目長瞪有如嗜飲客久值瓶罍





卷之二  
霜侵孤舫白日落長河暝沙禽對愁坐哀鴻叫相應  
單居事多違獨往心難競浩蕩平生愁俱來此時併

其二

日出何紛紛車馬長安地伊余獨愚懶與俗成違異  
閉門每終日欲出愁無事虛房掛巾拂寂寂如僧寺  
所欽塵外友共此閒中意坐久移昏旦茶餘散人吏  
清賞雜談謔深禪共游戲娟娟良月華耿耿春燈穗  
寘言興方洽清酌何辭醉主人云已疲去矣吾當睡  
豈惟肝膽徹手足都自恣至樂難名言真談無意義  
寫翻脫絆縶馬逆解銜轡偃僂變昂藏衰遲返童孺  
良游風雨散既往何時值恍如釣天樂夢想徒能記

題水亭圖有序

南京春官尚書宅在柳樹灣池館清迥余與  
繼源讀書其中時嘗見此圖別後二十年始  
會於北都繼源復出此求咏追記舊遊宛宛  
在目人事變徙悵然而悲會予復告歸又二  
年丁酉始書此寄呈繼源於南京崔顥題詩  
在上頭莫訝羞澁難出手也

昔年夢墮鐘山下古柳成衙壓官舍水檻臨池竹亞  
牆共君杯酒燒燈夜君持此圖臨檻前水亭水檻都



依然直景如橫畫景濶燼罷燈花看不足妙畫有神  
神恍忽吹燈走入圖中宿一別廿載逢燕都可惜圖  
在風景殊昔我兄弟皆少小君纔有髭似寒草人言  
絹力苦不長墨色翻如昔年好我無手筆比孤雲難  
把煙光寄贈君柳樹灣頭君憶取秋風好為悵離羣  
擬陶二首

一身未易營衣食常相關詎知志士懷可以忘饑寒  
腰腹爲仇讐安能耐無恙行當直躬歸而暇憂朝餐  
饑來時見驅叩門報客顏厲也夙憐王行乞良勝官  
一飽意更舒况復酒可歡

其二

淵明十數傳後有水仙子吳越居匪遙吾姓儻因是  
不然千載餘那得心情似世俗貴纓冕先貧後所耻  
何意姓陶人爭附柴桑里

陶峴居崑山栗里  
之後人號水仙

贈聶鍊師

月蒲藥苗肥花開梅子實中有天地春靈詮傳秘密  
僊翁道自勝緒乃挾茲術辟彼方瞳公本草聊濟物  
燕都有皤髯弱弄嘗繞膝始知蔓草年豈測陵松日  
嗟予抱空聚衆病爭宅窟瘦骨劇削办貧官徒把筆  
尺綆百丈泉吻渴無由繙感君敦道素至寶非所惜



傾囊十顆珠不待予詞畢嫩色真猩紅生香想蘭苗  
至陽一照曜陰沴忽如失何以喻太和微微汗花發  
別來枯槁腸尚憶羊乳滑聽拂癡龍脊神珠或當出  
贈天目僧少年嘗選爲兵與倭鬪傷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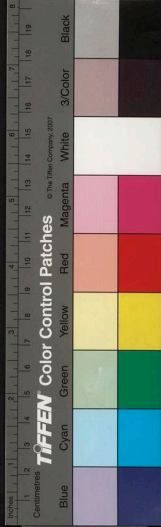
少林有橫枝幾傳到天目老僧二十時鬪虎健新犢  
等身一白棒曾斷天吳肉至今八十七枯根苗霜禿  
示我刀瘡癩禪心久降伏忽逢說虎人猛氣不可縮  
脫帽走中庭旋風撼空木

雨間答臨安道中作

遠山饒雅容迫視反成老蛾眉遁烟霧所得徒悴槁  
譬彼淇濮游縈手聚群媼山行不見山對食嗟不飽  
借問行雨兒咄哉互相惱雨言子何愚予勞豈云小  
贈子松江綾百疋桂樹杪先以秦珠圓侑之吳帶縞  
享子以廣樂鐘鼓互撞考自餘琴筑奏一一音繚繞  
觀子水犀軍組練闔輕矯騰裝百萬騎各各勢縈攬  
眺遠諒微礙臨流得新巧舍魚食熊蹯異味子須曉  
慎勿憎雨行雨行亦自好

第五泄

五泄之名以瀑水勝然山徑固已奇絕矣入  
青口十里至五泄寺寺右緣溪別施而上復





折遂至瀑布所水懸可千尺石壁如削左右  
環擁映水益壯不知視匡廬廡宕何如也然  
聲勢震蕩口暗目旋神魄失守亦雄偉奇特  
之觀題名於壁曰萬曆丁酉三月廿日公安  
袁宏道欵方文僕山陰王贊化會稽陶望齡  
夷齡同遊

白颯飲晴壑一飲萬人鼓腥風歎涎沫下有神龍府  
傾崖與迴薄嶺石佐爐怒十里骨立山洗濯無撮土  
逢源杳何處落地名第五客來泉亦喜舞作千谿雨  
赤脚雨中立衣沾鬢崖樹廿年成始至重游在何處  
憑君鐵錐書一破蒼苔古

第一泄

宋景濂記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或以絢  
圍腰繫巨杖俯而瞰其取道蓋從嶺上下耳  
僧言山下有細路緣崖可上則四泄皆可至  
也時方雨險滑不可置足褰裳從之從者多  
諫罷歸寺詰朝步上響鐵嶺從山腰得斜徑  
攀挽而行臨其顛望之四瀑宛宛可見夫匡  
廬廡宕一級水耳猶得名况五泄耶

山雨無崇朝青苔助巖險四泄安可求山僧只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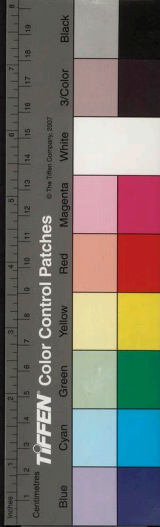


興來身命微危磴幾欲犯童僕進苦規同游亦譏貶  
慮深膽易懼計阻心竟歟勝事忽若吞清眼夢如魘  
辰餐動歸策臨瞰勢已儼蘿葛疲攀緣荆榛費誅斬  
跼石愁足跌蹲泥任衣染下望五白龍遙遙競騰閃  
紫闥

泄之水百仞五之意是天上落也從響鐵嶺  
而登至絕頂謂便當下乃忽見平疇長林棗  
竹蒼翳溝塍組織水皆安流審之卽墮而爲  
泄者地名紫闥民居頗稠或至巨富四望緬  
然平遠亦更有羣峰環之上山卽富陽縣  
予與客皆言兩縣地勢高下遽如此復不謂  
是山頂行十里忽復下秃如一二里始至地  
由此言之安知今所謂大地者非處於孤峰  
絕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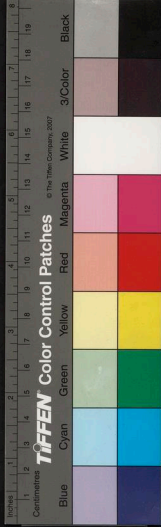
一瀑懸百仞五瀑方到地每緣嵐霧開略想峰頭翠  
卽此料泉源應從白雲墜攀藤漸躋陟屢息始能詣  
誰謂孤峭中忽有桃源事雞犬散村落竹木成位置  
連疇溪女棗草午樵人市向來五瀑布平流若溝隧  
十里方下山人家在天際

玉京洞



從五泄至洞巖寺凡三十里洞在寺右始入如永巷巷窮迺開闢如七間大廳堂遇濶處卽名一洞如是者不測爲幾也未入時寺僧携席以從云穴隘者至不得手行須首引其死如蛇蚓狀以爲藉耳洞中然十數炬猶暗炬火小如棗核不見光燄隘處又苦烟塞觸眼鼻皆酸旣至穴口數刺頭試之畏烟竟不果惟寺僧與王生及僮輩二三人更進數洞出爲言所以聞昔有行脚僧曾擔糠深入者見大溪石橋而返頂上聞槽聲當是錢塘江也

靈洞積陰晦火烈不得揚一炬纔照身有似秋螢光神憂意多危群客悄不狂相牽隧道窮呀爾開堂皇石髓結還滴蝙蝠鳴且翔布席通穴口投身引其吭要當蛇蟻行恐逼蛟龍藏勇夫三四人老僧啓前行還言所歷殊一一仙人房其下流清泉其上安橋梁蹊嶺突高下尻背時低昂火燭點欲盡窳與安可量常聞長老說有衲裹餼糧持呪禁歿惟表塗留糍糠猛志忽地險深探遍靈鄉頂上橋槽聲依稀是錢塘與君凡境居安知仙路長





過釣臺用嚴子陵灘韻同袁中郎賦

富春一竿竹成都一張簾少微西南星兩應先生嚴  
鑪火鑄戈鋌區區佐餘炎桐江鐵釣鈎敲出計鋒銛  
朝釣細鱗鱸暮釣濶口鮎鮎鱸自有儔豈與蛟龍無  
狂奴一何狂故人亦何憊莫以龍之飛而笑魚之潛

其二

新安三日雨昨夜生新水欲上嚴公臺貪此舟行駛  
兩度負公拜擬去還復止恐人問釣臺上作何形似  
二過不能言羞慚面當泚維舟陟其巔爲我非爲子

別袁六休

朝停富春郭夕泊釣臺下遵塗漸以窮離懷不可分  
來潮接去水白浪白如馬君行住建業爲復下江陵  
良友更誰共名山還幾登前行路初迢秋風夜作濤  
錢塘與楊子兩處隔風潮金陵猶自可江陵正愁我  
將心比暗潮不送潯陽枕誰爲今日酸卽是作日懽  
江魚行逆水勿使尺書難

其二

儒生慕升米朝舖太倉塵袁生曠世士食糲不食陳  
手擘旃檀香魚龍煮麒麟豈獨機用殊詩文亦尖新  
不重彞鼎古所貴甌槩真谷風振林莽樹竅因之鳴

評六休  
甚有分  
可



學者集選 卷之一  
莊生大鵬鳥惠子蚤與魚

其三

少年學應舉偷出事治遊微名援爲繩脉脉如見抽  
三十沾寸祿斯意畧已酬中遘疾病侵萬事都能休  
况有良友朋兼之好林丘謂如鳥排空翻若魚中鈎  
沉憂來何方復抱曩者愁貪佛與貪名等爲貪所囚  
吾生朝露耳何當伸眉頭

覽鏡

食柏生香事有徵吾生物化豈無憑荀鄉嗜久枯同  
竹梵夾緡多瘦亦僧葷血斷來餘紫蓼衣冠拋盡貝  
朱藤荒蕪田業關何事已種南湖十畝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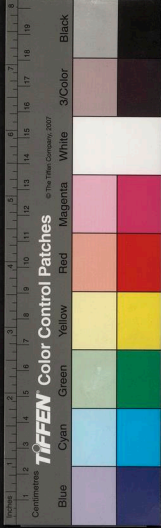
其二

莫恠年時愛道裝姓名久已隸空房六時自禮蓮花  
漏每日親拈印字香詩景天和邀客和衡門草長庭  
人長夜燈點罷仍朝梵靜業山中也覺忙

其三

春風濠上始觀儵秋雨簷前又醉漚萬事總如僧剃  
髮一生偏愛黍垂頭嵌崎歷落真堪笑寵辱升沉定  
不憂試向唐生問身事騎牛躍馬竟誰優

湖上新屋成



東西坊本依城市大小山今有弟兄擬卜幽棲分嶺  
翠好憑竹閣聽泉聲倦同飛鳥投林急慵愛瓜牛戴  
屋行湖上一椽聊爾爾扶犁權與老農耕

子節婦禮卿母

晦月失陽光死魄終不盡不如作雙星化石同時實  
金風悲蟋蟀草露弔鮫劍樹枯生意盡會看徐芝蘭  
何以况古人軻書宗也筍

迎雨謠

江鼉背穿井蒼死旱蓮花開仍結子俗云旱蓮草生水濱輒旱及結  
雨子始水車啞啞龍脫骨夜半蹋翻老鴉尾山農叉手

初似長

眼出血心死向神土泥活廟祝村巫語嘶嘶兩瓣芬  
杯顛倒跌西村太尉東相公靈輿交憂鑼鼓雄走僊  
鰲老顛倪童布裙拖竹旂颺風神言天怒山鎖龍力  
絲位下關難通零雲剩雨空虛中殿脚子孫異所翁  
各為乃子身相攻秋雨薄薄分牛脊攘雷剽電相寇  
賊神戈鬼仗雲間格畫馬驂驪汗流壁截分片雲如  
裂帛磨牛烹豕謝神力醜酒沃田田亦濕

過日鑄嶺

是歐冶鑄劍地歸田錄稱日注草茶第一注即鑄也予舊有卜居之志茲

始至馬山寺父  
族僧徒二人

十年聞勝地及見過於聞蘿葉遮泉眼松身上石筋





秋分朝暮果洞老古今雲舊寺千盤裏僧田薄可耘

其二

寺廢餘僧病甚荒記佛埋龜跌蹲澗草虎嘯撼門柴  
無地開朝講租田給午齋布金貧未得爾我願何乖  
予許買山後為復寺

其三

黑林魍一足陰嶺苦偏蹄窰戶尋程語山深處皆造窰燒灰築  
民伴鶻棲岩回全隱路石墮未妨溪愛僻真吾病携  
鉏菜崦西

其四

嬾許黃生並狂惟袁子真可憐虛白意猶傍軟紅塵  
溪澗栽羅淺貧營種紙春山人以紙為紙欲將雲寄遠雲亦

戀吾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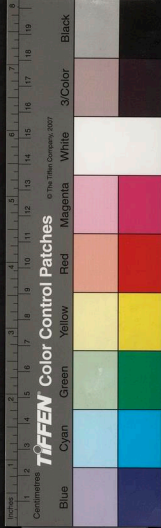
其五

冶氏去已久山如劍鏘過雲愁破碎飛鳥敢翱翔  
吾欲拔之舞收將囊底藏星文翳衣袂却似有身光

其六

朱門不肯顧目望高天霞鹿性常思草蓬蠶房只課花  
糞畦收豆楷開地種脂麻漸曉農來理傳書王老家

王氏  
農書



東山

竹梢藤蔦冷僧扉門外蒼松忽減圍

昔多老松夾道近爲人伐存者

皆禪斲藥更誰悲遠志摘花猶得訪薔薇落潮漁艇晚

初閣上浦風帆健欲飛絲管暮年陶寫盡謝公何日復東歸

咏晚鴉時新安程先生在座

寒鴉作團飛鉤轟口暗不噪以羽鳴聲如猛風吹屋  
傾來無約期令我驚暝色駸駸飛意急殘雪糝頭毛  
尚濕寒雲壓背高纜尺欲數翻愁過眼疾猶有追飛  
餘幾翼筆凍手聞天聞寂晚景句奇稀賞識新安壯  
士好腰脊爲君繡此寒鴉集

題畫竹

草非草木非木畫復非畫畫法足筆如秋原落輕鶻  
蒼寒百丈戩溪縮視之墨牙息乃綠四竿五竿如萬  
玉可老坡仙森在目我不識畫顏識竹題詩上方添  
爽颺

戊戌除夜

淚竹黯將滅啼鳥耿未眠暗風吹濕夢夜雨忽連年

其二

杪歲一旬都入夜

越俗自二十至除夕通稱爲夜

行年四十豈關春



惟應舊日香燈社換水添花稍較新

予年三十有餘無鬚近方十餘莖而長不滿寸  
遂有一莖半白者哀其生老同域戲爲十一

韻

中年罹天宦鬚長但如眉鬢略可數十莖稍有奇  
秋草生非時秋霜行被之嗟爾出土芽迺有如銀絲  
烏白雜時頭聃老胎中兒始聞頗驚惟細撚反自怡  
請觀少年死何妨黑鬚髭貌生欲其壯貌死欲其衰  
他年影堂內好稱枯麻萎芭蕉不及雪寫雪良已奇  
吾意不及老聊吟白髭詩

百納羹

杭僧碧暉集蔬果爲油羹甚美以其多物而成於僧書故曰百納

水洗麥塵凝茸然豆珠腐菰首帶苗青芋魁環子處  
粟肥新去皺菱老方辭滫婆州玉葉草越嶺龍兒脯  
釜雞鮮勝肉土酥嫩如乳豆飽未經霜仄垂初過雨  
樹妖僧耳白菜異猴頭聚珍分海若髮藥斲山公股  
胡餅團月擘雪粉素絲縷椒似持紀律油以合儔伍  
初如在懸藥金石各異部終焉八音宣篳鏞集鼓  
杭僧碧暉叟心閒面皮古爲齋齋碧暉齋還碧暉煮  
水短只數掬火活聊一舉伎妙手欲飛香聞涎合吐  
須更火事畢衆目屬登俎風雨捲盤筵千矛雙亂筋





父疎何氏肉腸枯旱時團暉乎如可留吾將漑其釜  
放生十首書王董父無量集以凡百畏刀杖無  
不愛壽命為韻

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饒  
萬錢飾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  
晚食美葵蓼甚饑望蓋鹽徑寸况易欺胡當信其婪  
半儻償一身債主真不廛人羊須史理請君觀其凡

其二

毒董烹肉肥利刀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  
吾有萬世患驚以取一適匕箸成戈矛操之還自戕

其三

君看筵几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董觀斯言心何刺  
介盧曉牛鳴冶長諳雀噦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  
群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嘔  
閩語既嚶伊吳聽了難會寧聞閩人肉恐作吳人膾  
可憐登陸魚噲喁向人諄人曰魚口嗜魚言人耳背  
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其四

夾弩隱衣袂入林群鳥號狗屠一鳴鞭眾吠從之囂  
殺機翳胸中粲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

長解蝦  
頌及此  
詰口是  
難為  
間人



聖者集選 卷之一  
十一  
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調因果苟無微視斯亦已昭  
與其噉群生寧我吞千刀

其五

從事愁見拘波臣苦遭蕩蝸氏群處囊悲鳴更相杖  
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  
困極勢未遭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  
何方絕網釣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  
贈爾金口言努力此迴向橋水具功德蓮花好安養  
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群蛙猶有情鼓吹西廳傍

古今注蟹名  
河伯從事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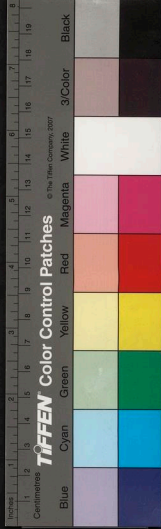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酷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  
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  
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其七

吾聞豐坊生赤章呪蚤虱蚤虱食幾何討補况已酷  
借問坊食者還當呪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其八

生物不可食熟已過時敗生既孌腥膻敗時仍臭穢  
腥膻君所知胡為強吞噉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恠



聊齋集選 卷之二 十九  
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  
坑圍難久居蟲乎可爲戒

其九

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櫻甘人者勇鬪  
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  
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  
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其十

食肉或有墨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饑甘脂亦生病  
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與季豹游雲門

叢竹生鞭晚稻齊石橋重訪古時題谷雲未出俄成  
雨蒼瓦初鳴已漲溪日氣忽穿殘蜺斷亂山翻在夕  
陽西秦碑解讀隨君讀苔磴從高不濕泥

秋日陪黃雨石大行游西湖賦贈

勝踐阻深幽竒探每重繭惟有西子湖波光近於眼  
城頭粘翠浪提尾銜青巘浮屠酒舫寬卧進人輿軟  
曾靡高深懼而備登臨善如君夷曠士一遇盡成款  
高談露齒嚮往往掛肝膽豈不重深衷佳處正在淺  
三陪烟艇月屢赴招提飯山姿幾明晦溪態巧榮轉





卽遇謂已盈淹留興逾緬如君美無度冲抱出平遠  
幽憂渝宿好三歲跡如鍵相從把芳醕疲疾獲所遣  
幼美唐寅七賢過關卷偶失去予作詩解之亡

何復歸遂書前詩於卷弁有後篇

吾兄寶斯畫令我韻其尾畫亡有餘恨題詩爲昭酒  
當時訝詩意頗與畫趣同去畫不可見見我詩篇中  
兼亦寶我詩二寶相雌雄一潛一在匣每有精光通  
新篇爲召呼果與舊物逢一笑獲其耦畫反詩無功  
詩長更踈缺畫短窮纖濃乃知有聲類不及無聲工  
移珠已復還往壁猶未碎辛苦宵人握裝理楨脂賦  
將無煩七翁顏面亦微頰四馬蹄不停兩牛鞅未稅  
乍至恰如歸方睽頰願曉桃燈話無恙尊竿聊問慰  
雪深關路迷翁其安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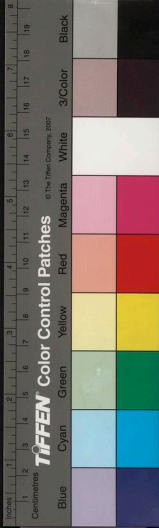
贈靈隱僧

稽留山下寺客到每稽留僧定年年夏蟬吟句句秋  
泉新雲護覓峰午月生樓不獨貪名賞兼憐茗事幽

勝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

中郎嘗品茶云

銅鑪宿火久初煖旃檀半銖芬氣滿須臾斷續一縷  
青纔有香烟意全短勝公煎茶契斯法兔褐甌中雪  
花白火文湯嫩若乍投已具味香無有色蘭花色淺



趣已殊况堪老作鶴兒雛佳處無多在俄頃趣飲敢  
復留羸餘公安袁生吳令尹未解烹煎強題品杭州  
不飲勝公茶卻嘗龍井如草芽誇言虎丘居第二彷彿  
如聞豆花氣羅峯第一品絕精茶復非茶金石味  
我思生言問生口煮花作飲能佳否茶於花氣已非  
倫瀾石烹金味何有歇菴道者山澤癯毀光泉水烟  
雲腴飲罷身輕意冲舉夢爲白鶴雲間徂燕中大筓  
如截樹生乎啖之齒牙敝河時一碗沃爾腸勿作從  
前易言語

過何泰華園分韻

花事殊堪譜魚群似可名涼風吹夢影急雨打荷聲  
清簟便慵卧朱欄傍晚行嘗新北泉冷重爲煮沙甌

其二

今日何園句能無憶少陵迷人寄生酒匝地月支藤  
蓮褪魚吹粉苔深石減稜軒窗隨面面寒竹影層層  
四月晦日泛若耶至雲門寺

雙溪港口泊幽夢石帆山下朝炊動荒村客到松鼠  
奔小市人喧竹排重我生百事松上針雖有寸長何  
所用石田千畝雲外閒去採靈芝爲君種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有序



泣不成聲則歌不成聲呼奈何而已雜詩  
數章泣乎歌乎錯然而書之書罷而讀不知  
為何語也

月到三十日素魄如膏青與子遠別離倚誰作光明  
其二

日月相望時清暉意逾苦望前與望後都得一十五  
其三

殷勤遠離意寂莫前夢境今朝看昨夢昨夢亦已永  
其四

我行車馬間不識乘車人豈無馬上郎非是意所親  
其五

莫安結交地共作糲膠粘與君相識來清水投清鹽  
其六

蟻視不過寸生死尋丈地與子亦何心而營天外事  
其七

浮萍語浮本爾我時相遭委身滄波中誰能慎風濤  
其八

古井如方盤團團一奩水衝風莫作得不到深井底  
其九

七年不相見俱有冰霜髭攬髭共丁寧詎是離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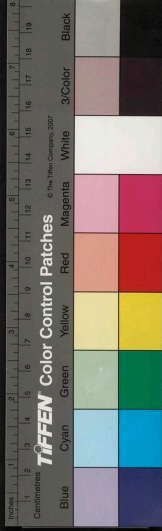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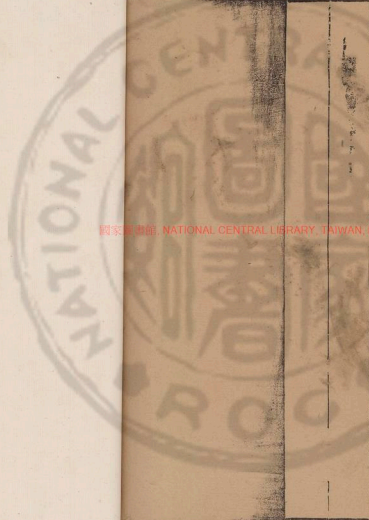


其十

形影爲三人起舞秋月冷須臾月落山回身不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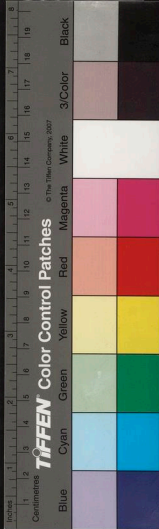
贈洞庭僧望西

漁艇紫沙桅雲帆七道開烏程帶殘酒半醉叫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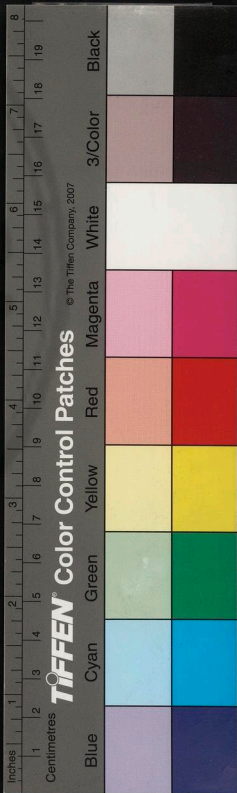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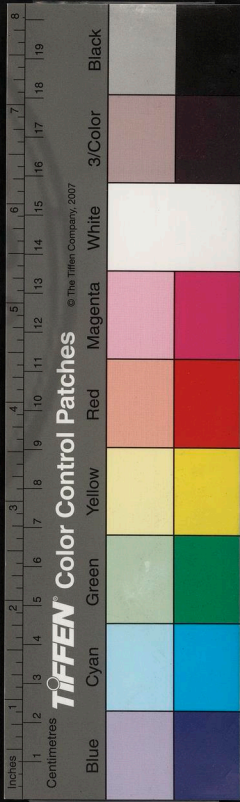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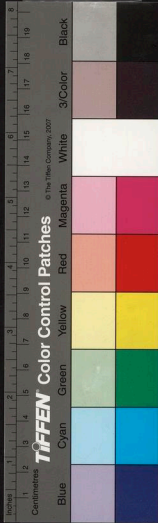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4724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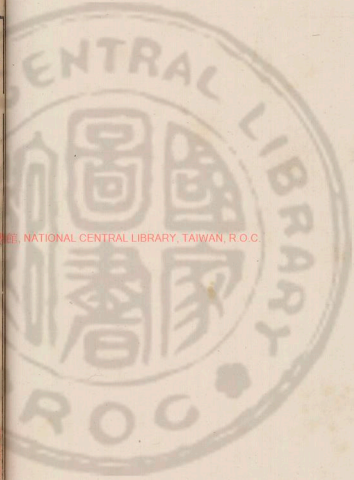
離萬物廉也聞者曰然展禽曰同萬物大也聞者曰然令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廉離萬物而大聞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曰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

鄧文潔集序

序

歐菴先生集選卷之一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著  
同邑陸夢龍君啓甫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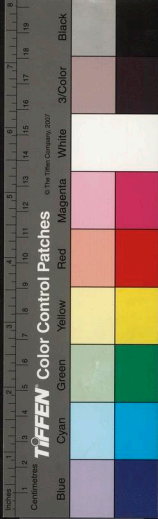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上不容說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異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說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籍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籍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謚文潔鄧定宇先生以殆庶之賢深窺道域韜精鐘華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士聲蹟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避影稱爲真儒泮然凝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之足以大用既沒天下望其斷簡牘墨奉爲蒼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春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景賢所讀之蓋平日所嚮往於先生者妄意以爲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廼嘆曰先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冲如語蘭以芬語壁以潤天下旣因其所有而信之矣至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紹絕學統聖其獨解而獨言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復疑於戲豈非有爲之籍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掄以求所謂不



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於是乎言尊聖人之道蓋尊先生之有功於明道亦偉矣遺文裁若干卷皆敬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屬諸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乎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海門文集序

有聞眾  
看財酌  
隱情微  
可以  
莫會華  
端波湯  
更見過  
人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為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音用雲霓施以著為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渾乎江河之既漚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為盛越之為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



君他兩  
比龍溪  
疑有標  
紙字奪

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  
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  
今龍溪也其門人某輩哀其荅贈之詞刻之讀者又  
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  
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艱辭莫知  
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  
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惜  
而今稍易之曷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泐始必有憑之  
者也浮囊也沉水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擊其籍而  
去之俾自力以出而予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  
投諸淵乎凡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為易今學者枚  
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為  
囊木也哉

諒他兩  
八不淺

精妙

###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為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  
龍溪晚出書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為二王先生心齋  
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  
學者又稱二溪余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嘗言龍溪筆  
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  
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間

龍溪并  
失其舌  
疾





君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鬯手足掉舞群從  
有過予卷中或呼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  
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衲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  
又况其舌哉予聞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衆  
咸集既退雖見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  
先生時號爲尤盛由今觀之真不妄也雷霆破睡開  
左藏以貧貧其過而不取寐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  
之豈藏與寔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嗜愛之  
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淨業要編序

予游燕時有客過其舍盛色昌辭排淨土之妄予曰  
今天地萬物森然昭列子信謂有乎曰然曰記有言  
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爲之耶  
曰然曰心土一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形俯仰影  
有曲直子信現境之有檢來報之無執穢界之實指  
樂邦之虛聲痛僕知影曲而不知其直也又有客疑  
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一方便皆如神丹  
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瀉之法靡不攝隨信  
一門皆可直入夫淨業者又冊中九轉也子如導之  
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萬行叅求觀練悉具是



矣二客皆以爲然而予惰窳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  
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越  
造日淵奧其淨業亦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  
其同願同行者屬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  
者如此餓夫遇王饕弗餐也語人以美其弗餐則愚  
言美則真美矣然則謂予言卽同如來不妄不誑矣  
不可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  
帝武敏歆周譜也恠矣而詩侈言之若曰吾罔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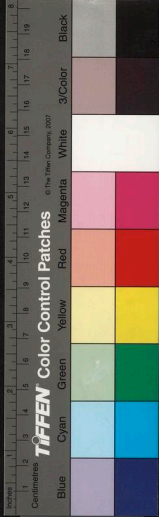
滑稽之

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吾觀聶

有

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玉笥山爲  
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旣沒爲神號尊  
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玉笥聶氏又九

世而尚書今道茂徙清江爲經樓聶氏又八世分徙  
歙州則有間政先生逍遙大師師道無名子紹元道  
適無名皆尸解去立爲神僊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  
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恒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  
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  
滁烏衣鎮則又有烏衣聶氏聶之先世著者數人而



沒而稱王王太子者反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  
一鍊師也或爲神或爲僊皆較然可數中書君之年  
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父父行少得真仙訣於異  
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食療人數以施予神與仙  
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時有軼深井理人政者刺  
韓相以劍解仙者也君譜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  
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  
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覓因妄謂自屈宋以

降至於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氏皆小雅之流而偏  
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  
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脩而通  
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  
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  
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潛之醴盈其甘  
醴寃其酸不獨無以操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  
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  
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  
促濃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

滑稽到  
底

五





馬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  
韋柳之冲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温  
許之治也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  
之氏抗之以爲詩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  
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  
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奏夫是之  
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者  
舍獨以群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之不  
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其  
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  
心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窮  
醜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於  
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  
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  
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  
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  
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  
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群宋  
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  
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璧

送



伯含

伯含

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言曰子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為一家之書夫語鬪蛇爭檐之悟於未始操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僻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操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為子辱也子言子之誦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又長集十六卷開篇十卷

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叔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及於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辭詮天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畧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自淺短眩所希見者尚相唱引遽以為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



之製其空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歸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

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中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目負甚高於世所稱至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狹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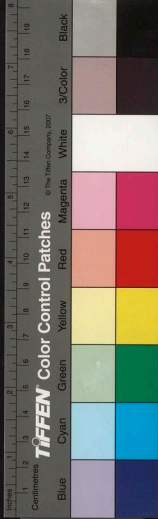




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細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實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渾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寡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庖而難擇也又况虞初者泥誕而非雅者乎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嵐地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膏粱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者其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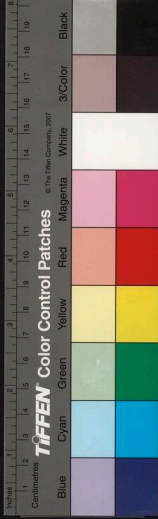
也或曰子之子金鼐子也以為韓莊子曰金鼐子儒者也儒者泥非子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鼐子今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園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竿禽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家齟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哉新書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奚以異乎此金鼐子之所為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也金鼐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鼐山故稱焉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為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絕雅過諸子而其暢宜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



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畢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稱意襲矩猶謂之盜况襲其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已出隆而不能迴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泥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嘗出其尊公先生所爲連理樹賦示之固知先生能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先生藏集其詞雖不愧於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證逍遙乎道術之圃先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儼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





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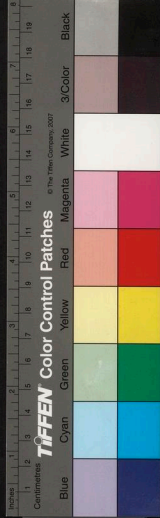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郤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嘆息以爲其成也常得之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下急褊躁之人維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謙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其加之損之則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情兩愛則謀兩恚則諄諫者凡以致吾愛爾愛其德者圖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故諫者徊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之語如市兒之相詈喙弊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即用平恕名既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弓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慎動蹈機竅然人所難言相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章犯之或致被詰而詞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



往往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  
既爲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  
梁宋齊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度  
勞瘁填集及建旄兩浙浙素號樂國公甫至卽繕完  
傲備內虞海而西授夏東策遼食不暇飽寢不暇甘  
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之耶抑  
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天下之事  
可專論之者惟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撫而公遞處  
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不廣而思當事  
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苦論事者陳說之  
多引肘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皆身試之爲何如哉  
夫不爲詭激異衆之論以強人之行不爲澶漫絞切  
之事以呈人之言以所言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  
與事一符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  
與不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  
賈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買而時  
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軼之序敬輿奏議欲俾後  
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欲世之事君者  
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蓋不在彼  
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登來常  
公金是  
無所短  
長之人



陽辛會稿序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柔脆愿朴無  
工巧技能之習爲農則寡獲賈輒折貲寄途而干祿  
者多困踰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從業  
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爲士者耶業專習久於  
技固宜愈善而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  
疇工失高曾規矩斯足耻矣田居多暇間與宗人善  
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予有大故罷去故其文<sub>少</sub>  
而一二姻友偶與茲會者輒就所見錄之然其後益  
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買序曰文如<sub>此</sub>

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匠心率意而爲連心滿意隨  
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  
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不精不極則弗能善畫  
矣極矣而易溢易濫也則可以得我不可得彼鬚  
眉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曰是何美丈夫也  
則都與麗者適以成工之拙而見嗤耳今之爲經義  
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有善繪  
知位置而未肖者又有鬚眉口鼻修短美惡一如所  
貌而形合神離色得意稿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  
患也求之於今加目於眉進口於鼻者多矣况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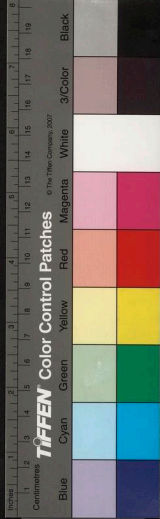
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紊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張世調制義序

文至今日若置菽粟享太牢又置太牢饗海錯其甚也至無以噍腹名侈而寔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士善特格認題淡然寬博而無華者號松江體一時多慕尚之後趨日醜麗更謂爲迂緩而雲間之文亦稍變其精寔過於前冲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視其先輩已若耐飲之於玄尊矣予校文南畿所錄松士最盛世調續最晚收科之甚喜輒以經冠明全獲雋禮部選爲庶常其文膚理膩密銳入而夷出之其正始之遺風乎文之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孺色古之善爲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爽不可馴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寔而後謂之至世調業讀書中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博學而深思之以造其所謂至焉其可也

門人稿序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襲其語每誦之曰女食生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更相誤以爲新奇而文體日下今歲春予謬役禮闈與一二同事者慨然思相



與剗洗之而其流既盛所試大畧一塗其卑者亦能  
撫取殘餒語藏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  
敢自信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踈節  
目以徇之而予平日憎喜之性與所盟贊遂亦不能  
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畧瑕累不失爲知名士而  
已既竣役見所取者名字與其人稍稍自憫已乃取  
舊業質之閱深奧博有加焉其詭於繩墨者殆亦鮮  
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  
不信也上所謂剿襲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黜  
予有所取而不能無所各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  
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  
從事斯文者開胸探腸一一已出毋徒寄人廊廡下  
食其唾其爲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足刻也凡十七  
人文四百有三篇而會稽陶望齡題其首焉

金孟章劄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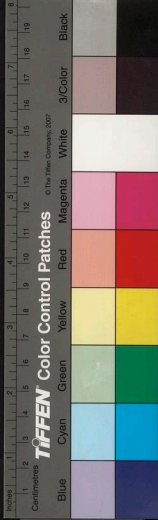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會稽贊文於予其文  
洗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  
於此一人願若溜舌若電縱橫桎闔吐詞千百而其  
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  
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若辨於簡言者予曰爲



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嗜幾何是時孟章之枝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闡然揚矣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旣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上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裒義來山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檐劒舞乎傭夫之鬪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鬪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予以是物爲政治必辨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神將生子直舉子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筥筩稿引

注水盤也緣石髮被蘊藻其爲觀適取清泚而已高山大谷中洪水渤汎所決發水走石汨泥土憚駭耳目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清濁哉世固有以盆水誚洪流者然或慕浩瀾之奇而忘益益之量投沙泥泥自失清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今之爲文者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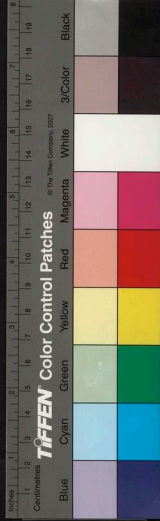




然若漏澤智井而以多浮爲奇不亦誠過哉吾友馬叔元之於經義蓋氣之盛者其言皆滄淪浩汗務自已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澆浮多而不憚於巨細渾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謂闕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微戰朝銳暮歸鼓之輒竭難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北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厲其養之盛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三敗之耻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讎勝矣

湯君門義序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真淺易者揚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爲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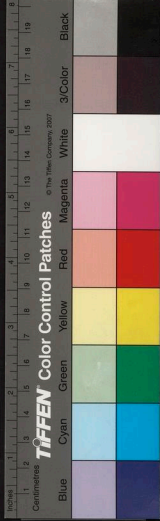


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續而已未嘗真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憶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剗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王淡我制義序

卷之二

游南池觀少陵舊題回望城頭傑然而跼者太白酒樓在焉自有此州以來王侯之尊纓冕之盛非一人矣而羈愁流浪薄游而湯飲者反得以一篇一什有此州於千古之下甚矣文章之爲用久遠也自唐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之故其詩獨盛然當時孰有善於李杜者而弗及收顧又以其弗收也而資後世談者之口由此言之其人誠偉文誠工則一時得喪之淺淺者舉不足較科目何足以定人而彼固無籍是以自永也吾友王晉伯爲文精深刻苦譬諸詩蓋少陵之傳予雖辱交君寔心師而手摹之旣而以大夫秩知任城任城大州據上游人不榮晉伯顧爲拊心而士之底滯者輒籍君自解曰王君尚爾知者又曰有賢如君而豈以甲乙重輕耶李杜不舉詩賦科詩



賦常在天地君雖薄一第文具在也於是任之子弟請鏤版而行之予聞之曰諸君將以茲編與南池酒樓之咏並垂而爲三乎昔蘇子瞻爲文詞盛於二子其治更七州皆著異績所至人愛而傳之又甚於任城之於李杜也以李杜况君誠非倫而君能力於政若蘇子者又有文以載之則是編於是州雖並垂爲三可也

王慕蓼制義序

今時經生之文莫尚於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四方文卷之行於市者雖錯糅其簡抹撮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懸辨如暗中引手而知窅隆也然閩又充用其鋒鏃趨天下十數年間文體爲一變其盛也如是故世之謬憂慮者謂今文漸衰坐格力格力之不足由於華勝而不善倣者又以其浮華自混閩體歸責於所趨且以爲閩訾病矣夫閩曷過哉唐開成而後爲詩文者學老於韓學僻於孟郊澁於樊宗師溫李之流號爲西崑而文體日陋此非數子之罪也及歐陽子振之而歸於韓夫西崑濫觴長吉長吉與樊孟固韓徒與也善振之則爲中興之歐不善倣之爲寂弊之西崑亦何常之有乎當周之文盛魯宗於





歎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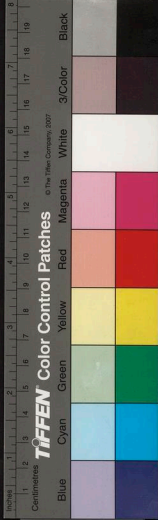
諸侯而孔子魯人也顧置魯而欲取微杞宋杞宋之衰去魯遠甚然孔子以爲救魯弊莫宜二代也愚以爲今吳之盛不及閩誠欲少拯其弊莫吳若而王先生以文學冠冕於八閩其爲文辭獨有吳先輩瞿唐之矩夫先生固閩人也而文吳如夫子魯人而亟稱杞宋也其言與實尤信於天下自今有剗束華談而就格力者當自茲集始越其振鐸地又當有起而從風爲四方始者愚將拭目觀之矣

歎予

及幼草序

不是詩  
古人

予嘗以文士之才譬諸拳勇蘇子瞻詩貫穴萬卷妙有繩冶用之盈墮而韻致愈饒此祿兒作胡旋運千斤之軀同於肉飛氣勝其軀者也元白長律動至千言猶有餘伎此宋萬繫革中手足盡出力浮其格者也王比部季重弱冠登第博古長詩文近代詩家尚同工勦不敢已出一新語用一新事而予所見季重贈客詩獨廣大富有略類長公至其餘勇騰技溢爲經生言亦殫理究情恣出無方如是刻所載者夫物之在天壤古今以供文士掇取不可勝紀旋轉而用之三寸之管耳力羸用羸坐見困踣非有軼倫之才不能舉也泰豆氏執轡轉轂千里一息其見奇乃在



容足之途舉業家多拘而善縛與立木為塗何以是  
至季重為之若駟銜筴於九軌斯亦穴牛革出手足  
之類歟若季重於材可謂特達尤異者矣

慧業序

先輩學詣醇至裁識精明其鑿文雖詹尹拂龜筴姑  
布相體骨不能過也鄉黨所傳重文簡公父子充善  
倫士所言奇中識詣誠有過人者亦其時文事簡質  
止穎易見耶予鈍昏所占決多失得遠愧前達所知  
工拙而已久疲廢業年徃習遷而猶守其故格程量  
新體然則予所謂工相者寧足據乎憶向小生時聞  
老先生論文內不能服心謂曰此徃法耳今予為少  
年語安知無貌從心誹者古人詩云昔聞長者言  
耳每不喜崔冉二十年忽已親此事真為予發也爰  
月偶游狹徃湖於友人案間見新義一帙視其人皆  
吾里之傑其文淵浚爽特衆美咸備將越之諸君子  
嗜古守法度雖當文體屢變之後而元典刑猶有  
存耶何其契於予目莫逆於予好也少司馬王公二  
孫文在帙中時又在坐邀予以一言冠之予雖寡倫  
鑿論不適時而就所品騰則斯文也亦可謂之工矣

壽施母詩序



萬曆甲辰施子試春官罷還新城是歲母夫人夢壽  
人秦施子徧謁其游從爲詩歌以燕之凡若而人詩  
篇什若干屬望齡序諸首是月也施子所偕武士幸  
而舉者其家人靡不擊牲醢酒槌鼓鏗琴賓履雜進  
轟鶉覆白歡樂其尊人其尊人亦靡不解衣靚飾治  
漿修脯竟日拜肅客樂忘其劬也施子旣戰失利羸  
童負書垂策跨驢蹶躡出宣武門旣抵家登堂拜母  
問空橐中何有啓鏹踰進有卷若杵展視數韻落落  
而已此孰與斜行淡墨金泥錦縫之書而慮以易母  
齒顏爲粲然笑而笑其非情哉雖然吾聞古賢立

之教其子弗以善養易膺祿也子之奉親弗以異日  
結駟萬鍾易今茲三釜故所養者慈必無事祿也養  
者孝必亟祿也亟祿故挫名拙技而弗辭也無事祿  
故享庶食菲而旨也施子孝友忠信善足以養親又  
遽收其邁往必勝之氣頰首一官曰以吾具卽萬鍾  
芥耳以養則三釜丘山矣夫物無巨細無盈虛托巨  
而巨細而細志盈而盈虛而虛夫托斗秩以養不可  
謂之細怡怡而羞之洩洩而御之載克志以娛之持  
盈色以居之不可謂之虛是故施子有丘山之奉而  
太夫人安萬鍾之饗也吾觀斯人有日進膏和而焦





然者有位高多金而親弗觀者其始牲酒絲竹闐然  
而交賀固若今之初舉者也太夫人亦奚慕焉言語  
字工者若金石之不可敝衣淪樂闋儵然而遷又  
不侔已諸君子之言具是施子其時取而永言之以  
進觴夫人可也

郡侯石公榮簡序

石公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貴  
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盡是  
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窳隆緇白  
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之行而其  
蹟亦必不出於下與汙而世容有汙下者下推之則  
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世亦未有君子不高且潔者  
也於是名譽隆焉是果爲知君子者耶吾郡侯楚陽  
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有峻絕瑰奇之聲自  
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  
詘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  
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用宜益饒報可遂擢我公  
兩淮所以寵異隆顯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頌  
天子經制之善用人之周茲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  
任其愛公者則謂公行如水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



是猥雜地詎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  
民與社比者儉瘠興發方恃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  
大感望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蘊蓮處於何  
傷於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  
舟者欲涖之以浮顧從其棘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  
公公亦烏可自愛負希濶之選然望齡知公亦有不  
能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者欲  
涅之至汙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汙而令可見  
二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夫公有道  
君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黜光曜收聲響而世  
之耳目短淺無繇得其志而要探獵近似動相指目使  
公以中庸平易之學而家峻絕瑰奇之稱若揭竿而  
旌之欲逃匿弇藏而不得豈公之所樂乎望齡至陋  
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  
公之所爲學其從事於聖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  
之異而審其所以同故有以內自足而不繫於世汜  
應於世而不以已然後知公之庶與其泄事之善有  
本也夫享體薦者不美一疇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  
之淵閎粹密者既不可易知而聲景之餘收之而不  
盡者乃不免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舍然不亦宜哉

何句是  
規他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者多耻而自重奉職約已豁刻嚴峭固然而已而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庶者如積冰雪於大冬千里一色無以著見其潔清不肖者側匿縮慙雖力足以紛華而猶恐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自予謬入仕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而行游友其四方之賢者多矣而所翹背亦少少偵易賢者居其間已若裁嶺之炎雪高寒之氣逼心腴立毛髮人所驚望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

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愉愉衍衍而其後世若比

門大夫侘傺迫仄寄懣於室人之交譏此皆潔白修飾之士也其憂愉廣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廢吏也比又以庶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縉紳大夫一時無不知庶公而予不敏顧嘗有疑於公者數端廉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公舉進士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庶者下急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鷲瑣碎之患而公簡易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縱舍廉者恒介特狷狹於人畸迤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



士大夫無不親公者庶者節苦其意色常若伊鬱不平而公神和氣雄翫弄超邁絕一世凡庶者之所易有皆公所絕無而廉豈足以稱公哉夫難名者廣也簡易縱舍者平也與人親者其量夷也神和氣雄者其節安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立壁而公且未嘗有吟呻嘗而堅則玉犯而割則劍而規其外徒敝褐劇縷耳蓋儉而能廣嚴而能平高而能夷約而能安此所以爲公而廉又烏足以稱乎予聞爲治者非直廉然之患而翹然之患靡然者或覆人以所短而翹然者多繩人以所長故庶之於墨若白黑而治效不甚遠其翹然者害之也公旣以三載奏最誕受新罷名績所暨必有趨風而則效者是今天子建公爲標的而厲天下也夫倡天下之吏而廉非公獨能也倡天下之廉者而令爲羔羊無令爲北門非我公而誰任乎公其益懋明德以寬乎碩大者爲之標成弘之俗今日其必有望矣公屬邑令長林君等喜公之政成而圖以頌也則委辭于余余所樂有言無如我公者故不敢遜避而次其辭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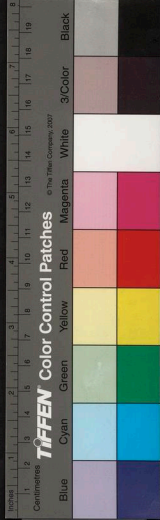
真定守張公覃恩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

日猶



之乎邛之爲荆也刊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葛會焉  
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于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  
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強荒冀復恒山者  
所繇以治亂強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冀者與陶子  
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餘年而冀乃復  
稱帝都焉明之爲唐虞豈不信乎夫恒四爭之地也  
簡襄之威張陳之雄憑險阻兵馳驚其域至鎮于唐  
微于宋析爲藩國淪爲邊鄙牙兵燧大震蕩莽決不  
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  
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勞而冥然還于堯舜之世其  
亦幸矣而天子猶惻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  
擇良牧守往宣予惠于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  
郎出知真定張子之治粟于戶部也虞在公在出其  
治民虞在私在斂公私出納之道交爲病吾見定之  
難爲也夫冀古賦而不貢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輸  
其總銓效其蒲葦供其畧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  
使之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轂下之民耶而  
權焉而鑄焉三品之金筐包之物朝箕而夕輩此無  
與于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憊矣張子坦中而夷外  
密理而宏目上奉軍府下拊矜筑居無幾而拿者解



構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翼民忘其擾五州二十七縣之吏相與蒙休龔成稟受指畫以致諸民又思斂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長而無塗也于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于親者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祉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齒爲之辭曰記稱北岳天之貴神溫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獲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尊岳也主仁而建侯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溫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禹功之盛也當時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于恒衛從大陸作而已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寬平人和歲登庶幾作而多穫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田作者古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烈而進美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者也望齡猥鄙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深守之請也奚辭

贈章泰字丈遊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罕出入稀簡至遊山水或遠行數百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劣不任奔趨及其躋層磴躡絕頂攀援蒙密升降巖竇矯絕勝人而已亦不測





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水至矣獨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止來去之情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吾游趣當益勝常從其姑壻章秦宇文學之其說精微不能究也然予家自先世嘗擅名于此子孫好之不衰多自喜無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服人者先君子無女兒弟從姝婚數人皆特親善而丈猶用材藝見重每坐聽其論炙輠無窮終日不倦每過從非旬浹留不聽去也天資警敏暢曉世務少年彎弓馳馬讀兵法欲擊虜塞外取封爵壯圖不就褰衣萬山之巔部署川阜如帥料士伍探頤索隱如對敵決機遊遊四方用以耗其雄逸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遇爲上客其深識者知其中有所挾不揣一技也丈夫于陰陽方術聊以寄其雄心而予始學之乃欲以濟其癩散盤遊之興雖所托不同與世之專專責福澤于枯骸委蛇者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斗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爲人見曉而藏密予讀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焉而



友今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事其貌  
沉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人人多得當嘗爲  
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王先生高第  
弟子也志修潔行方果材必辦氣必往不忘薄躬以  
利物危已而濟天下蓋古州諸君子多言理性至操  
行政事共推斗墟子咸謂弗及然以斗墟子奇志烈  
行金鷄翔而天驥馳而醉心折節以師友若人若人  
者退藏郝損挫鏗光曜而見服于斗墟子是豈真矯  
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表錫于世者耶予姻人沈某  
丞黃平州遠事斗墟子又具言其治平越事是時郡

議論稍忤山立廷下則質碎然蓋某所言云爾

謂操行政事率如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歎乏材而  
斗墟子顧屢被口語退而閉居愈歎賢人摧困不見  
知於時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堂合  
守逮繫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繼更劇邑遷水曹郎  
所隸洲潭地數千里強禦斂手雀苻無爭旣擢縮曹  
篆猶攝治之中臺咸稱曰異數播人為亂貴陽孤危  
亟守以爲守播平平越新造又以憲副行守事鏃來  
爲千雨澍爲蓋夫斗墟子惟爲人知故如此其急也  
人知耶不宜得謗卽謗不宜見舍而斗墟子卒用多



日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易知然古語有之未有  
功而知其聖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  
知舜也以堯知人則難以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  
市人知人以國人用人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  
鑒也患在顯知而明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  
之賢而有功市人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  
又姑狗之動曰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  
子居貴竹時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  
病累足不獲望見旣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  
因改歲矣沈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也

文音腴說荀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

聞諸仲尼與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  
智者知人子貢曰仁者人愛之智者人知之子淵曰  
仁者自愛智者自知夫知人人知愛人人愛斗墟子  
業身有之予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昭融而  
高朗自知固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願斗墟子  
以聞於師者質之明自子與吉之諸先生而精求其  
道併以說詔我將請事焉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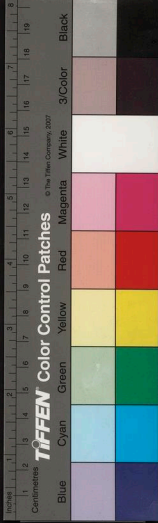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庭宣中國威





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儉答而黃  
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自都綱覺義而大覺禪師  
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四人輿張  
蓋香鑪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  
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旣入施設西方虜王  
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  
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  
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  
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  
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

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  
撼山羅拜顛擊地若萬杵杵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  
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細絹巾幌糺結紛綵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  
碗供佛飯僧皆設大馘辭而行攀戀決旬不聽發告  
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入  
於佛法也使者四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  
氏然夫比虜之殘賊餐餐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  
酋尤暴邊震播都邑虎臣庶旅屬鐵騎北望而不  
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緡衣師以傍行四句



之空文拳踞僞儂如狎狻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  
言惟天下至重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  
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較諸辨髮反踵稱  
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者爲使之斯所謂不可  
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乎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  
子之有裨於邊訖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壽鄭崑巖中丞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萃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材  
力而不知有學賢聖滄海畢位抱遠跡世不察其  
所以然而苟徇庸章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號而學

道者爲流贅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於天下也  
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事則道妙事道道則事  
妙道君子未嘗有妙道之心也惟天以道有妙事之  
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爲廣大淵遠而却用道  
則聖以濟事則姑置焉久矣夫事道之淵也道之不  
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道不顯於世聖人憫之  
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行之者斬明之而已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  
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  
將衰也柄每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



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袷鞞者不言道而言  
者或非其人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  
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顯功白  
譽豐材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闡然而通造化由之  
夷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  
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  
以奇偉廣博輝赫無前之名而譚易簡冲夷之旨天  
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  
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  
士之所就猶矣足以雪千古聖賢濶迂難用之謗明  
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  
明子之功于是爲烈吾故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  
從焦弱侯游知崑巖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  
以賀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  
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旌節數頓數起天下之亮士  
高其節修士矜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  
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  
用疑乎無碍矣而猶乎乎其似波也其詣微其懷若  
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  
備矣以吾學微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





竟吾學公等少壯當力勉之望齡蓋聞而懷如也自  
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日踈趾滋世疑謗先生精心  
密理深造而顯行旣足以直塞末流玩脫踈罔之弊  
材名修節載而明之又有以關世俗之喙尊顯吾道  
先生之功抑欲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明年春秋六十  
李將軍如樟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夷狄勳著邊  
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道之功凡以信  
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深切著明之教耳道之于事  
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廣則道益崇望齡雖退  
猶得竊聞其言大者以小先生無驅日進之學抑之  
詩丹書之戒異日者亦願先生之終教之也

壽常老師五十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于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新  
以捷至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學襍選當是  
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都七十邑  
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不給而公  
顧勞苦甚貌不自怡沃者鬣鬢者素嘗攬其鬚示望  
齡曰此遽爾矣旣解兵柄歸休武昌迨今始稱五十  
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以再歲論者咸謂  
公之膚敏碩寬勤勤著于南北未老而退爲天下惜



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之感然望齡同門生毛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貌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街雨則著高屐行泥潦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道而過不知其爲公卿也蓋公于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迺能如此昔馬援南征視飛鳶站站慨然懷少游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籌畫目營四方忡忡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也豈嘗一日忘武昌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指顧而就其憂樂固不侔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于是始得掉頭而歸如擔弛桎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一巾飄乎奴乎游不競之塗處無荷之野而功愈顯名

俞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所已弛已弛者如公肩繁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如與毀者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復蠶鬚者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韋有榮力顯功以苦形疲精若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已者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是謗書讒口公之巫覡桃荊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而迂優閒清淨之福由此言之真勞於得莫暇於失莫歿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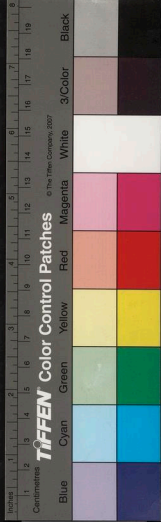


莫損於我舉者也公且居暇考祥去損獲益奚直等  
觀齊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齡孱夫也無尺寸長豎  
功名以酬公知於 朝姑從公林野會當發諸同年  
生猶以祝詞屬之喜公之得全於毀壽考樂康無窮  
也又自喜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雖幸有  
毀者而不勝譽將無後虞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泰八九者同時多  
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諸翁時相聚語未嘗  
一几榻終日植立挺捷少年者始詳然待而聽久之

覺腰漆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比暮散去時惟耆  
年數翁耳竟未曾坐明日復然亦終不言倦也然猶  
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醫最劬其康強倍焉  
翁術既奇而尤急人之病早起過視病家局未闕也  
循門而入既徧始歸食每至寓中未嘗云朝饑口論  
心惟手煩足痛從朝泊曉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間吾  
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  
形以急人損其神以益人而神愈充形愈固此其所  
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九爲壽者果酒雞豕再拜稱  
慶雖期頤之尊金紫之費未有加焉如翁則醴金合





詞具采帳頌美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  
服其志不有尤異者耶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也  
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報也  
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若嗟耶  
未嗟胡不取藥吾母索直於汝乎雖然未忘媿也居  
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者飲水於河而受施於坊  
局儻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其半也久之其  
半者曰翁固不貴人吾姑待焉待而不償則忘於是  
翁曰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以給藥人受藥而不  
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又能使人忘斯不允難  
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或面詰讓其操術既精治  
病先根本而人或急其標末不能需又翁弗爲依阿  
時或正色疾言生平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  
大意歸於欲人之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謂翁愛已  
未嘗敢怨也人之常情德則酬怨則怨於翁獨有不  
酬之德無怨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  
則不見忘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  
忘者之所出也聚貲而章之不亦宜乎望齡於屬最親  
近視翁之詞不宜過於文綺性願翁心日明利手不  
廢診足無輟行陶氏子孫可飲翁施藥

三十年足



矣

送劉進士還遠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遠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困廩  
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畧我爲樹穀豢牛馬乳兒  
哺女虜獲之肉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恒其長吏又率  
武士獷悍蝮鷲刑斂無度取虜子遺以搖其毒其民  
俗顛厚謹畏視上如虺虎目不敢响蓋遠左於京師  
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更罪狀民疾苦不以時聞小  
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下將吏善爲蒙大  
師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關內外率甘

藩情

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

言遠民疾苦者言者瘖默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

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憚則驕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

有賢豪士大夫歸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

同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

卑遜小人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窻牖之耀光

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史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

首功多寡若山言樵蘇水計魚鼈於是上功簿者無

敢詐諉列鎮者務枚爪吻以和其民執戈乘鄣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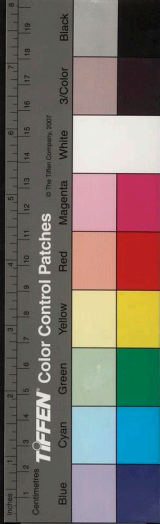
虛伍以媒寇寇所闌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



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仇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予溫役禮闈事既竣書其名氏邑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人之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勤勤於凋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序名行已尊於鄉人又况榮爵膺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侑以詞夫士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其耳有具矣思進之難進矣思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䟽禍未及於政也而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悞者悞弊者起疾苦有告扞闔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予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黃門者其人也樂其道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蕭駕部者全未見其人以所聞與黃門甚合劉君有意黃門乎請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殿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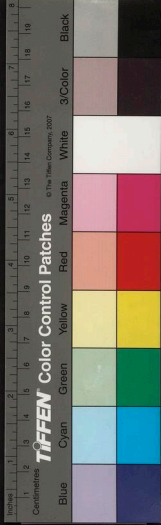
王母壽序

戊子歲望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罷相攜





步游東城隅呂公堂中因共各歎言家有老親卽微  
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懟也望齡曰子之  
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  
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室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  
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  
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  
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  
有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讚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  
轆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憶曩者之言耶子之親其  
衰若壯孰審於子者而於今且何如矣又况其外者  
乎當吾子聲譽籍起越人數其士之薦於鄉者指初  
僕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訕今譽與訕且再變此不獨  
鄉人爲然卽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  
知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况  
其疎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  
西南北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  
夫天之不可犯也而算得謀失醜窮暴通曰吾非身  
是圖寔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  
孔子曰歡菽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觀晉伯雖  
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廢其親甘芬



之奉夫持子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况  
薦之甘芬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通人情喜壯  
而病者多壽人情慕通而誦者多信斯亦天也太夫  
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禪  
望齡所爲頌舉其詞博齊伯者懼晉伯未釋於呂堂  
之吝也

記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窪凸火之光燄  
吾繪者至以擅名天下之必不可畫者惟天惟風然

林樹之拍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靡澎湃之態而  
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之以雲霞晦之以  
雲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亦未嘗不可繪也如  
來三十二相卽爲非相之公一面而現觀音十二面  
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况紙墨所能摹貌哉然非  
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入十種好萬毛孔光明非面正  
面而十有二面千手千眼而入萬四千燦迦羅首毋  
屹羅臂清淨寶目如草樹之一葉一縷如星之一躔  
一次非天非風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木土塑紙描一  
一相好一一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真佛真祖也嗚



佛像教陵夷古宿道場草莽一丈經游者欲瞻仰遺  
像而不可得僧徒惰窳恬不知怪久矣鶴林寺僧平  
霞者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畫歷世前後歷土  
東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也謁予  
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楞嚴寺  
哀而聚之者為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贊者某為軸  
若下諸佛無相譜祖無相繪者無相施者無相作是  
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隍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划船港厥汝允

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委焉

三道注射渦漩澎湃湍悍難渡其沒者衢婺諸全及

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霖潦風雨

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岸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

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阨危轂綰津要工鉅費繁梁

之為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

煩蠲墜輿色指事集神行物靡臨流惻嗟從者扞赴

以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僞工於河涘再歲工畢跨水

數百丈醜水十有八道樹石為兩棹楔表諸塗北滌

望水神廟為觀音菴菴之背後跨水橋五水道而屬



畫車

水車集卷

卷之二

四十五



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相  
月俸三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  
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者民  
鈕茂任翰菴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  
施諸浮圖景鑣旣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歌舞  
相屬太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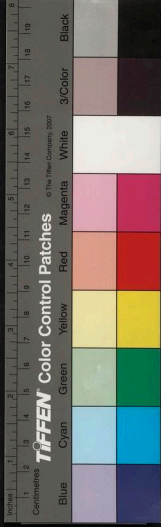
七  
其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灑  
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舟馬楫  
如提千金載一棗葉陽侯甘人酒血滲牙盲風怒波  
汨齋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蹈些行惻道謀仁人是嘆  
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冰足春歷有年所靡枯不漏  
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飈颺羽乃飾泮宮乃營京坻  
秩祀是嚴弗塗是治匹夫頌冤曰已溺之圖厥萬安  
易此一危表立叫移鞭驅石走雌蜺半舒青龍欲吼  
揆楯天行盤根地厚夕過輿徒宵趨穉耆在昔州使  
旌賢造廬梁水于門橋名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  
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宜系公官比郎官湖宜姓于公  
如鄭白渠又如迷人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湖  
我公之功異理同符嘉名渡東曹其然乎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罌之有口由四方來越者自鎮入郡郭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醜而爲渠蓋要害地也民稠道單直磔壘積壅不時䟽河易而沮洳歲稍亢旱舟楫底滯不復通率止於邑東門外載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勞東門隍池不數十武千艘烏集舟爭舫夫爭擔漿炙之肆乘急重徽旆篋之姦伺便而發甚或攘臂爭逐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遶者越之義士也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損貲倡濬顧孰任其和者戴生日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卽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卽不濬賣漿市糶負檐之利皆歸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市人利塞莫勸爲濬者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黨其烏得辭迺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可三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舊蕭令也聞是舉悅之爲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扶而勉濬



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潛深行者便之陶子曰  
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  
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日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  
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礪石記之王生唯唯謝則  
謂王生非直爲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郡邑諸  
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方伯公統轄十有  
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字最爾之地至捐橐而  
惠之可謂仁矣渠數廢於歲數曠人數勞上無爲計  
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  
不及此可謂勤于民勇于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

方令肅者書郡邑大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  
二生以告世之君子有民社而怠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  
門之外以塋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師而有待者  
旣成前官諭張公元忤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燒壓  
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  
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 帝京四方  
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  
若昌平 陵邑旣去 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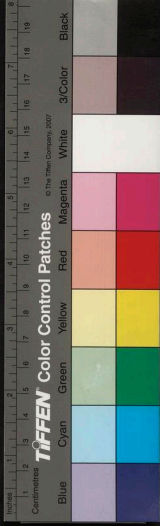


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悴艸野無以葬天沉雲暮風悲日曛遊魂滯嘯呼於昏烟枯艸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杯土以掩其骸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疾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巖爲丘首而不可卽此亦

生者之深慟已際君驪客昌平最久慕義復仁慨然發議管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贖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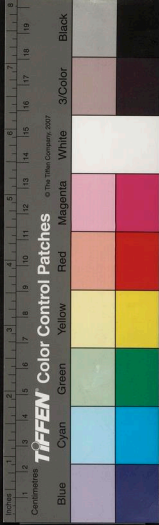
南關權使潘公德政碑記

國家權木之司領於尚書者江陵蕪湖暨浙之錢塘爲三木之美而多莫如川蜀其利宇棟什器遍天下



估者率鉅商富資具連桴浮江而下地行山涌首尾  
繇巨江陵與蕪湖兩縮其脊輸者旣饒課易充羨獨  
錢塘居海涯所取材徒婆衢睦三州之地水塗三四  
百里賈販所及環浙東西不過數郡以故商者多窶  
又潮勢壯善搏筏直之齧糜或斷木皆萍解梗漂入  
于海商者尤易困商窶而困則惠商與給課交爲病  
而爲政者難非其弘恕精敏洗手職事儻然孚於上  
下殆難以致譽而見思也萬曆乙未望齡與鵬江子  
同役禮闈旣竣鵬江子遂奉命來司關事其冬望  
齡亦得請歸會稽再會之湖上相與秉筭輿入靈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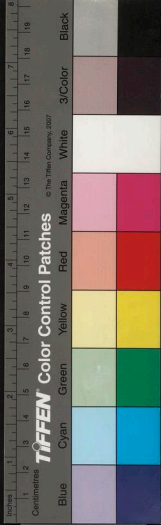
登高峰之巔與酬弁歌網止脫幾至髮自吾與鵬江  
子居而視其言色雖已責任事然質訥蕭遠無異其  
青衿帶韋山澤藹藹之態也而政理超軼商賈懷附  
譽者之詞如波趨壑如濤作雷於去也又請文以碑  
之其言曰公廡者之仁簡者之任去之日還帑於闈  
幾無以資其行可謂廉矣然校拭小過務與下爲簡  
易有仁者之質與名及當與除利害志慮奮拔不震  
不眩新河旣利木無泥還濤音有觀今爲通津歲省  
工力貲以巨千計其任也如是夫廉者之近名而簡  
者之避事也久矣近名故礪爲廉避事故偷爲簡凡



礪與偷者巧術也巧術之生出于任宦當其處山澤  
孰黨之日豈識之哉惟居通而實利質利而巧滋鵬  
江子貴任事矣而無失其山澤孰黨之態故庶爲真  
廉任爲真任稱性縱心而美譽附焉鵬江子烏知其  
然乎鵬江子初舉進士當選外官上書自引避言臣  
不材懼失職願爲學者師授經自效猶翽師儒間五  
六歲始遷尚書郎專使事於茲鵬江子殆自疑質明  
非吏幹更事當有他奇術承易稱舉者然一試輒以  
奏功然後知跋歷之道固勤之效舉無以加於山澤  
洗黨之心卽有術類巧宦卑不足用鵬江子於是可  
自信矣

也足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  
密延袤恣目未已大溪潢然時罅籬而出予恒時常  
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哇畹連絡以爲  
窄迫不足游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  
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比  
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  
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  
兩叢特盛予數飲其下輒徘徊不能去因自噴物以





希見貴竹不實於越而實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菁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侈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袒坐身足其蔭閒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踈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

時設略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

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遂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醜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



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  
視彼數竿富若涓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  
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  
其尚教之

敬菴記

甯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履  
土壇焉謀以蒔花草又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  
溉之失節復槁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敬菴  
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敬也噫嘻士君子所  
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  
懈迂愚卽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  
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翰念棲棲  
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  
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龔盲之苦無  
饑寒之慮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  
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  
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  
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  
竭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  
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



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感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白華堂記

新都許太初與寄雋遠雅善游於琴尤自喜以爲獨解絕請余與相從都下旣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醫手指所遇必奇中嘗謂予曰凡吾所爲醫與琴皆有寓也久之人有

爲予言許君行絕孝親病嘗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親之不能療而欲以技仁夫人之親枝成而悲其已晚爾憂邑鬱不可告語輒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予記其白華堂曰此司馬南明先生所目也予蓋嘗誦詩而歎其鬯情宣志之善當夫境合志符古今人情真出一軌及覽笙詩六篇疑之旣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聲之詩精之所至口不得喻也意有必極物不得聞也難言矣而猶可言者文載之歌揚之而聲附焉南雅之類是也言所必不能追文所必不能傳而聊托之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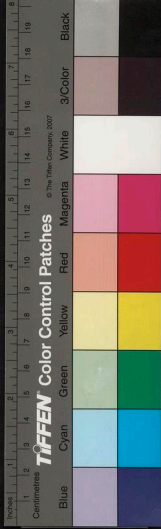
則聲焉而已彼嗚噦夷靡離離啾啾之間而詩在已  
六篇是也故太師譜辭外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  
蓋韻接聲稽而詩不能遺所謂白華者豈亦當時孝  
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於民間者與鍾  
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問之曰臣不覩臣之親三年矣  
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  
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笙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華也  
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  
懸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  
天下蓋如此弟令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聲詩以章  
孝治則許氏之琴儼亦有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異  
焉余鄙陋素昧音奏爲新有家戚念老親甚夜過太  
初爲按琴如曩時憑几聽之悄然而憂悽然泣欲下  
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也何其悲哉將  
子有思乎其余心之思乎噫余殆得之余心也非能  
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予能知音若鍾子當不待宮羽  
之定而知其爲許氏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移疾南  
棹幸而得請家傍鏡湖波平月華中流艤一舫安得  
邀太初爲操一再弄易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游  
豈無意越山水乎庶幾遲之書以質許君因爲斯堂



記焉

游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閭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  
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余埃此熟嘗來游洞庭明  
年夏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  
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侄爾質曹生  
伯通武林僧真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  
聞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  
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游毛公壇林屋山  
昇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  
真宮乙丑游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  
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游東山以歸丙寅東北風  
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  
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  
消暑時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  
謁飲焉宿其第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汎舟憩衆安  
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  
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  
聞九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境日有異觀  
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游不可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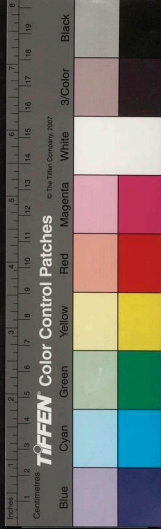
語况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庫其深  
不能隱屍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  
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刺頭望之陰晦莫可  
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庭山也其名  
蓋以雨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  
不逮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迺出真行湖底矣山  
上惟石錯峙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  
謂羅封壘萬斛之艘千牛之挽與致一二帝都禁  
苑侈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糴雜略不憚惜  
遽爲鄙夫一日之有箕坐而歎遂有傲色暘谷洞上  
有亭彌大磨崖無礙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  
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  
而去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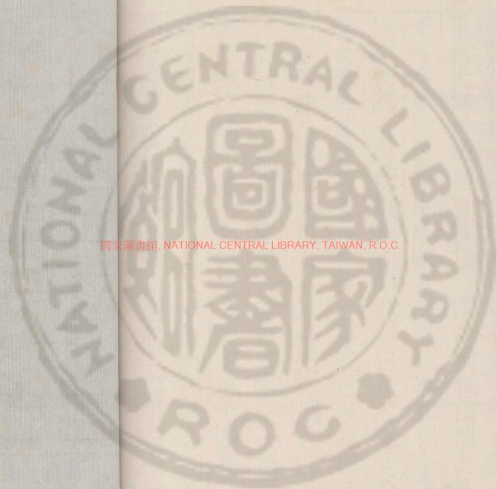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  
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岡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  
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甬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





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  
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  
王寺寺如在橙園中也數百晦間殆無雜樹今歲特  
穰初熟而木翦其觀蓋可知君奭曰人之咏是者金  
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澆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  
竟亦不能得然世惟比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  
記其富麗是耀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  
後卽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  
爲維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千餘勦然桃易蛀不能  
老壽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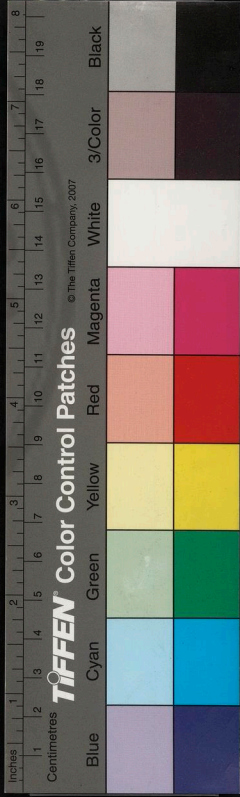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菴先生集選卷之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著

同邑陸夢龍君啓甫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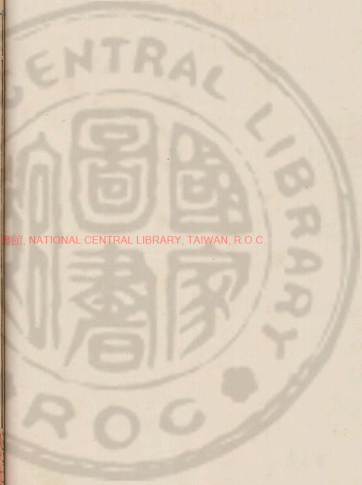
贊

達磨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口挂在壁我問於壁  
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柏和尚像贊有跋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  
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篔簹廿下鳳去遺音香飛落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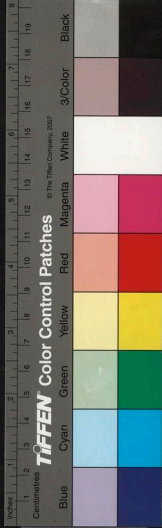


真箇達師僧錄難畫

予久向紫柏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任西山忻  
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  
而止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真正密行深慈高  
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  
師不蚤去終以及禍非明詰之道及見吳咸  
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  
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  
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趁打擲訶  
詈之哀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  
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  
相與梓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  
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柏視衆人爲佛不  
得不度衆人視紫柏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  
足恨哉

大家宰吳公像贊

昔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頂乃屬公公揖而  
謝曰子惠我教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交後  
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稱舉解  
狐君恠問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私是圖後



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曠心終死無捐爲寤爲機或  
隕諸淵瓶盎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賢直未忘怨公  
也尤難雲消冰渙大夫舉仇私不害公未如公也公  
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宥之匪忘校之又式好之我  
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贊公爲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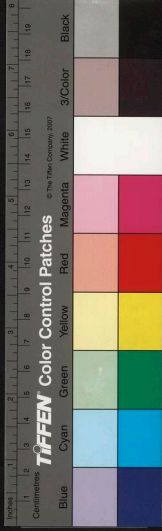
馮尚齋先生像贊有跋

簞食屢空奇經則富始同長缺之無家後類敬通之  
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人而  
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先生者  
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牆之敬  
後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身墓木雖拱儀  
刑時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  
父母兄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  
成奉養之外身無私畜慈其諸侄至不忍繼  
娶娶復不育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  
巾儼然從兄嚴父嫻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  
乙巳門人陶望齡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焉去之崇巒斷壑



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僂乎  
域內素領方瞳疇識其外身居會稽名在丹臺匪三  
神山公奚往哉

尙有慨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  
生平高位膺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  
忘神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園深  
谷行吾所聞者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  
沒往來要不足替此大願王也幼美兄屬題  
遺像遂繫括隱居言以書

顧朗哉像贊

隱衣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真謾謾  
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著眼急回首曩時面今  
似否剝那間變好醜似此者寧復久身落畫圖入手  
一朗哉忽成偶居士身現何處是爲一復爲二真者  
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真無一假真假離箇  
中寫

商半塾像贊

山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黽弄車  
馬兄居其間曰半塾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寓無  
厭離欲知其人跡於茲





錢慕蘭像贊

應指而蠲千疴奮臂以揮斗墨機何施在兩目談鋒  
莫推而頰緩應接靡暇而度遲神何寓觀兩頤貌錢  
子者工則巧雙靨欲渦眸子瞭爐香米飛囊有琴呼  
之未磨君莫嗔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焉  
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筆力  
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它假予問錢君  
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觀吾面若以物見面隨物移  
誰爲能觀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四又有畫者  
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於中有四六人  
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俱非是錢子神力  
如張僧繇爲予寫真炯炯其眸吾有一相了不可貌  
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裏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爾  
謂爾實我束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何意  
真我也邪我則其似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 有序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  
輒效作三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  
不復贅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面熱維情之熱  
理流斯涼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實踈  
戚猶能宥踈豈諒予大賢所譏同於寒蟬我之不賢  
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金  
而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顛盲須自醫貧須自飽  
欺已猶可莫謬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其解矣  
雨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之  
豈謂彼賢違道之譽違心之言乞播得飽舐痔得車  
以文諛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爾之思  
以愈爾疾

題跋

題李祠部祖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夸者讓之以名如蠅舍血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朽所魅廼有俠夫藐之以氣如此杌鬼是亦爲畏醉利而醒如醒不已又有廉士固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有烈丈夫行德無厭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忻如江河潤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義公志邁天下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教其蕪黃金布塗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驅石如羊涉者以梁公云何喜饑糧僵起齒歸疾已我公社矣公云何怒雀苒蕪路撫戈顛赴顛馳既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有難莫夷我躬之湍公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躬與偕瘁嗚呼誰不有情憂愉戚忻各私其身誰不有死焦肝竭髓以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腎腸解厥局鞅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急人之病譬大醫師公而知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魯朱視公其兒

題稷公募緣冊

有圓顛而跌於吾門者跣脚不鞮長坐不瞑與之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入不許吾異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真稷寺圯吾與吾徒募而新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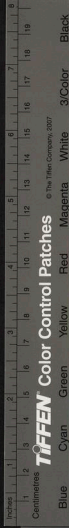




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逕也將叩諸善信而飯  
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假諸心手而  
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斬子於三日之久則誅慳  
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以開檀者之信不  
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有捐頭目髓肉與王  
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  
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資  
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予愚蒙慳吝者爲鑒則吾言固  
諸善信人資也若稷之凍脰東腹風坐露居苦其身  
瘁其志以爲法爲僧憐憫然若申包胥之急宗國而  
庭於秦焉將使吾蒙者開慳者廣而况諸善信乎因  
書其卷尾以酬稷之願且以識吾愆也

書普度庵新鑿放生池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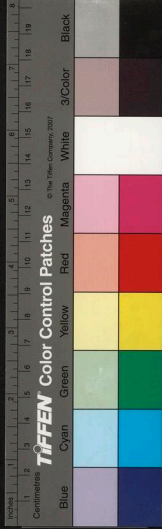
雲棲大師初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棲  
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  
今歛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  
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  
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  
郭者乎城處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  
於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以爲愈於虜也雖



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徧域中矣奚隘爲於是疑者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一君解之不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有窮乎有池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所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請可得於臣宰愆梁可斷網罟可羣獸不亂群鳥不亂行之治可馴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綽卷

天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而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醒謂之醒則尚在睡夢口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掉而以有繫之此魔者爲最苦耳然以魔之苦而謂不如睡



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魔者醒之機也古之人  
蓋有善魔者矣孔曰憤頽曰苦商曰戰竺乾古先生  
曰聞思修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剛圈餐粟棘蓬皆  
魔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解傲然自足脫然自  
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  
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  
魔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卽在牀之身此  
心卽夢覺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  
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魔  
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  
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真樂常樂永絕苦  
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既非覺者又不能致力  
於魔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既恍然覺矣而  
乃問學於予予魔者耳其言啻夢不明之言也世韜  
其聞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爲害可也

辯

放生辯惑有序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  
仲夏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樓大師放  
生文會藉之首復命鄒言贊於末簡予惟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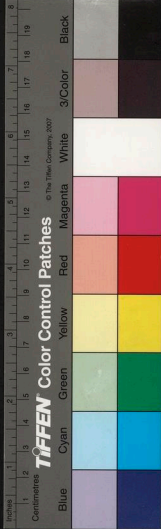
心功德昔賢已詳無俟復論第取龔俗所排  
堅難猝破者曷爲各語數條以解群惑嗟乎  
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  
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爲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極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  
效彼小慈終同兒子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擒兔獅子之全力具存  
纖草喬林一雨之普霑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  
小而不爲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  
畜池無相鄭之功而視網罟王殷之略哉不知天心  
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旣無廣隘之殊論物命  
貴賤之別故寒生頤貴肖翹等活萬人世主圖  
疎優于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攬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  
圖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創而效  
布施不若損施以全命蓋一恐而生百恐亦一慈而  
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矜乎物  
昔有懦士會處圍城始雖蒙被而猶戰兢後則登陴  
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



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  
爲至順故好生卽召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  
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夫汎愛如  
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權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旣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  
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  
妨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  
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礙今蜀不  
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  
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旣難逃死奚用放生媿  
人之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儻以物  
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  
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  
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  
而未必卽死况乎放赦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  
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永脫死門則死何  
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

取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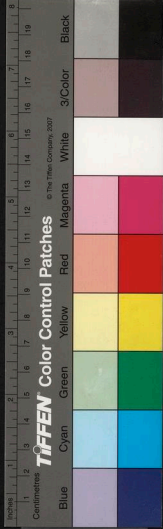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普自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况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旱元非一漑終愈止槁之他苗繞塔豈合游收亦喻投湯之勺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游釜鬻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繫似赴市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方甦悠洋忽逝於

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觀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離脫如重恙之去身彼著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外美惡何知一嚮飽餘腥膻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何豈若脫彼命於生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澆情滌森同斯縱壑之歡送日煙雲偕此排空之樂然則衆所管者口腹吾所娛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卽是曲

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贖蚌放螺徒滋

勞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  
死蓋以衆有卽真無之域涉事卽融理之門若執無  
爲而病有爲則無違之談適資怪吝執無生而嘗放  
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旣噉肉無礙眞修豈放生  
反乖妙理卽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餒虎飼  
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  
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實已  
命旣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  
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募疏

萃嚴寺飯僧募疏

大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  
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等供  
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依語之流多謂檀施  
有窮般若無量檀與般若若是二非一其義不然夫般  
若者覺體之別名種智之殊號一塵空性法界無差  
功德發心本無限劑當知一食卽一切食供一僧卽  
供一切十方恒沙僧供一佛卽供一切十方恒沙佛  
於中不應作施想報想僧想佛想一想一切想於所  
飯僧不應生善想不善想於僧儀律不應生持想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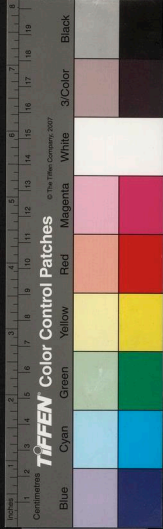


想當知發心檀越當下住象香國土當下是香積如  
來食此供者一一毛孔皆出妙香一一毛孔皆有淨  
名室中無邊佛無邊大菩薩於中演不二法門一鉢  
卽是恒沙世界恒沙世界卽同一鉢供卽受者受卽  
供者是爲第一檀波羅蜜攝一切慳貪衆生是爲第  
一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愚癡衆生一尚強名何有二  
事會稽華嚴寺在有宋時爲雲門諸刹往來接衆之  
所今實普陀航海之要津緇侶雲集齋供無乏諸方  
至者望之而趨蔚然爲越中叢林之冠寶明上座者  
嗣法紹隆思嘖先範將普叩有緣同斯福利請居士

言數語於卷首夫以一食飯一僧供一佛已爲勝事  
况飯一僧卽同一切僧供一佛卽同一切佛如是奇  
特如是勝妙如是甚深希有之法雖塵沙作口讚歎  
難及居士合與化主共出一手饒益有情作大佛事  
說

紺子舍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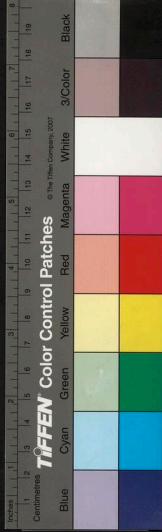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迺令門人議其當食  
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卽如胤說大都是  
欺軟怕硬耳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食蚌蛤  
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



難恐又假理以通之然則理者充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而陋儒者動輒言理至於饒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湛然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慳齒堅類石吐之視狀類珠而辨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由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由後說安知居事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等視衆生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噉肉佛噉佛可悲也夫可笑也夫

墨雜說七章

左蔡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青州之紅絲石皆北產也而後世稱劍牋龍尾研諸葛氏筆奚李氏墨四物者皆聚其美於江南數百里之內而歛處二焉將文事所遷具亦隨之耶刻藤族殄宣城棗核樣亦不復傳獨歛所產流行至今然眉子羅紋之質衰矣而墨法迺日盛新安騷雅之業其未艾乎予以此十





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予每三復於斯言多病鈔材自放於無能計生平用墨歲不過數寸而君房一日所餉圭璧螺丸充仞囊笥重爲墨君媿負夫墨之爲道處於鈍銳動靜之間者也故壽於筆而夭於研若予非敢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久乎鐵堅於石穴於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夭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墨者君房所意創也法以漆液一參桐  
二朱太又詩云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入火疇能燔  
形銷質燼精魄分真靈乘氣常氤氳序云榮然星燦  
耿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顛彩可謂善狀  
矣古稱韋重將之墨一點如漆至君房則真漆也凡  
制作皆古拙而今乃古詳而今畧如以今之巧加古  
之詳雖盡軼往代可也李廷珪之墨至宣和時價植  
黃金而御府所藏磬爲相國寺之墨漆夫漆墨之相  
往復也久矣夫

張伯英韋仲將皆工書者也而自作筆墨然則二事  
者固亦待文士而工耶吾觀工匠之倫尺寸之藝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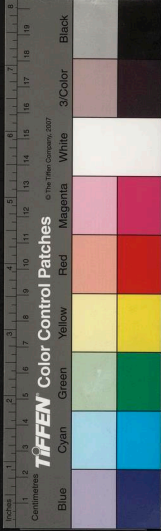


有擅於世其襟韻必有異人者蘇子瞻稱潘谷過于潘安吾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燎松成富者其人與墨皆可知已

螺量九枚圓餅劍脊九子雙龍古之爲墨者象此而已未有多識圖牒羅絡萬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爲文理質類金石論者因以松身鏡面爲借美于外夫識之精微有隔囊摩挲而得者而世豈皆若人乎李墨具瑰麗如茲譜卽守藏俗吏皆能知之未必厄於寺門之漆也患文具質弗良耳良矣如其文如其文君房投予四詩格韻豐穩其首章致咏於先宮保捧

讀之餘繼以感泣因憶先人去新都時父老爭賁持佳扇墨請車前言明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歛所產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逡巡謝爲受墨一挺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辭婺州紙事適類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歛父老不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爲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子家所蓄不過銖兩茲乃頓有君房墨數觔胡威之不及父審矣歛人多能言先宮保事此至纖細不足傳然他日未必非墨苑中一段佳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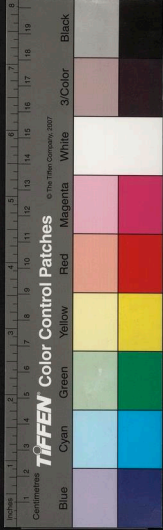
舒元與悲剡藤異世之綺文妄言者今剡縣果無藤



種其說竟驗歛墨之盛極矣予懼松桐之無遺類也而君房且求予言以傳益之夫所謂綺妄豈復有如予者乎君房曰文言者子墨氏之胤也胤無窮而母之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千萬吾爲墨氏甘之雖盡髮厥植何傷哉予病拙久不爲辭賦聊幸意所之書數則歸之行將以君房所贈髹浮屠氏之扉焉以爲子他日香火因緣將使墨君說離文字妙法也

養蘭說

會稽多蘭而閩產者貴養之之法喜潤而忌濕喜燥而畏日喜風而避寒如富家嬌小兒女特多態難奉予舊嘗聞之曰他花皆嗜穢而溉閩蘭獨用茗汁以爲草樹香清者無如蘭味清者無如茗氣類相合宜也休園中有蘭二盤溉之如法然葉日短色日瘁無何其一槁矣而他家所植者茂而多花予就問故且告以聞客嘆曰誤哉子之術也夫以甘食人者百穀也以芳悅人者百卉也其所謂甘與芳子識之乎臭腐之極復爲神奇物皆然矣昔人有捕得龜者曰龜之靈不食也篋藏之旬而啓之龜已餓死由此言之凡謂物之有不食者與草木之有不嗜穢者皆妄也子固而溺所聞子之蘭槁亦後矣予旣歸不憚猶謂





聞之不妄術之不謬既而疑曰物固有久而易其嗜喪其故物化而不可知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夫其脆弱驕蹇術芳以自貴余固以憂其難養而不虞其易變也嗟夫於是使童子剔稿沃枯運糞而漬之遂盛萬曆甲午五月廿五日

雜著

偶書

有妻之鰥士有髮之芘芻策名之措大慕道之凡夫

又

身是假名何況外名身是假飾何況外飾此身非寶况復外寶此身非親况復外親

書常山磨生光仲休倩扇頭

今時談學者以極則誨人多以有忻厭爲戒然予弟君真嘗言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光仲兄弟初知向學卽能深悔前非知近癢悔近痛此輩凡成聖之機也願此後勿遽隨人言遂生怠斃妄云彼自無創何爲傷之但以病治病當自愈耳

君子有三戒又有不觀之戒釋宗以自性無染爲戒



而又有菩薩比丘沙彌優婆塞等戒其旨正合然或者謂吾儒既受戒孔子矣更受佛戒是爲二本然世有誨敕於父母而復誓神祇者要以堅爲善而已謂之二本可耶又或以不覩無染爲精諸戒爲粗此皆盲人臆說世豈有行汙而性淨慎獨而毀昭者哉光仲休倩兄弟游學余間又聞雲棲之風而稟戒焉人之以二說進者不少也其舉扇示之

呈子

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修陶望齡呈爲羸疾纏綿不能任事

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伏念職稟膺寡劣幼嬰

疾疢形體尪羸及壯益甚自分無向進之路矣不謂

偶呈名科恭蒙 主上恩寵處以文史之任優以師

儒之教雖職至愚亦思報塞苟得鞭駑磨鈍恢闢見

聞以無負 聖明今日儲養至意職大願也詎意絲

弱之器黽勉不前心脾受虧百疾所萃自今歲二月

以來耳鳴足軟邁不思食思惟少過輒苦怔忡藥餌

轉多殆成淹錮兼於六月初一日忽得家信聞職親

兄舉人與齡於四月間身染傷寒病故職父原任南

京禮部尚書承學年已七十四歲旣衰之人不耐哀



嗴鄉人來京者云見職父心苦貌瘦頰異往時職一聞此言哀逝念存心肝碎裂寒熱陡作前疾加增念職所以能安其多病之身依依闈庭無鳥鳥私戀者徒以兄在老親有托也今兄死親單幼弟難恃老人善悲悲成其疾疾攻其衰勢所必然風燭之年事尤難料况職惟二兄相繼凋隕職又多病遠在數千里外職父傷虎餘魂見石猶怖痛兄之亡則愈憂職病職又憂親疾更無已設使一旦填壑職不足惜將如老親何哉職查得編脩舒弘志吳應詹俱以病乞歸蒙恩賜允今職情例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鄉井儻職父見職遠還則悼亡之懷將緩職得依親爲命卽附髓之病或瘳職狗馬之齒甫及壯室苟其養延則捐軀報主之日必有在矣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再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難痊親衰日甚乞恩回籍調理事竊念職一官事主方通籍之幾何三載盜規蓋歸耕者強半趨闈廷而展采濫史局以編摩正宜驅策疲驚勉圖後效勒成鴻典以贖前愆敢冀便安再干宸造但以職抱疴旣久賦質甚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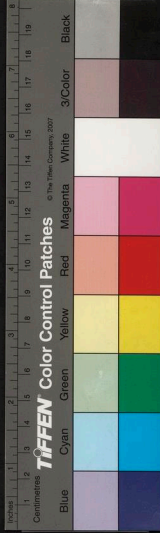


年方壯而力衰髮雖長而心短鏡中骨相已猶識其  
當窮病後形骸人皆憂其不永靡草方悲於夏萋萋  
美轉憶乎秋歸兼以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  
齒迫衰殘疾嬰沈痼四肢拘蹇雖曳杖而不前八十  
龍鍾譬殘燈之易燼而職上無長兄下皆幼稚形影  
相倚跬步難離職父念 國厚恩勉職公義促其就  
列強使首塗蓋仕敘之忠雖有策名之望而憂惟其  
疾豈無行役之懷迨職辭家未幾職父痰症大舉累  
傳書札未卜痊安職羸瘵之餘憂思愈劇夢寐之頃  
涕泗橫流似此方寸之既焚豈有涓埃之可竭抑思  
物理載在邇言防老所以養兒有疾則嘗呼父况職  
父子情異尋常衰者無再壯之期壯者有蚤衰之歎  
儻邀寬政俯遂懇私使微生乞病骨以還亦 聖主  
優老臣之禮查得編脩吳應賓曾再以病聞重蒙恩  
允與職情例前後相符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里閭則  
野麋超逸將自適於山林乘鴈去來亦無妨於江海  
職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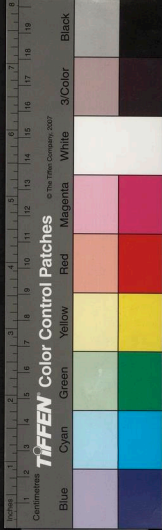
請告第二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羸



疾萬分不支再懇 天恩速賜放還事臣頃以宿病  
增劇乞歸田里於前月二十八日具疏冒聞隨於三  
十日奉 聖旨陶望齡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臣謹扶病強起具衣冠焚香望 闕叩頭外竊念臣  
世受 上恩幼生官廨斷乳而後養蒙養罔十九公  
廩臣之此身 國家所養安敢愛惜以圖便安緣臣  
稟氣薄劣於世無比壯室之年夙嬰滂瘳醫者相對  
歎息僉謂法難療治臣遂廢事息營膏精節食苟延  
視息十年所矣已灰之志久耗之神竟難收復愛臣  
者責臣以 朝廷天高地厚之恩未嘗補報教臣以  
道家戶樞流水之義宜習勤勞而臣亦不自裁意可  
馳勉冀因鞭策少息剝黜豈期驅馳未久奇症橫生  
眩昏怔忡腦鳴身熱四肢癱軟眠食失常臣於是益  
信病軀絲力果不足復效生當 聖朝終爲廢物竊  
自傷也人之疾病有根本於稟受者有驟損於一時  
者一時之患或可計日而除稟受旣虧且難歲時而  
愈爲此披露血誠再瀆 天聽伏乞 聖慈察臣哀  
籲私情非有假托容臣回籍調理以保餘齡犬馬之  
年皆出 洪造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

起國子監祭酒辭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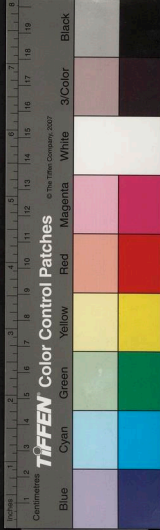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蕙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  
為痼疾難痊母衰增懼瀝血凍清懇辭 新命伏乞

聖慈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由進士歷官左諭德於萬曆三十二年八月請告回  
籍臣躬逢聖代蚤筮詞垣入仕以來三以病退枯羸  
無用畢願林泉忽於去冬十二月十九日接得邸報  
恭荷 天恩起陞臣國子監祭酒臣感極愧深涕汗  
俱出自惟竊祿再世通籍有年曾無橫草之勞長枵  
采薪之疾中夜慙憤虛負 眷恩捐糜之懷鬼神可  
質况重以 君父崇嚴之命擢諸師儒華宴之司趨

召懇公臣

之本願貪餘嗜進臣亦恒懼但臣病與生

俱衰從年進求靜愈滋其躁擾投閒益長其昏慵醫  
餌無功志氣俱沮譬如朽敗之繩偶緣棄置而完儻  
施諸運動之間將立見破亡之患臣之自審亦已甚  
明念昔官處閒曹尚憂曠職名登仕版猶亟引身况  
成均賢士之關祭酒諸生之長非德業罔以範士非  
精神罔以作人而令空踈多病之身肩居師席靡敢  
初安之跡重玷班行何以敷布教條光昭德舉乎又  
臣母年已望七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沈綿齒髮  
頹凋肌肉如脫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軌





驚噬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  
使臣棄病母牀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外數倫悖  
德不孝之尤陛下方俾以忠孝教人亦安用此伏  
望皇上察臣烏鵲微誠勢難去母狗馬其病情異  
忘君容令以原官依親在籍養病庶臣促齡薄佑  
緣處約而易延臣母暮景餘生亦相依而爲命臣常  
躬先夔訓勸相里閭庶幾無愧於鄉人抑或少俾于  
聖化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啓

上沈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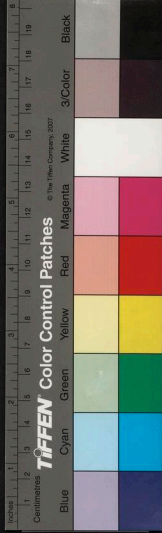
向緣私戚于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諧所請感深存歿  
德被雲仍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官之  
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老而愈  
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鏡照人尚  
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立身本末或  
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於小物納眾言  
於僉允排異議以獨特遂俾孤微幸徼卹錄晉增上  
秩寵洎下泉凡斯駢錫之恩皆由贊襄之賜祇深銜  
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謚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  
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稱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與貞願



著於當時惠愛之恩徧留於所至位雖崇而食貧於  
沒齒身已退而受祿者十年昔展季下僚黔婁賤士  
粥饑僅爲小惠班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於公朝或  
垂哀於妻友望齡先君子雖無媿譽可並昔人而身  
位列卿踐更中外爵號旣優於下士勳勞有大於粥  
饑而當清朝沕穆之時公論大明之日袞袞獨靳市  
撻何殊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夫考  
事有徵論人以概伎宜視乎進退貪廉證於富貧苟  
察其去位於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寔等則悠悠之論  
了不可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子飾私親  
以罔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諸則臣子之隱  
衷宜吐伏惟閣下矜之憐之

又

殺水舊歡幸遂介山之隱金緋 新命榮分萊子之  
永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樸唯至仁能錫類春蒲堂  
謾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充薄筋駑肉緩年四十  
而蚤衰少惰長遷抱三休而宜止徒藉粉榆之蔭尚  
蒙葑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仄念絕裾而安忍  
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綏之誠竊有 簡書之畏恭  
惟相公閣下心參玄化德重黃扉曠載何私形物無



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爲善之公心俯憐懷廢之  
微軀曲諒經經之小信木材既朽終無取於尋常絲  
縉已焚聊用安其方寸而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  
迓就列之譏无切灾身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而至恩之成我也如生凡飯疏沒齒之年皆佩德銘  
心之日敬因還役肅致蕪穢伏冀鑒涵曷勝瞻跂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於大耋  
自憐衰薈敢荷珍存少不如人况復燭生之耄老而  
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得哲之並與極熙朝之華選  
玉堂青瑣瓮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風雨露雷  
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厠通家榜櫟天年忽借芳於春  
色桑榆夕景俄接耀於朝暉作頌穆如承筐爛若盤  
鱠知美集珍味於五門華袞稱榮重褒揚於一字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

馨宗先生之祀禮用茲於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惠每  
徵於月旦寵施裸獻宋動澤宮謹詠月之廿五日肅  
將祠事聊庀初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頌薄誠  
是薦篚尊字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鵠時

答謝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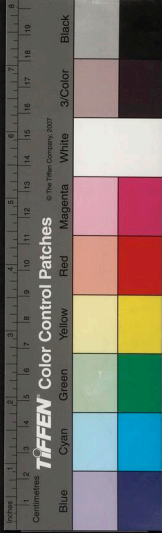
出林集選 卷之三  
一 同宣化榮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署循良之考  
宿望雅推於賜履 新恩式表於移綬恭惟門下道  
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之琴酌水盟  
心坐對任棠之薤况地屬有體之要劇時丁瑣尾以  
流離操刃無傷利益章於錯節理絲有緒治何苦於  
紛紜昔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餘而月奚不足洵政  
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意句陋儒槩銷散局才  
懸青史擬勒傳於班書職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

答張景江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柳  
開管讖絳侯之有子漢視州多慚銘椒鮮學寒同燕  
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盡經願附將軍之樹過蒙寵  
貺何德以承

芥甚令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卧比漳濱衡門  
有樂只之棲空谷謝覺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化縣  
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嚴刑其尚遠河流九里庶潤  
湯之潛通然藥水無因懼來譏於按劍而瓊瑤以報  
仍佩好於投桃雖貪舉明恩而未知所處輒緣伴返  
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於風馬青霄有托義



當竊比於雲龍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鬢髮心驚烏兔之移  
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僊山之信使委函乍啓城霞  
綸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汪其解渴惟齒衰而德薄  
雖拜賜以爲慚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鄙人解組  
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蹟而聲騰鄙  
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矧落端木趨而日損庚來  
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負怵惴半生之耻  
僊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前非之未遠將晚照















之可廻眷茲藥石之微言倍拜籠篚之厚賜

答林蕭山



墨綬涖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綬屈道江明載石之津

緬前哲以遺分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才博闡學

淵源錦製先工洵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竅卻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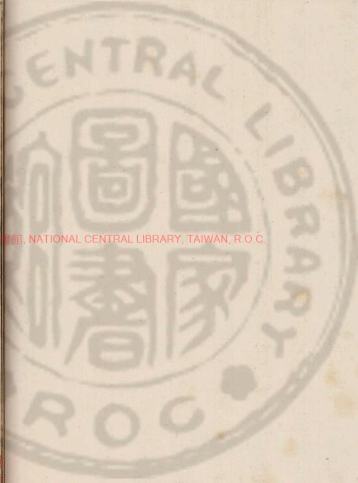
皆虛捧檄而頌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薦藻輟托

賢祠宓子鳴琴爰咨耆老豈意菲葑之采弁蒙絲組

之榮清風穆矣其敷詞霏霧燦然而在筭而生束身

先畝久安襜褕之勤謝跡公朝無復衣裳之倒雖美

遺於繡段恐興誚於鵝梁惟魚枕成杯事類東坡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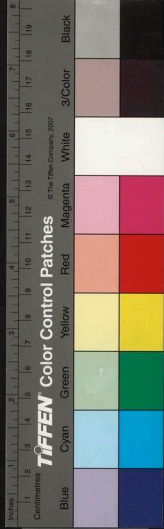
頌而龍鬚作堯珍傳南越之裝可以斟酌醇風寢興  
盛德用拜嘉於明規旋布悃於來俾

答諸暨令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鄮湖曲幸依父母之邦  
當倦羽之初棲儼絨鱗之遠賁佩之爲好拜以知榮  
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轉照庖刀游於肯綮技駘  
爾其疑神化瑟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劬瘁農粟  
之務歎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  
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  
於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備施於朽木稟齊華袞義重  
繼衣而其枚粒麤管敢費仁人之惠簞醪可共用均  
父老之歡所冀仙舄尚留華綬無改忘九里洪河之  
潤爲一枝窮谷之安生不任翹企之至

答施嶽縣

身似樂天懼實笠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韜之祥  
謬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而愛  
欲生門下媼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斗行敷一邑  
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眷此發生之盛德兼  
施憔悴之陳人半槁楊華木有生莫之望迥寒叅谷  
偏厯吹律之恩惟過聽而不疑迺緘書而下賁朝飛



有雉慚雅意之莫承夕夢維熊儻後時之可冀則賢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復趙用吾開府

帷籌宣武十連閭外之權纒田疏恩三錫師中之言攝事偶緣夫人乏摘詞重忝乎天然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唱毀鈴之秘旣養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羶裘銘駿烈天山之石氣吞卉服伐狡謀日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昨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綉先開紫檢之祥是宜敷告乎文人於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寡薄凡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雅門幸先登徙緣維梓之歡猥荷宣麻之任襪綫何裨於黼黻素書再賁乎篚筐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首煖厭寒氈珍藥扶羸春生病骨康軼博出彛之價泰山酬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人之居今之鄒魯恭惟老師閣下神繇嶽降躬幹斗樞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耆英之日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竈嬭廬兒咸稱





詩禮矧此衿章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驅法尚  
傳於秋駕遺其驪牡任允屬於方臯至於某者學殖  
就荒德輶未舉爲樗無用幸揮斤匠石之門向若而  
驚復觀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擇失倫益遺禽  
慚一目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惟文體濫觴之極  
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之風寧失英華之士  
而無裨雅道已軼時材則抱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  
伏望矜乃謬遂捐其紕漏雖至教罔施於成事庶德  
音可佩於終身

書

上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重棄  
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猥士者何哉  
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樗全櫟棄凡以成之齡以爲全  
我之恩尤甚於用也齡年十七八卽有骨髓之病生  
而疲薈又服藥過差年三十又有壯火之病脈理煩  
瀆醫謂不治節齋萬端幸延視息然壯心已盡去矣  
辛丑持牒奉母來京師獲奉提誨以里閭後進父兄  
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重雖傳人旅進之中  
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史秩纔滿輒踐宮僚至官數月



又遷五品舍其愚而寵之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  
至於罷憊請休而厚眷拳拳若將維而繫之齡雖木  
石敢忘鐫鏤歸耕以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  
忽臨進秩異章儼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  
之已哉蓋憫其自放空踈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  
分宜蒲伏就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  
事辛楚踈揭所陳片語無誰至於老母衰悴有不忍  
言略爲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  
聞而知也齡之休廢如喑者之默瘖者之居非有慕  
效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  
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旨迫切煩言無端弁希台慈  
原炤

與周海門先生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動踰數年而見  
處未微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閔蒙  
蔽意將極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若刀亦  
刺心使至辱手教微詰蓋將令之剝腸剖臍發露病  
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狐盛心竊聞華嚴十信  
初心卽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何階級之可畜  
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後契佛乘孔子三



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命耳順以至從心益知見久汰而日消習氣旋除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魁梧新新莫旃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智證也嬾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寔功也以緣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有實有如壓人認手爲鬼釋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

是已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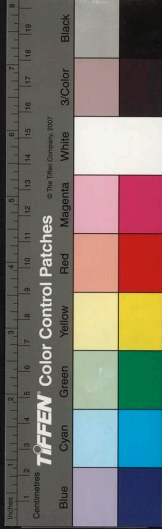




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如人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此測測居心不寧耳老丈何以救之愚罔無怙寔思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既數箴規反成諍論恐無裨於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自救與救人自利與利人塗軌各別老丈志於宏道僕志於擇交隨所餘欠各有亟耳何如何如

又

刻字人持翰至諄懇直截真如頂針膜錐感刻感刻向在京師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卽此意純一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繼以專翁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冷淡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當下卽是善學做此工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病但虛懷不作意卽工夫熾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故妄謂生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



亦是明知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教深切敢不痛領但全體放下令真妄二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清夜夢回卽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每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於我旋轉旣不易懼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健又當閉戶與之力爭大教置左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一杯甘露也

又

東山隔岸曾記圖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振其遺蹟甚幸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未必不聞講席而化也老丈直知妙悟猶有無常迅速之言若弟者於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滔惟憂愧之懷頗倍徃日耳

又

辱教拳切直如提獎痴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甘口以老母病瘧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



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  
乃煩難邪抑習之未久生處不熟邪舍此又似無所  
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此之便不知無大誤  
否終年遂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  
四字真言何敢課效日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與袁石浦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齋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歡  
喜何可言遍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况真  
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黃榜則  
僕更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迷謬與僕等  
能詩頗勝其兄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六休同游爲  
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信時有志喜詩  
舍弟亦踵韻今錄似佳什秀色可翫二令弟每誚家  
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弟過分耳爭恠得阿  
兄邪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魔未  
覺人謂睡着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呌號謔嚙  
絕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宜霍  
然寤也欲自在得耶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





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愈求愈遠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於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僕比日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面商之耳從來詩道大明派頭甚正至我朝向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脩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以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兪州諸體近鄖陽者輒佳使斐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及益其脂及藥垢並盡光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年進歲益本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沉沒在胸中今此自覺魏負如大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目前無知音者自哦而



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搆寫已得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集爲善板流行兄亦不須更寫也

又

弟初讀蘇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火之間雖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篇永道機七言猶爲勝地蕞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不知有陸况於徐邈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已一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值求爲買一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何異夢寐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爲一厄弟殊伏之而楊用脩大以爲笑用脩詩亦有佳者而論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兄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爲望

與謝開美

承於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氣



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  
幽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預習氣何地着  
脚見於熾然中消之便無於空虛中憂其爲有卽此  
惡見於山河上突起山河於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  
玉蟠也是謗自己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空花願兄實  
地參究莫掉虛頭祝祝四嫂復於今月初一日去世  
人生正討數年平穩亦不可得蓋此趣中本無安處  
躲避不得總忘不得惟當速求出離之術是要訣也

又

昨詣東江泛舟於湯浦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佳  
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儻有舟可通爲兄卜居  
莫善於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鑿叢所  
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上岳父商公

夜來尊候何似昨所欲言殊不敢盡退而思念彌不  
自安愚意以爲高年之有微疾如古鏡之有癩痕善  
用鏡者但當時加磨拂令見光輝照不礙癩痕不妨  
照寶惜護持自足傳世若憤薄蝕之迹施剗削之功  
恐癩未盡除照已先弊矣兄尊體所患乘衰而發若  
專意扶衰則患亦稍歇前用參附奏功大略可見未





試之醫未達之藥雖使奏有薄效猶慮後憂况效未  
可必乎乞垂察鄙言決之明卜一二劑後猶或未覺  
其損繼是使恐不堪昨侯景之喻可謂深切惟再三  
思之至望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俸蕪廢  
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雖  
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才刺骨但  
其悽悽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齒  
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

矣又於絕賓客不下  
旨膺合而世方持虜鞞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  
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  
傳則罪在我耳故哀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  
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深  
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  
爲恠罔而疑僕不宜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  
乎門下不以爲疑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  
出於夫人今茲而後僕且有援藉以信其至愚矣澹  
之一言乃入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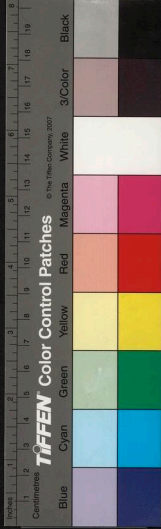
夙秉雅韻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  
世出世間之事放得下澹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  
言造請無期祗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

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  
則自難強同卽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  
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  
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舜仲

今姓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沒  
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于義乃順耳沙壅水泛如八  
沒便俱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臥水中十畝  
而九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吳中雖亦  
地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吾越終歲  
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阻  
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聞閩口疏濬  
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洩迤北一  
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事亟矣願委賢能佐貳  
蒞撤之儻未卽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如用芒硝太  
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三邑百萬民命



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且在且夕僕私謂校士雖鉅典比之救民緩急懸甚惟門下留意幸幸

荅李大蘭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志於爲學而懵焉無聞門下豈閔其愚又憂其卽於外教而思拯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人倫以爲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爲人故深疑而竊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旣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與何越觀

近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一字不緊切真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踰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龍溪亦曾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州李卓老合作三冊更妙龍





溪語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噴若并刻須擇其  
不悶不噴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嶼  
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遊耳  
聞新構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誦舉羸雖吾兄搗謙  
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未宏後可  
增改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末力難繼彼  
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無量愁苦耳事  
已決定事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酌可已者已之可

減者減之可緩者當之使常有餘財餘力勿以養人  
者害人至祝至禱昨過鍊洗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  
方丈卽弟家臧獲所居亦華於此深自愧慙以道德  
爲華美以宇恭爲寬宏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已量力  
亦世諦中要圖也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具悉精銳之意問於南來者知一二進  
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但生處  
熟此子熟處生此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不欺我  
吾輩心火熒熒思量分別殆無閒歇行而不及知知



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本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方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倒一句無義語時時提起卽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性的第一神丹一起直入的秘旨儘你自負見地高妙的亦儘是用得著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暗窓火送入鑊湯爐炭中去也幸與

諸弟姪共商訂之

與幼美兄

圓悟老人語較妙善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藏願精覽諦思之小叅法語書札尤易看也涼月平湖葉舟凌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弟覓茶具求炭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此涼處有佳况可過前茗也

又

第臆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



楊柳身遺  
卷之三  
五九  
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政偕杖履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比  
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達旦  
眠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避暑便是  
仙人不須他名利也

與姜養冲

僕病似隱拙靜困而求通似志道者而其實無若年  
近五十茫未有聞此不足畏者耳至驗諸心境之交  
幽微之地卽所稱身心俱隱神跡等超者豈易言耶

與潘庚生

鄂祠之會喜出意表直以歸興已動不能久扣周旋  
爲恨耳足下旣用詞賦成不朽之名而復操排比之  
文與寒生角尺寸竊謂非宜久矣何見事之晚乎袁  
中郎以禪屨詩復以律廢談禪僕二事皆不及而亦  
效之於詩耳取近代於禪甘居小乘所謂小兒法取  
小淺語真吾師僕之謂矣足下詞壇稍暇願稍留心  
反照何如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

別來又逾兩月旅中惟有老父母在念他無所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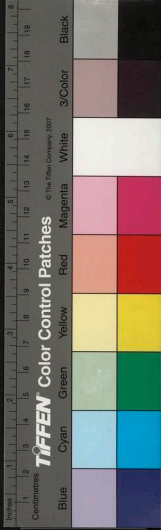




吾弟資性開朗吾無他憂惟以吾家世謹厚庶幾漢  
之石氏獨爾兄稍不類每自尅責終不能改稽生謂  
讀莊老益重其過宜是故耶然心中甚惡之不意吾  
弟殆甚金人白圭可爲良規居斯世者惟重密可以  
免弟子之職尤以謙退爲本千里遺書願少加意勉  
思此言何先生長者可法其談說多有自得當虛心  
領受吾小時聽師講授草草都謂瞭然捲卷之後了  
無所有今方知之也爲人所忌憚不肯爲說復將何  
及弟當以此爲戒舉子之義當先入體局調其氣脉  
使修短適節疎密稱情然後運之以新藻行之以古  
詞如入眉目髭鬚尚不能具何暇議粉澤哉吾庚辰  
歲從太倉劉師受其繩削及於痛哭是冬將京師諸  
名公便爾相許正吾弟之年也勉之勉之恢拓之才  
而加以沉厚蔑不濟矣都下束帶縮綬而馳者多有  
十八九少年勿復以昔日童心自處不勝惓惓

又

歲裏得信知弟已就姻殊慰旣已有室又處甥館甚  
非髫年比須凡百謙謹爲上吾少無絕人之性兼之  
弱稟懸力多病所攻展卷握筆日無幾何何所超拔  
於世而遽叨謬至此然自惟可以爲弟程法者亦頗



有一端吾弟所知見吾平昔於世紛稍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恣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數月不講執經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澀之苦所以得有今事者亦或由此吾弟明利過我而虛憍輕脫亦過之前書懇懇可爲良規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體然必鈎深極遠出之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涉熟爛不復可振救矣戒之戒之長兄既南還當議歸家少學長兄而能不廢課業弟必不能如我初第也

不可支諸凡不能悉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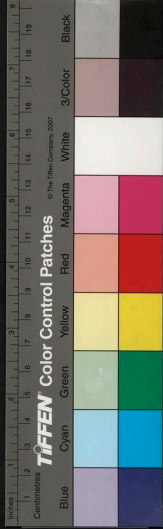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存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臆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境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



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必須有勝心老  
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旣披靡  
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曼曼乎難哉自  
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歸於自  
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  
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  
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  
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  
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  
領略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伍篇七篇一歲至  
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蹇拙懶  
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又

吾弟以弱冠之年能強勉學問何慮不就而以年長  
無成懼終身沒沒何志之銳而詞之甚也吾所謂有  
志者似不然無務速成無躁未獲則可矣吾年如弟  
時意見不廣其詞意亦大抵類弟然終無益反以取  
敗後此惑少解平日隨分作課亦不急急兩試時又  
俱遭疾病不欲入場爲人敦迫惟願了一項事得失  
之心已闕然矣其屬文信手填寫無檢點願望而反





得所求此吾弟殷鑒不遠也既得之後正復無大味  
讀書做人之事全未起手因笑向時迷陋視一科名  
爲寃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真可痛也  
吾弟聰明宜蚤悟蚤爲勿似而兄也閉門造轍出門  
行萬里言科舉業者何必京師乎學於四方者曰聞  
見在京師也之京師者曰翰林也又取其有時名與  
其曹所推者則其人吾見之矣其未必足以裨於吾  
弟也亦或然矣但善飲不必登糟丘能食不須倚屠  
門吾鄉多君子其有告吾弟以不足者卽名師也譽  
爾諂爾者不以爾教者也不然則無以勝弟者也善  
爲文者自古以來凡數公爲衆子義者自明以來凡  
數公吾弟欲開拓見聞爲法程師匠豈有不足顧不  
肯耳大凡看人文字須知神表吾同年郝楚望諸作  
能沒棄絕檢恣心橫口枯者必腴死者必活直透此  
機何題可縛何世俗非譽可動哉

又

近課何若稍得寓一目於古人否吾向時爲流俗所  
註誤意亦薄唐宋以下文今略看之多所賞愜以此  
爲小進蓋吾弟讀古書能得其符會處千花萬艸總  
出一杼則知白雲黃澤卽今山歌科斗篆籀法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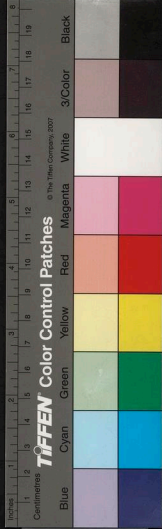
佛者集卷之三  
佛尚何古文時義之別乎不通古而欲襲今如拾人  
敗繒可作錦段否

又

最上一乘法門雖飽參者宿未肯信向我母向年一  
讀壇經卽有領入處非夙具靈根豈能若此昔張魏  
公母秦國夫人於大慧狗子無佛性語下得豁然大  
悟故知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聞見自塞自礙  
耳世尊法華會上止度得一龍女約而言之只有信  
得自家及便是許多絳索只爲學者無端捏怪不肯  
已云所以三乘十二分教有種種說不知者執爲

實語轉以爲難入非諸佛祇接引本意也我母若童  
下信得自家是佛每日禮拜持呪與量柴數米俱是  
自己佛光明自己佛妙用無是無非無二無別只此  
便無生死便無涅槃便無凡夫便無諸佛矣吾弟可  
以此意時常宣說壇經外惟圓覺經直截明白弟可  
順文解說與母親聽之吾比來亦少進每看經語覺  
與舊大不同亦一驗也弟亦當努力精進三國演義  
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不許上前是參禪妙  
訣

又



近有一奇聞令弟知之蜀太宗伯李棠軒者長兄座  
主也去秋李公子應試成都未放榜先歸於山谷中  
遇一風道人攔馬首大言曰你不中你不中馬某已  
作解頭矣李不勝忿欲毆之道人笑謂曰你莫打我  
我會稽陶與齡也生惘然不知何故然素熟我名怪  
其相類歸以告宗伯公公曰嘻此吾南都所選士而  
今編脩君之兄也死矣何以至此哉因大驚愕及開  
榜目李果黜而解元真馬某惟哉惟哉豈吾兄真不  
死邪只解而去邪死者形而有未嘗死者馭煙雲而  
遊八極邪人之所悲者死所慕者神仙之術死而仙  
是以天死易長生天死者其假而長生者其真也  
至此悲矣而烏足悲哉此事同見者六七生而聞而  
傳者盡蜀中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也真邪妄邪人世  
浮幻豈可致詰形神兩僞夢覺非實長生短死俱爲  
寐語吾烏乎冥吾悲喜哉然亦勿以語人所謂癡人  
前不得說夢耳

又

世人多言風水能爲禍福不可不竭人力吾不謂禍  
福之說爲妄而決決知其人力所不及買妾喻甚切  
吾又有一喻如舉子入場屋命運若利惟取悅主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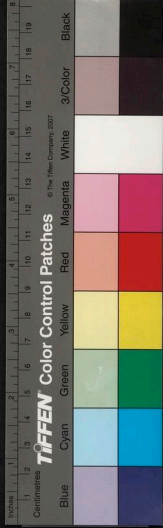
兩目卽成進士矣若欲徧持所作盡有目者使皆譽而無譏天下當無一中選者况三百名邪新地惟當與一二知者決之不必博謀然覓一二真知者恐亦不得奈何奈何知其不可奈何則命也

又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未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且消釋拘累共逃於形骸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時於腳根下體究必有曝然啐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生退屈豈有長進袁公亦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人踏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僮僕禪耶此事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情解不知是無記故謂之向上一路不通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的吾弟正月書勉我甚是而自安於不能知真妄生退屈也退屈者是沈萬三道貧妄認者是鴉愛子馳求者是東宮太子讀書應舉皆可笑也暇時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研不可放過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

吾本懶人投入鬧市百冗交集兼以代言之職應答不遑意甚苦之近東朝初建講讀俱應備官應補者



五人而吾資序居首深懼不免若兼此任則勸講演  
綸一身兩役身心之瘁可以逆知奈何奈何慎軒諸  
人舊有講會其人率醇篤者但未見可爲吾師資若  
已者處難得宏益亦可懼也

又

王性海已至此六七日矣此兄戒定成就又有警地  
處不獨今日少比恐以前諸老未有及者卽見地相  
同而行履保任亦須讓之吾輩對之只有慚愧一時  
以會俱至誠君子然恐是未得弟秀才以前前書有若  
之恨若性海兄則不特過武且有天高地蝮之隔  
矣斷是及第後人矣恨吾弟不在此耳聞袁小修亦  
將到朋友之盛一時獨絕所苦者爲職務所嬰每日  
盡幾個葫蘆便已過所謂終朝擾擾竟夜昏昏徒有  
羨人怨已一片熱心較諸索居時覺有數分閒意三  
月用寶後可漸息肩當打併身心效頌西子不知得  
無虛此願否

又

卓吾先生雖非真悟正見而氣雄行潔生平學道之  
志甚堅但多口好竒遂構此禍當事者處之大重似  
非專爲一人卓老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



官也有逐我者且夕卽行無之亦當圖抽身之策大  
約不出此歲月顧身外之物已無一足戀獨分內事  
又斷非鬧中所能了者昨與六休書言學道之妨於  
官猶居官之妨於學兩妨而兩無就又不若專心勢  
利者猶有一成也此語良不欺弟當早晚待我於稽  
鏡之間耳王大行直是生知安行之流其於三學俱  
不習而利恐前生有果位中來不獨如戒公作了瞻  
也趙太常苦心旣久新有發明大有自在處俱非吾  
輩可望其塵影者大行稱靜虛所見高於太常雖非  
人微亦駭馭乎逼真矣吾所苦心雜非深居屏繇必  
不可使有高官美譽沮沒十年豈復堪料理邪近日  
工夫雖不專一而慚愧剋責之念頗真視官之有無  
覺不甚輕重於衷正好趁熱下力也

又

卓老之學似佛似魔吾輩所不能定要是世間奇特  
男子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掙而言者猶曉曉不已似  
此世界尚堪仕宦否慎軒已上病本得 旨照舊供  
職隨與坊局諸公同時遷秩而吾亦在內翰林官以  
五品爲尊吾外度形貌內揣材能斷斷乎可以止矣  
時下討冊封差十已有七八分可得第畏炎熱恐舟





中難住當臨時消息也

又

昨會都定字令兄詢知其孝友事因默愧恨若吾輩  
真粗人耳凡避勞好逸皆病之大者而向來反以爲  
佳此大錯也定老去時無大疾自寺中昇回端坐而  
瞑但口言大是奇事想是淨報現前與申拳拳勉其  
嗣子又言造化已在吾手去留儘由得自近必源欲  
梓其遺書大似撒得開者生平無虛費工夫故能如  
此耳

又

貧富雖有數存然吾不患貧患無以處貧與共貧者  
須有貧規模與貧內助卽顏氏之田亦足以給簞瓢  
而供祭祀矣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婦與四十官婦  
爲人儘柔和近有福而不能纖查照管則同若我又  
不足言今日罷官明日恐餓定然之理必當另打一  
小小規模拚人嫌恠庶是長策耳

又

傳司業見地甚實同年中所無得渠來意氣精猛數  
倍深悔他時悠悠無成此件大膽亦不濟小心亦不  
濟如羣盲共行雖有勇怯終不若眼明者便利明眼



人行路小心大膽俱不足言矣若向往而惟怯擔當而鹵莽其病一也

又

自信一語極是極不是但自揣於生死上確然去得目前夢覺上去得得失毀譽上去得不依怙四大不依怙六塵緣影空虛中自形自色方說得箇信字耳宗風淪昔極用心有得者亦祇是七成八成性海行解甚妙一二公案商量輒可笑之甚不知何故信乎不是小可法門也

又

此間諸人日以攻禪逐僧爲風力名行吾輩雖不出名彈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攜手而去吾意輒欲先發而時入夏候舟中暑毒易生疾疫老母在堂識者僉云毋重名輕換至秋涼斷斷行矣名場難入青山白水是吾故物閉門二三年打併此事雖未必徹去亦有所成勝悠悠火宅中多矣所惜者諸友皆一時之雋相聚無幾輒復散去勝緣難合深足慨歎王性海已討差慎軒杜門告病皆半月內行矣石梁太常泊墨池兵部大約是秋間同發也王趙居處非遠後會尚長惟黃巴子一分袂便是隔世可恨



恨耳性海真修真悟與向來一派大遠明歲渠約定  
至吳越弟叩之自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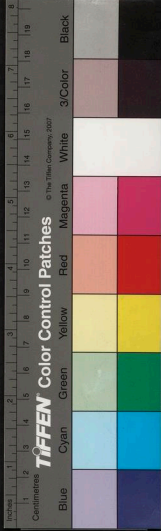
又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深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  
言闢之矣卽最深如陽明龍溪之流恐人之議其禪  
也而亦闢之又何恠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  
許其闢何者以其名教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而後  
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闢  
佛則儒生輩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  
二字誘之也明道雖只闢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  
變其剛人亦遂歸於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於佛者  
乎吾輩只是無真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段決了  
胃網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惜邪

又

兩日前得淮府矣來回不上一年跋涉可厭然以身  
以世以時事以親心以友義以便於學道以進退不  
終日之幾皆宜速不宜緩又得乘傳而行免借關擾  
郵傳皆便計也袁中郎勸我無出今始悔之劉幼安  
勸我韜晦今始信之然早能抽身猶不爲失策耳

又





黃宮庶至公安會六休兄弟云大穩實脫灑一番疑  
後自當有一番著落也春間其家人夢石浦公對乃  
翁言慎軒不至兒不行此及玉泉則葬有日矣其二  
弟遂邀慎軒題主公安人比之范張真是奇事吾三  
人者必空王劫前有香火情而會聚不久輒爾分散  
生死契闊言之痛心海門先生及諸社友佳否幸爲  
致意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真餘悉假僞正會時不可  
艸艸匆匆也

與湯霍林

周少宰先生附至翰貺深感存記積毀之後身名兩  
全以足下事益信有天命居易者真巧行險者奇拙  
耳僕歸田來頗適老母懷抱亦大舒展惟不廢參藥  
今力尚足辦也家居雖力求簡靜而人事亦復不少  
入山中淡月復出出輒牽率不易入足下高枕大槐  
安國中亦足避世不必言解組也人生歲月難得一  
生中又最不易得閒能閒者復難其人然以難留速  
往之歲昔而徒供媮惰尤爲失策僕與足下所交劬  
者何在耶思之母失時也古今典章此詞臣職業深  
日須逐項定課程料理之與同心者共講求之尤佳  
此非迂非俗正如州部吏事繁牘耳若昏昏莽莽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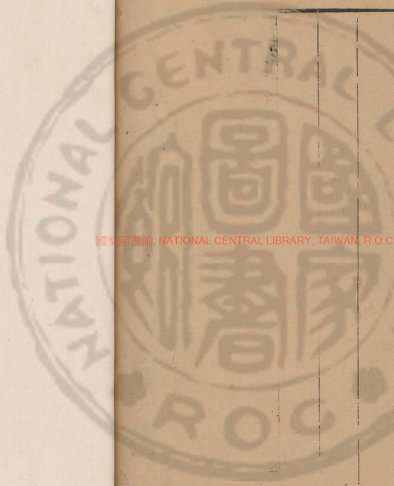
度日子此乃迂俗甚也春間以母親久病走禱於補陀而都下盛傳其溺死大可笑然海行殊佳政足一死其寬者纔若錢塘餘如湖如沼如港如汜大略行兩山間無甚危險其間城郭村墟佛殿僧廬之盛有盛於海內者信偉特之觀聽浣濯垢塵開振襟宇之壯游也足下聞之爲神王否秋間擬入台宥以故人爲守稍不便且中止欲俟其上計時往游然明歲事亦豈易定哉從姪崇政攜室北游入胄監其室又僕女甥也此文僖孫幸時時教誨之諸不一一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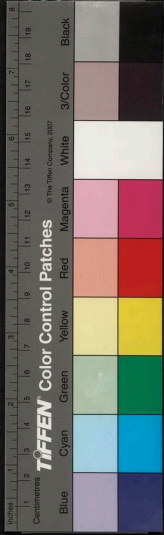
令弟以秋仲舟行謂其緩也當就陸走者寄訊而遂成蹉跎至九月盡復有台宥之游所至皆足下舊跡惟江中孤嶼及仙都石笥諸勝頗爲創獲然病夫眼前無事胷中復少憤恚不平之感所樂當倍足下往時而我旣非子焉知子樂之何如耶擬作記語患題目太佳又怕出手草具寄奉一笑耳近日意緒何似讀何書作何事業所嗜樂何在有何交游幸一一示我僕比來無大長益惟反躬訟過之念時在寢寐鬢絲縷縷儻終無幡然之日竟爲虛生用是憂懼耳老母舊疾覺去七八辰昏相依近又取小舍弟女女之



時一撫弄此皆現前之歡也紹明已得補官去但出  
春明門卽是樂邦矣舍弟想時時相會願賜教焉外  
姪邵武令入計附問不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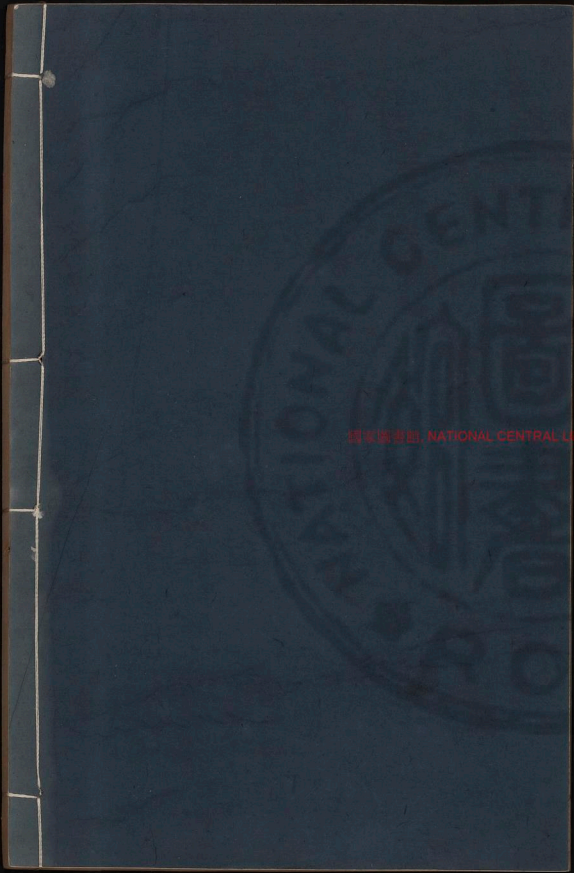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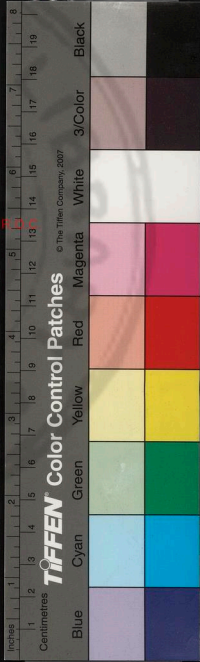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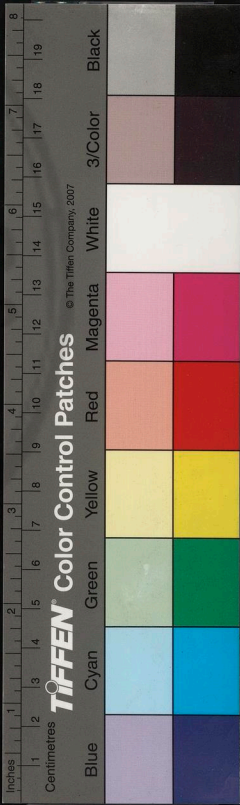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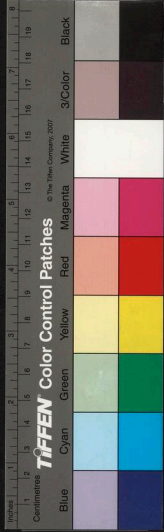




3464721 v.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菴先生集選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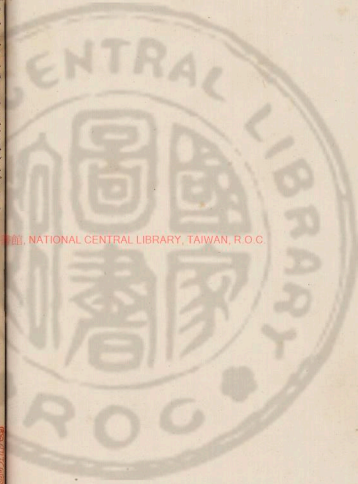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著  
同邑陸夢龍君啓甫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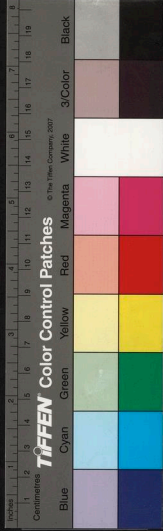
論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應天程式

君子之待異端也在審其勢之難易而修其救之之  
術人心之趨於異若水之決也修防可以止微滂辨  
言可以糾顯慝苟其氾溢之甚依托之工而吾所以  
爲禦者將不足恃則當循其本以求之本也者何也  
性也惟性則常治水者幸以性之必趨而聽其害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爲衰止則滔天之流固可以不終月而潤善治人者軌之以所自正牖之以所自明至於真心奮僞習衰而邪正之辨瞭然在人心而不惑蓋當下常善者性固然也夫常之勝非常也久矣循本得常君子所以弭大畜已大惑之要術也昔者孟子著書明道關異統真於上下篇之終皆致意焉其於楊墨直辨之而已不給則引天下共距之而已苟以爲辨之而力則言語之末固足以收救寧盪滌之功故於師攻討之兵也於療湯熨鍼砭之法也至鄉原則置勿復辨直曰反經耳於師則守而弗攻於療則姑養其正氣而弗藥此何說焉蓋天下之大患二有翹然之患有靡然之患楊墨之道令人勤苦刻厲曠宕高舉其說足以鼓衆惑世以成其偏而惟其偏而不舉則固有遠於人情而不諧於世議者矣故爲之者久則逃逃則歸夫鄉原固所托爲中庸之學也狎於俗甘於情爲之者久則彌假假則彌安楊墨氏持其獨是必以犯天下之共非而鄉原則藏於天下之無可非以成其獨是夫非刺之所及者正論得而匡之微言得而折之苟其匿於無非與刺也而又誰與辯哉草木之拆於土也皆取怒生之氣以爲萌芽使至於敗爛則





天地固無以施其仁士習之靡然不振蠱壞之象也故君子思以亟興之興之而不得其術則人固不可馳驟而使頓蹙而令吾從計惟動之以油然而不容已之機而後可以夸其靡然弛壞之習故振民育德反之於所同然之性性也者恒心也常道也仁義禮知民秉之爲彛日用飲食民由之爲質是之爲大經天下固莫有善於性而可欲於善者也人情之追欲也訴訴穰穰無成而自趨無約而自固於道則不然旁溢焉以求異退次焉以求安若有所大苦而不肯從入者多矣此非民俗之陋而司教者之責也先王之立教也陳之藝極章之軌物敘之彝倫播之經曲以閑其邪思作其惰氣而未已也又爲之操縵博依誦絃之節象勺之舞自成童時而肄之至終身弗去蓋其爲教三而詩與樂居二焉由今以觀若以爲迂緩弗亟之務而不知先王所以爲此者凡以動其油然之衷令見可欲而嗜進於善耳故曰一年而視離經辨志辨志者興詩之始也興則樂樂則生至蹈之舞之而不自知則成焉自其興詩之時旣已離經而弗畔故卒也馴至於大成而弗勞盖有吾性之經而後有詩禮樂之經詩禮樂者聖人所以振育天下以反



其性之善物也孔子蓋退而修明之當是時吾黨狂簡之士皆超然有嗜於中而囂囂然有慕於古者所謂見可欲之善人歟善之具於性而無由及也堯舜蘇之未燎也及其既燎則勢必不可復過故命曰進取進取者興之象也堯舜之道堂皇也通乎性善而發軔於欲善欲則興興則進進取則可幾而入所惡於鄉原者為其安而弗進也弗進則終身焉而不可入於堯舜之道故比為盜賊名為邪慝以嚴誅之吾嘗跡而論焉鄉原所為忠信廉潔足以招眾好杜辭非則其行似高而祿似峻雖未可語於嚶鳴之

社而亦甚類乎不為之狷夫盜賊凶德也邪慝醜名

也舉而加諸鄉人皆好之士不口甚乎及徵考其雅鄭之殊而深辨於朱紫之似其存者固大異矣人性之善也生而直故不欺生而醇故不涅凡忠信廉潔皆人生而本有者也狷者知性其不為不善也欲在己鄉原不知性其為善也欲在外夫苟外而鶩之舉貫徹古今之大用供媚世之短圖資合同賢聖之真符為盜名之細具其行似高其術彌下其節似峻其情愈柔故命之曰闕然蓋以斯人者婦寺耳而天下方靡然應之遂至蠱壞而莫振則謂之賊德也固



宜昔孟子稱堯舜則道性善標神聖則首善人性也者經之說也善也者正之說也欲善也者與之說也性同而術異善同而習異堯舜無以殊於庶民庶民皆可為堯舜則同衆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異統異莫若同救異莫若常此君子所以亟反經也雖然同可以治異而不可以治同常可以救異而不可以救常聖人曰同鄉原亦曰同聖人曰合鄉原亦曰合聖人曰中庸鄉原亦曰中庸我同其源彼同其流我合其同然之心彼合其靡然汙壞之俗大既同矣同所不能治也既常矣常所不能救也故莫若反經而習民各喻於所大常大同大明出而小明熒矣大常大同者與而小常小同者隱矣此又聖賢拳拳之意也益同異所不可詰而真偽能辨之君子而誠欲混異致同肩世道之責退而求諸性焉而可已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乙未會試程去

聖人之道率其性之自然中而已矣中也者常道也天下萬世人皆有常道而聖人亦何以相傳為哉道之傳凡以為賢智者設也賢者智者世所謂非器之人而往徃思以非常之見行非常之道而不知聖人率聖之中體道之常未常異也好異而違其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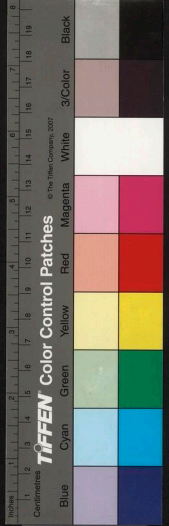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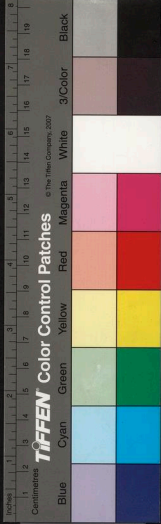
非道也豈惟不可以近道且誤天下而入於非道聖人欲以常道覺天下萬世而懼有非常者害之是故聖聖相續心心相領要以衛吾常而不使爲非常者所亂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子思所爲作中庸也夫唐虞而上蓋未聞道之名非無道也人人而道也又非人人能爲道道固在人而未有以害之者其民侗乎不識不知而未有驚然自賢自智之意以不有故不離無翳之而常明也無壅之而常行也時至唐虞言則巧矣恭則象矣圯族者譁於朝而棄馮洗耳之朋奮於野皆矯爲殊絕以自出於嬉遊耕鑿之民而天下始不能相忘於道則堯舜所大愛也堯舜憂之而身所爲者則禪授之事其迹類於輕天下而與棄馮洗耳者同魂竒之稱天下無乃眩而不察以目驚於竒而道滋晦則其憂益甚故大聖相授大寶相傳方天下注目屬耳之時特揭吾至易至簡之道而名之曰中若曰道止是耳即以之治天下而可矣爲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爲天下不知道心之妙而述求之也故曰惟微道心者中也彼出乎私智離乎天真適中而失正者皆人心也中則安非中故危由此言之道固簡而事道固易矣令天下得吾



說而憬然悟也庶幾翳而復明壅而復行乎是二聖  
人之意也然聖人以人所共由者名道而後世遂以  
爲堯舜之道以人所同受於天地者名中而後世遂  
以爲堯舜之中夫既舉中道而歸之堯舜則堯舜慶  
其有而已當其無於是以致衆人望聖人不能無駭矣  
以衆人學聖人之道不能無難矣蓋自夫子沒而微  
言絕索隱行怪之士無忌憚之小人幽渺以爲無倪  
狂宕以爲不滯皆挾其好異亂常之資竊中以自肆  
而中道復晦於世則又子思之憂也於是不得已起  
而爲之解曰夫堯舜相傳所爲中者何謂哉不遇唐  
而已庸者自然而常然大同而無異者聖人盡之衆  
人由之初非有增減於其間者也吾求之於性而天  
實命之矣求之於道而已實率之矣位與育至遠也  
而中和則邇參與贊至博也而盡性則約刑百辟平  
天下至彪炳也而闡然則淡經者九重者三至繁鉅  
也而一則精人人道也故夫婦而與聖人之知能物  
物道也故爲魚而察天地之上下譬之日月自明江  
河自行吾直無翳之而明矣吾直無壅之而行矣而  
奈何賢智者之過求也賢智之士其慕爲聖人也必  
甚甚慕聖人則薄常人也亦必甚而不知舍常道以



爲聖人是必不至之術也非獨不至而已旣薄常人厭常道必且銳爲名而勇爲異舍四通八達之途而自馳於蓬蒿棘荆之境言行本庸而巧立竒詭道德本達而強生徑竇登高引臂以相招號令後之豪傑者聳惑並趨以至滴性斃命而不自知也此其初亦常有意於堯舜孔子之道而乃離中以爲道亦有意於堯舜孔子之中而乃離庸以爲中性非率其自然而道非道其常道遂以爲中道靈可怪也歟若夫愚者雖不及知矣然而與知不肖者雖不及行矣然而與能其與知與能也而道在即其不及知不及能也而道猶在何也愚不肖者一能明道行道而道固明且行彼蓋未嘗翳而壅之也然則聖賢爲吾道慮所以在此而不在彼亦可知已昔者孔子之在當年門弟子不能知也天不可升日月不可追而躡而子貢至以夫子爲日月爲天夫子無如何也故曰吾無隱乎爾以爲天不必升而無適非天日月不必追而躡而舉目皆日月耳夫以夫子之聖與子貢之賢周旋一堂之上而不能解於無言有隱之疑蓋不悟夫子之本無異於人與已之本不異於夫子如同戴一天而共一日月也况其他乎甚哉人之好異而果於離





道也此子思所深憂而中庸不可以無作也雖然愚不肖之知能道矣道其知愚不肖何顧世之可與任道者終賢知豪傑士猶之江河以汎決爲害而滄漑負載之功惡可少哉使豪傑之士一旦釋其好異之行而反於常道則斯道之負荷必力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噫世無室道者聖人固無憂乃世無任道者安得不憂夫使賢智之士無室道而任道又聖人意也故曰道之傳也爲賢智者設也

策

癸卯應天程策

問詩人之俊彘騷人之精深皆博文君子所宜盡心者也孔子言詩可以群可以怨淮南王安亦稱小雅怨誹而不亂爾多士習聞之矣今詳考於詩至南山以下其閱世論交惡讒之說辭遂而少婉旨盡而無餘蓄其所謂溫厚和平不亂而可以怨者安在乎繼詩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其志潔其稱物芳茲固淮南所舉以並雅者也今騷雅具在其同與否可得而聞歟夫詩也者學以事君事父者也而怨豈子臣之道哉然孟子以舜爲慕以小弁不怨爲䟽例以事君將亦有不忍於䟽而迫於慕



者儻亦無害其爲忠耶忠之屬二有忠憤者有忠  
愛者憤者將離群絕類自托於孤芳而愛者必憂  
惕號呼求儕偶以圖其濟故能怨者必能群而不  
能群者殆未足與言怨也然可以愧爲人臣子而  
愈疏其君父者矣士行有用世之責進而事君退  
而交於朋友必有道已願聞所以先資者焉

執事策士至終篇慨然詢騷雅之同異群怨之可否  
若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  
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憫之以忠勸之以義教  
之爲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概而願並談之矣絃

之從者無懦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  
豐鳴豫之日愚又恐言之怫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  
嘗聞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  
者莫如夬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  
諸君子者宜可談矣而圖之矣今觀其象爻之詞一  
曰乎號再曰惕號其群之未合而叫呼以求之也若  
戎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群合其交乎則又曰不利  
卽戎蓋天下有難猝犯之機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  
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合每  
致意焉復言朋泰言彙至壯則憂之夬而深危之矣



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踈耦俱生軌  
甘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群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  
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鄰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  
者翩翩然來矣易戒軌也故曰孚戒踈也故曰惕而  
總之曰號易所謂號殆詩所謂怨叫呼而懼靡應也  
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國  
忠誠懇怛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  
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  
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

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爲小人也而  
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詳  
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  
踈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  
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忍居其踈哉踈之而  
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  
即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不可  
之辨耳愚始固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  
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  
爲之解也閔世而虺蜴也絕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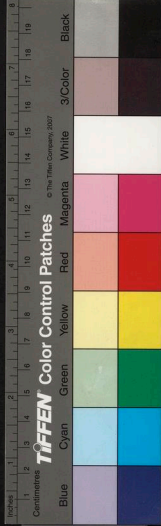




豺虎也不已甚耶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諱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及反覆其篇章納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盛色疾詞而意終長厚者有嘖嘖於脣吻而輕薄跋險之態已畢具者稱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之於我天也其譴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已誠信以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餼之變有翦爪藉茅蹠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耶獨計楛楸之勤膏火之耀人力固有可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漑之微蓋猶足以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宛而求諸已者甚棘慄倦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羨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傲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通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恐其不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丁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簸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靡恒於色猶名臣子邪苟其動於



慮而怛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固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已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懟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已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惟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成以居而已夫旣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悵焉夫君何憤耶藉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旣邾矣猶與其還而過我也旣聽之囂囂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芻蕘之賤而望人以箴壙之和委蛇繼繼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詠之憾佗僚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



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媮，其智者固已歎牡膳烏若禍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屑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届，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媮，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鶉胡以爲利也；玄陰嚮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蠶蚶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於一朝也，若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於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甚也。將同室之鬪，交關於敗，攘撓揀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颺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羣，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仇仇彼有屋，葺葺方有穀，葢傷之也。夫酒榖偃息，何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廟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云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媮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

勤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





震聵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  
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悃憂國奉公之至者不  
足以語於此蓋有真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後有  
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  
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  
之也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嗚呼山奚潛而雲藏水奚咽而塵揚噫茲遊之未遂  
兮奚溪與山之非故常也目愴怳耶魂彷徨耶天無  
光耶哲人亡耶昔歲在己拜公於堂公撫予言念子  
壯強且無公朝宜澤而虺予拜視公公懷楚楚辭客  
孔其閱世則苦慷慨中觴涕下如雨伊予小子前跪  
致詞盛衰有塗憂樂有時壯勞經營逸老在茲公默  
不言顧我而唏公來會稽黃衫葛屨不我肯留三舖  
而去轍跡所經人傳其處閭里之榮播在童孺維公  
壽考維小子愉作歌繪圖載脂其車孰摧我輶丘嫂  
告徂慶與弔與爲門爲廬存與逝與其實其虛公去  
速耶予來之徐初筭之娶方重之孤蕙帳初空門庭  
已蕪一日之淹千載之逋有山心盲有水自枯嗚呼



明初集卷之四  
哀哉藏潤后土回春於天昭蘇萬夢舒洩勾萌踈土  
求潤朝天覓春雖有辨者不得而云德旣普矣而功  
實泯此公大業所繇無垠泰山之陂跛牧其上河曲  
千里浩然東往其曲其陂小人所罔稽天薄雲君子  
所仰公之大節乃高乃廣俗冥無知孰識其大曰厚  
曰謙徒測公外進退雖巨於公則小社稷之功耳目  
之表公實知予予豈公知拜公几筵以慟吾私嗚呼  
悲哉

祭李卓吾先生

先生沒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於塔院  
旣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於是屬其友人王贊化修  
伊瀋之供爲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獨游獨  
行獨語目如辰曦膽如縣瓠口如雷霆筆如飛雨萬  
螫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亡其箸於戲先生人  
謂竒敗竒亦何病蚩蚩者氓自投坑窞從窞笑山謂  
山蓋峻山謂窞人子言非正等不平耳隆窪孰勝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蜉所屯或窪而川或  
凸而巔或墜或攀不能寸分匪居之陂爾見爾聞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氣聚必墳岡陵峙焉流盛必喧波  
濤以奔誰云地夷而靡高原誰云川恬而靡浪翻於



戲先生大鵬九萬風在其下目無川陵蒼然曠野平  
與非平誰非平者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  
談駟馬於戲先生荷澤妙門姚江正合法法全真人  
人證聖我說無音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  
戲先生爾賢爾才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  
大士言吾不輕汝汝當作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  
則憑怒打擲詈罵以爲笑侮於戲先生呼牛馬足謂  
麕狼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麟胡爲弗疑軒  
圃虞田胡爲弗來於戲先生民尊厥聞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詛盟矣聽何譬羊蟻何親貿首之爭匪  
地匪城於戲先生愛夢憎空收光斫水塗割匪殊狂  
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祭董父所先生

嗚呼先生之於其先也如渥洼之子驪陽之孫雖毛  
縮尾焦而識者能鑒其種先生之於其後也如河阨  
龍門江吞澗雖嶮嶮熾沸騰而下趨益啗其流其卓  
然擅經術於一家也如齊斛律氏之射唐實氏之詩  
父子兄弟之間每相師友其歸然爲儒宗於斯世也  
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裨奔走之役或至王侯若  
夫茹納十經洞沿三史學海文江言泉筆綺養叔之





射百發而有餘巧舍人之驍十反而無遺矢才與命  
仇志將時詭長轡局於短轂壯心悲於暮晷松蟠鐵  
屈剛直之氣未回薑老桂殘芳辛之性彌厲胡溘盡  
於一途輟良圖於千里齡於先生尊惟伯舅昏姻孔  
云載世彌厚維公父子我師我友嘗唱和於短篇亦  
淋漓於杯酒憶篇成而意得時酒酣而氣振觀雄襟  
之忼慨驚捷辯之如神每虛來而實反或小叩以大  
鳴老成逝矣誰爲典刑維先生之晚悟聞至道於真  
師亮神理之無盡庶彭殤之可齊既生死之二不豈  
榮枯之足疑然則先生旣已騎雲馭風徜徉於無窮  
之宇不結之鄉矣而吾徒乃噉噉然瞻素旒而情悽  
攀靈輻而淚揮由先生觀之蓋如醒者視醉而離索  
之笑昧也惟昧與醉之不可猝悟兮又安能以於表  
悲

祭寧國友人代

嗚呼稼者必穫樹者必食其然也邪晚穫多粟晚食  
果腹其然也耶自君系行以有令子方猷之年英問  
邇起者宿請交丐以牙齒君曰予祖父宜有茂祉余  
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我越鷄化  
子鵠邪旣歎我門旣授我館于涇之陽前聞是纂亦



有良朋維六七公並鶩健翮俱振長風之子也材而  
辱泥中遭時不辰君實齋怒曰爾無良忝我祖父長  
蹠請謹情深辭苦匪惜於命廼孝廼慈不酬於人遂  
爲鬼欺殯傷煨燬庭檜焚芝迨君之仕佐離大官旣  
倅廬陵薄遊寡歡蹇蹇申禍長嗣繼殘宦廼益貧老  
廼益單茹哀告終輿人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  
茂名譽孔章職維其友君祚之微伊余之醜貽謀旣  
臧樹德滋厚不丁厥躬不馮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  
否維故人故酌茲卮酒尚饗

祭外父

萬曆壬寅冬十月廿七日外父大理寺少卿嵩陽先  
生訃來京其子壻陶望齡方備官端府聞信驚隕旣  
甦亟走郤武令所爲位哭拜十二月朔日戊子郤武  
君歸廼屬以牲醴酒饌之貲爲詞以告於先生之靈  
曰嗚呼予生之幸也內怙吾父外公倩也層宇連林  
用庇蔭也褊襲重裘服廼盛也入保出師順以聽也  
嗟茲汨矣棄予路矣靡室靡衣裸而露矣靡訓靡誨  
莫予護矣嗟公之殂又靡父矣方公珥毫用表三轉  
予以童昏來從公處原泰山苗爰先化雨尺莛時投  
洪音畢吐公舍我愚而貴我專蠖化而黃絲染而玄



以滴以涓以澮以川公曰可矣嗣爾無捐有試之言  
若鑑在縣曰是當然既乃誠然蒙允其精厥始則嗚  
孫薪在荷頰巷屢空公撫予言譬女而雄我飯我漿  
我室我宮蠙食於壤魚飲於江莫適爲違皇知所從  
嗚呼大易之義君子爲陽其德舒開不主闕藏風日  
其昭雲雨其翔生長滋榮則維其常笑電轟雷剴而  
起矣驅陰盪氛倏而止矣天晶宇開厥維始矣吁哉  
我公亶其似矣三齊七閩介其祉矣陽德恊天報之  
亨嘉迺麗於公迺大於家根幹之豐縷葉之擎維桐  
之孫維蕙之芽附茂青生亦蔓而葩嗚呼生理靡盬  
匪在匪徂陰凝轉結迺死之徒惟公仁人神明與俱  
大羞而終乃反於初疇星駕風周覽太虛逝者何傷  
生者以吁送我及舟恨恨其音愼爾功名予疾旣侵  
眷言踟躕視我於今子之往矣我形子心悲哉斯言  
涕淚可禁薄宦寡懷夢還千里拜公登堂心愉色喜  
舍杖而迎謂疾良已啜焉寤泣風鳴牖紙悲哉酌公  
言竟於此嗚呼尚饗

祭姪壻章生

嗚呼誰令君而無年誰令君而無子天邪人邪天固  
然矣人固然矣人欲永年者謂生長耳欲子者爲生





計長耳然生固至短知其短則不必復悲其至短之短也生固非長知其非長則非無子者之獨短而有子者之獨長也君之初締姻於我也君有祖妣有父母予亦有兄有嫂媿未成言而君慈親告徂矣采方及吾門君之祖若祖妣同月殞矣愛君者有若三人者邪而不能留其愛君之身以愛君君始來也體羸而少飯吾嫂深憂之形於言色吾兄雖不至如嫂固憂之矣無幾時而吾嫂沒不數年吾兄又沒又不能留其憂君之身以憂君也人之生固感矣人之與子若孫若女若壻固然矣君雖失恃而上有賢父父之於君甚重也君父不幸又捐館君爲長子所繫於死者生者君之身尤甚重而又不能留其尤重之身悲乎痛哉上有未葬之祖若父下有隻身孤影年少之妻君在而生者恃以生死者弗死也君今死而俱死矣窮凶極慘併在一時殄絕夭折併在一身仇君者聞而心折怨君者見而涕隕况痛楚相關如予與予姪者邪勞至者反歌怒深者反笑傷之至者無淚泣之慟者無聲吾推之天而天固然矣推之人而人固然矣與君處十餘年而骨肉之親逝者如斯則人之生果至短天之殺人若戲劇若侮弄甚輕而非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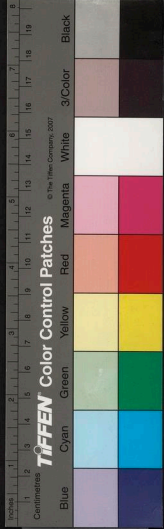
君何尤乎且壽與天多男與殄嗣爲有生而分者也  
君死矣有知無知俱不可知然無知則無知矣何羨  
於壽何羨於多男有知邪則知者固不待生而延不  
待子而續也何病於天何病於殄嗣君茲且歆予肴  
果飲予酒曠然御風騁氣遊於逍遙而勿以天死無  
後嗣自傷予固信君之必有知也

傳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做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雋高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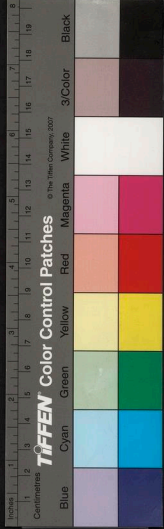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  
筮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矐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邪試爲之退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何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



乃呼涓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  
又隱涓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涓茅公雅意師荆川  
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慙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涓性通脫多與群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涓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嚔囂不可致也公  
聞及稱其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  
無敢仰者而涓戴敝烏巾衣白布潸衣直闖門入示

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涓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諱然

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  
宗憲被逮涓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  
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涓爲人猜而妬  
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  
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涓  
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  
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  
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  
憚貴交似傲魚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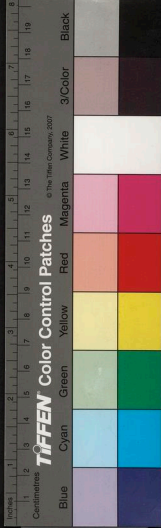




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儼  
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  
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  
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  
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也  
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  
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  
關時輒踈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  
較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  
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撓  
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  
數年獄事之解張官諭元怵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  
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  
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乃耳今乃碎  
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  
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  
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  
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惟恨之晚絕穀食者十  
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  
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裘



被下及所發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  
其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  
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  
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  
賣殆盡憫筦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  
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  
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  
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  
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  
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  
貢士也公心輕之志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  
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其歎渭無  
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  
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王於選  
筆大槩訪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  
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  
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  
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  
也土人諱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  
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



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  
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  
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  
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  
飾節目然跡其初終益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  
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  
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  
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唳喧汜溢  
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  
人袁宏道申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  
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申郎者其亦渭  
之桓譚乎

譜傳

姓系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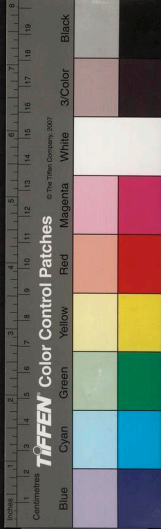
陶之先譜異其說風俗通曰氏於事則巫卜匠陶唐  
柳沖鄭樵祖之而陶氏夷於工技晉徵士潛咏其祖  
德有大司馬沂於愍侯以及於陶唐蓋所謂神明之  
胄也而論者儕諸巫匠之間將何徵哉於戲左戶所  
藏族篇所載信而滋誣修舉而滋濫自譜學明備之  
日而訛誤甚矣况於後世乎鄭樵氏之類姓也三十





有二陶氏居五焉而專曰以技氏予不詳也樵注曰  
陶唐之後因氏焉此國氏也又曰虞思爲周陶正亦  
爲陶氏此官氏也又曰遂人之族分而爲四商人  
之族分而爲七七族有陶此族氏也陶叔爲周司徒後  
爲陶叔氏此以先祖之名氏也然則陶之有五莫適  
定也傳曰自虞而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  
爲豕鬻氏在周爲唐杜氏在晉爲范氏以系堯陶本  
而范文氏族書曰舜陶於河濱其子孫遂爲甄氏以  
系舜則陶直而甄迂於戲民之生久矣吾何徵哉其  
義正其得姓先以國以官庶幾近之吾其唐虞之胤

與慝侯開國丞相青大其世降是而顯名者漢徐州  
牧謙晉大司馬長沙桓公侃謙居丹陽侃居潯陽故  
其後遂有丹陽潯陽之望瞻輿淡潛唐之岷宋之節  
夫潯陽之喬也瓚回子爵弘景季直丹陽之派也於  
戲吾之先其爲潯陽與丹陽與莫適定也吾所知者  
始祖宗陽公宗陽公而上名行可得而傳者國寧信  
入二公而止矣宗陽公始居陶家堰堰遷自陶家坊  
坊遷自台於戲再遷之蹟吾疑焉故著其說於後篇  
又况二陽之望五類之氏吾何以知其然哉詳邇而  
略遠信信而疑疑譜之道也



地望第二

陶氏所居鑑湖洲渚地漢永和間太守馬臻始築湖  
防水灌田防首尾二江袤百三十里爲堰二十有五  
名陶者二湖水西南穴城入樹堤遮之曰西陶家堰  
東去城四十里居茅洋瓜山間之間曰東陶家堰堰  
之先其有陶姓者聚族於是乎姓先於湖與世更人  
易而名從之皆不可知然其爲漢唐著姓支庶繁碩  
徧於州之東西湖之崖澁可逆而睹也東堰至今別  
有陶氏居堰北稱堰下陶而吾祖宗陽公以勝國時  
來居堰南渚間蓋曩者菱苻所都帆檣所馳至宋中

葉防壞湖落而後洲渚出焉稍耕爲汙萊室爲瓜牛  
蕩滯葑蕀千有餘歲而後復爲人居其風氣宜有鬱  
而將發者矣而形家者言地脈從筭黃山伏行水中  
若龜魚浮沉藕斷絲續行三十里而後亘爲五洲縱  
四橫一縱若瓣橫若蒂如夫渠華云其信然乎後枕  
橫野負賀池而帶巨海左爲越嶺諸山若列屐然一  
峯巒然出於震曰稷其南則湖水之所匯也衆山之  
所揖也諸山勢飛舞遇若止立白塔之浸最廣至是  
迫東若壺罌之頸然宜亦樂幽勝者之所居也相傳  
宗陽公之始來也蓋相而宅之然地陜隘所居徒數



百晦無以畜衆而象刑爲浮木乘木大川所任鍾石  
耳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吾之先蓋世有淳  
固故子孫藉之厥指巨千影纓垂組者前後數十輩  
命氏以來庶幾稱盛其祖考之厚德與棄德恃地其  
誰能載之哉先兄德望有同年生新安程子錢來爲  
杭州府推官行部至越爲予兄弟言其先世善言地  
理賈於會稽還謂其孥曰吾買地某所法當富貴將  
徙而家焉其室人難之乃止其名形卽吾之先廬也  
然程亦世顯於徽抑其澤固能昌後無煩於去就乎  
將地之居人亦有緣會爲之邪

始遷第三

遷始宗陽公此堰南之陶之始也非堰始也堰之陶  
久矣在邑曰東西陶坊瀕水曰東西陶堰吾陶之自  
坊而堰台而坊也此狀莊敏者之詞也詞曰陶系潯  
陽方唐季世潯陽之裔有爲台守者以世亂家焉後  
徙越居陶家坊由坊居鄉自宗陽先生始宗陽以至  
莊敏六世矣莊敏之先以墜石得銘者凡七公無是  
語也樂淳松菊之志曰華胤右族而已志素菴曰宋  
以來代有顯者郡城名其坊郭外名其堰坊堰對互  
又稱耳人代遷徙無稽焉志宜黃浮梁也原本堰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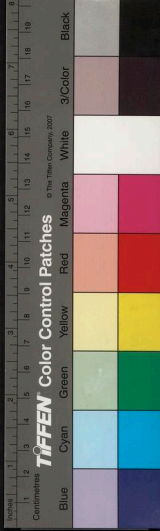




若謂族姓既緬世世居焉者坊堰之繇遷且不可考而况于台乎吾聞諸父兄石城公游于黃巖得長潭譜焉長潭之耆老曰若吾派也以爲信然既以譜歸族人遂用其說故莊敏而後凡家狀皆系于台吾父吾祖猶因之望齡又嘗爲文贈姚安鄉進士不退以爲長潭種信也及受命撰次遺牒而疑之既求台譜驗視而其文多荒謬當其派季其世十三其第三圖曰吾老三子仲曰棟遷紹興而贅以文曰一名國寧然後知傳會之蹟明甚又考舊傳曰國寧府君世居郡城之陶家坊一以爲始遷一以爲世居而前譜兼兩之誣又甚矣陶氏初譜相傳爲郡博翁公好古所著仲淵公被法二孫黼黻携以他適譜隨以去後得斷簡篋中有云系出長沙族分台越而遂援以爲登遷之證不知台越語勢亦對互之稱耳夫大江始源其濫觴惟岷山之人知之揚瀾左蠡而下抑已踈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吾於譜從七志焉七志多疑詞從之所以傳疑傳疑焉所以信也

派別第四

越俗好游陶氏獨少出重遷海又輒因工賈史胥之業皆無所事而專其力於儒蓋古所謂士鄉與土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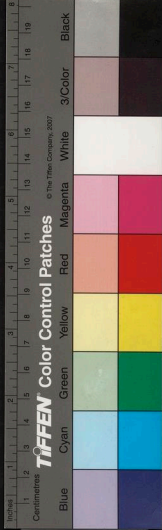


人貧相守而不去更二百餘禩徒不出鄉故靡得而紀焉其先獨宗陽公之兄幸四居陶家埭子孫世世通慶弔他不可考長老言居郡學前者陶坊之餘胤也其先有學薄君惟敬惟敬之言曰陶堰吾宗也雖然彼方貴盛吾素士無爲援之惟吾族人亦以爲然而譜軼亡據不可合比惟敬孫嘖與子同業相好嘗以其譜示予其先祖亦幸第也幸之前所載尚十餘世多行而不名又行稱猥鄙真屬不可辨而四方之陶其先往往有幸第方伯公言嘉靖間星子梁尚書尚德上疏復陶姓疏稱其祖行亦爵聞攜李工江涇之譜又有之幸僻稱也何其多同哉今堰南同居之人吾譜已有不能詳者而強膠遠附義所不敢聊志所聞見而已諺曰毋如花接者佳姑務親親以衛其本乎

世表第五

蘇明允曰譜爲親設也故詳近而略遠其克齋公之義乎功總而降略矣予踵成事者也其略弗敢詳其詳弗敢略例遵而義廣予以族譜者乎初表以六世後遞以五終始於三樂也陶至三樂而後大

墓誌銘



山東左叅議陽谷南公暨配裴太恭人墓志銘

穀章蒨裹不可以美西滄東棟不可以種彼常者華  
或化而茅豈無同爨不如我同牢渭陽之田後隄前  
籽朝藝其德暮而穫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  
心有溉其根嗟乎後人眎茲銘詩善貸者成善公者  
私

貴州叅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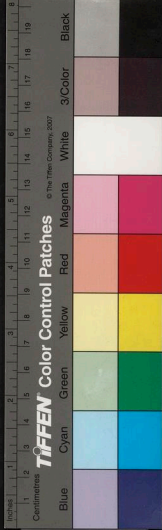
北鄙之邦西極之城東走蒼梧南征浮竹吹盞隨車  
站鳶愁役吾道非邪以勞四國朝茵罷露耀以東轍  
屢蛇吐毒懷我至恩功永名垂風行俗敦經營之烈  
播於無垠玉無改貞鋼難繞指歸璞斂銛逝言田里  
收身九寓括志一囊耕饁先疇白首而莊生亦勞止  
享有齊年鬱哉斯丘君子息焉

湖廣叅政警庸林公墓志銘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下  
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鱣鱖性不可馴而寧可俎  
大壑歸藏一暝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崖高公墓志銘

慶之祠楚之稷峴首兮淚羊桐鄉兮家邑丹荔兮食  
蕉清江兮白石羌軼魄兮丘中君何之兮廟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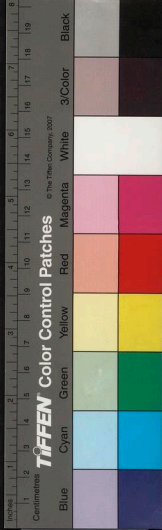
噫祕館筆札爲臺繡斧孰通其蹊也宦三歲而已病  
一夕而斃誰折其莖也子有劔而吾未旣厥鏃子有  
璞而吾未究厥先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况夫修  
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者逝而辱  
者銘今吁其悲也

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

衆昏羣眠日中而瞽孰與微言提之令覺惟此微言  
其味毒藥毒或中人肝腎糜鏤或懲厥毒吐味不嚼  
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埤新學著書白首  
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逢辰安我漉於  
玉豈慕雕貞哉大璞徇者不爲將聖所託有吁嗟於  
其人可作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公諱楨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  
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  
會稽西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  
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  
垣生錡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  
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



而卒於是癸年十五矣貧甚幾棄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  
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  
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  
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  
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  
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  
之公不肯往凡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  
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

尋爲郎中嘗有昌寧塞戶百許犯陵厥論獄罪悉至

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

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嘗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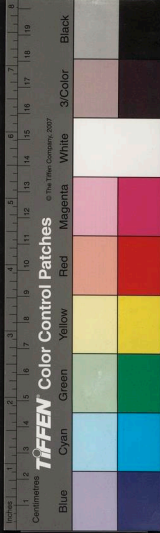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畫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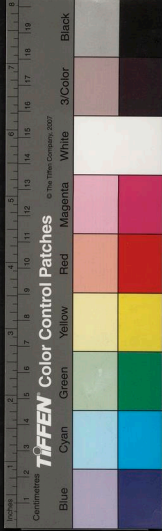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甃甍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慮餽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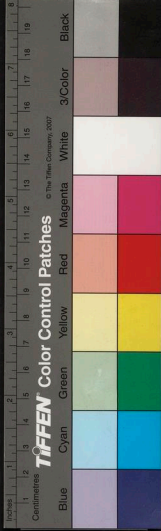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未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  
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潰汗表裹粘合爲一肌  
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  
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  
榜廬置做船覆上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潛公笑曰無庸至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  
嘗諸禱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儲漕晚大  
憂之召爲諍公謾曰明公在何慮邪佛然起曰府君  
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甚敢然也獨仰  
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  
敢入關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  
七人爲夫彼利得儻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  
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傷濟於徐役畢必道  
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  
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  
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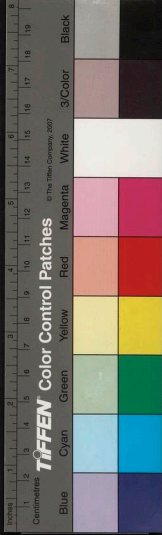


聞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眾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  
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府君有心計吾  
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劉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  
過州縣止供鷄鶩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  
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  
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  
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鏤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  
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  
竄三泊供祇千二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皆王

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  
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餽潘以  
園寓帑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  
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  
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  
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與  
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  
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  
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  
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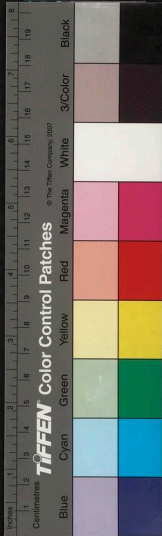


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首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過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漕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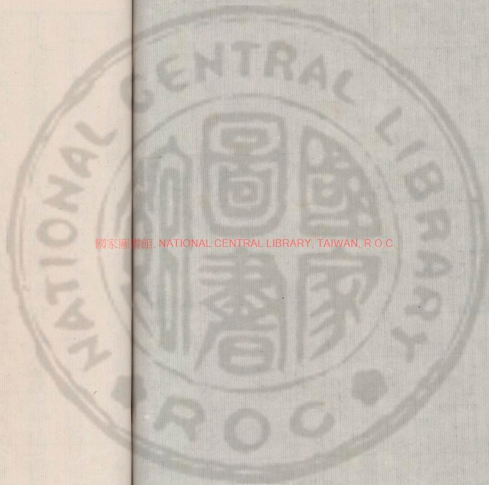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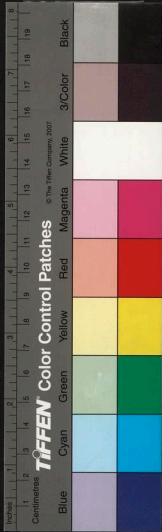




3464928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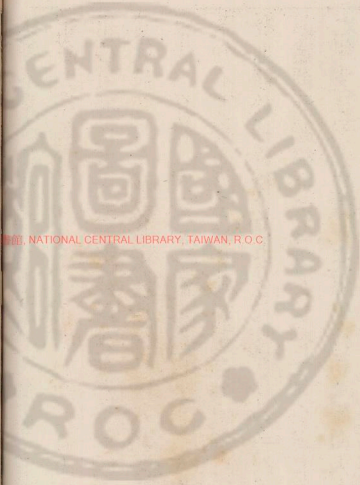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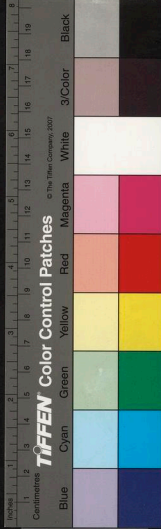


決斷不畏強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甚者淫恭  
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衝道自固府判  
出經其郭閑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  
真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  
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姦利事訊之皆欵伏  
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譟勸公公偵知之不得  
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  
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  
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予徐栢及婚而失之父  
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邪父曰兒有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  
甕僕而趨公默詫曰噫是栢寃也而繫甕水死耳明  
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  
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  
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  
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  
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  
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澆耳解其裹血漬霑  
纒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  
以京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  
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  
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  
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  
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  
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徹衣徒步遇之者以  
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  
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  
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  
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與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  
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



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及葬諸子以李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

壁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不如稻梁積蘇千車困粟百畝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穀於凶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夷公卧而治療其調饑公也則糝公之來還隱者之類式是邦家寶玉韞山烟爾者識挖爾者力斯言不磨視諸幽石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誌銘

有言不朽有子不死此人所以名念山子爲儒則真爲吏則循此念山子所以自名蹈紫陽之先躅爲齊江之後覺有超世之樂以爲學有終身之憂以爲樂此念山子之言聞於緒山東廓者與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章楊二宜人墓志銘

魯源氏之學稱錢宗王周孔之裔也魯源氏之族太末丹陽仁義之系也聞先生之風是以論其世也差父義而母慈兮惟其有之是以似也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志銘

馮之再徙肇厥迹仲氏代興年相襲大小之號並參立誰其定遷維婦德嗚呼遘疾弗貳而踏於行公之





死賢於生抱節弗疚以成厥子安人之生賢於死其以死成命而生成行猶有天道邪維來裔之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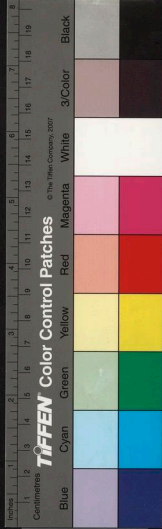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銘

平之嬉兄棗弟梨危之持兄瘦弟肥有爭於夷有讓於危厥義也嗚嗚呼後之人觀於公丘無棄爾好而重爾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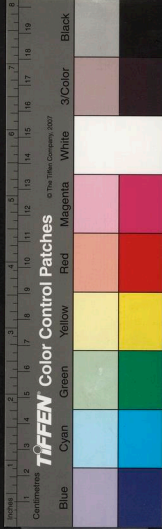
秦臺劉君暨配章孺人墓志銘

劉進士宗周喪其母歸也望齋弔焉歎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有善喪如劉君者也殆如痺繼如遺既如追劉君吾師章南洲先生外孫也先生博雅高爽正足以教明足以知人有二子一女女貞婦也貞婦

生而令淑先生憐重之謂劉君材字焉劉君諱其字汝峻號爲秦臺少嗜學富文藝弱冠補山陰縣學生員三試弗利然從先生游於雜文懿公文懿甚稱譽之嘗試時其太母歿君悲號守喪次不肯就試宗黨歸孝與人溫恭人愛而敬焉年三十病卒時進士君在娠方五月貞婦哀毀絕飲食誓且從死先生勉之曰亡人不欲有後乎拊棺而呼曰劉生當請於帝帝知吾女義烈當資爾佳兒也貞婦乃稍稍啜粥晝夜哭禱竟生子劉氏因貧困及貞婦寡生計益蹙朝營



夕炊米不續飲水而臥舅既甯廬舍則依其姻韓氏  
以居踰年韓氏亦厭怠舅窘揚二幼子去倚山結屋  
家焉貞婦不獲從乃慟哭及於草顧念其舅時時悲  
涕已而二幼皆死貞婦曰舅孤子一身忍其居窮山  
乎飭竈繕室迎焉夏績冬紡織布以買粟折薪荷汲  
手瘁面焦無何舅病貞婦治藥糜時損益饑飽伺息  
時問思其舊處裹糧入山貞婦輒憂懼內自惟曰豈  
吾有失懼於舅邪有一女亦早寡進士君又少孱瘦  
貞婦毋惡念遂致疾然以貧故忍弗療治進士君  
既舉於鄉鄉人有獲金幣為居聞者貞婦怒曰吾布  
被十年不更囊表納納緣踐後橫小子始進乃當以  
不義汚女母乎辛丑二月廿八日進士榜放而貞婦  
以是日卒於家聞者哀之吾種嬰悉死以存趙孤孤  
存事立可弗死而曰吾必死以報地下當其家難之  
日而嬰固與其友併日而死又矣特貸形以濟事耳  
事濟而貸償雖不自殺猶死也貞婦始以軀腹子既  
以成之子成軀殞何憾焉夫死生巨變也常人聽諸  
形烈者聽諸志故能捐之弗生亦能持之令生惟志  
成而持釋持釋而返於本矣欲少存斯須得乎汝峻



生某卒某云劉章皆越望族故不詳其氏系而以

先生命及進士君之請書其事銘之曰

懷君五月之珠歸子以二十四年之璧偕往者堅水

皎日之心後死者瘞瘡幽蘭之魄嗚呼劉君德徵於

符業廣於餘嗚呼劉君不亡矣夫

曲靖府同知一異土公暨配何宜人墓志銘

一川先生王氏諱世居漳浦衡山村王父

日珠父賓皆有隱德公年十四補龍溪縣學生二十

六應南鄉薦為選入廷對授太湖縣學教諭又明年

中守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都試罷遂放職同修南

畿通志丁酉應聘分校湖廣召為國子監學錄出知

道州遷同知雲南曲靖府三年投牒歸春秋六十六

以隆慶壬申夏五日卒萬曆甲戌合其配何宜人而

藏焉墓北望漳州城十里曰壕林於是壬寅葬二十

有九年矣孫志遠任於朝為戶部廣東司郎中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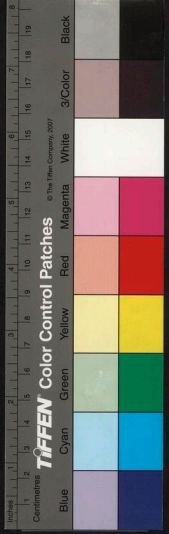
友陶望齡墓石缺無以示來曷銘而瘞諸望齡曰可

遂受狀而讀之曰如公固應銘法也當公為道州守

徑人弗靖公撫而有之令田隙田咸投刃曰唯命及

廣右盜起王師出於道兵備副使潘某駐兵焉恐而

喜功邇者得八十一人曰盜使者曰是吾所急盜魁







曰祿可養也既久宦遠方而公大父父俱在及以攝  
守上計竣歎曰吾尊人幸無恙又違庭闈吏萬里外  
何爲乎白銓部乞休不得竟罷去拜祖父堂上里人  
榮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家居無公府之謁以賓僕請  
輒辭吏部尚書蔡公國珍始以督學行部至見公名  
牘中驚曰王道州固在乎趨問致敬款語而去前公  
所縱八十一人者或爲蔡公里人具知之故心重焉  
配封宜人何氏先公十四年卒年五十耳宜人生二  
子三女置側室陳氏亦二子一女孫十有六人孫女  
五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九人吁盛矣天所以報秦  
陵石將在是乎銘曰

祿及之擇弗處既其處矣廢弗去沒利遺親吁哉子  
塚之骨可潤身斷斷之言宦袁嗔人顯賢利咨爾臣  
有釜如丘鍾若芥夙健而也今親不可待佩印萬兮  
紆組弦請從歸休兮道不可捐嗚呼塚林之野王公  
是居其斯爲父之子君之臣與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薄取於厭廉五於貪善貸無緘得巖於織宣曲善富  
孔氏雍容我銘王公敢告素域

處士程子方墓志銘



克敵之謂勇馭變之謂道力能制虎犢而不格猛獸者有矣名搏象虎而劣於縛豕則名實相反生處之爲變象虎也衰衰之利衰衰之害人值之而仆矣而自謂知道通死生此當世誦說者之通患陶元亮臨歿爲文自祭論者多其能出妙語續息之餘此未及於道也而若是况虛明洞澈大觀終始者哉休寧人程君諱九臯字子方爲人嗜酒好詩耽閒靜遠聲利平生慕元亮爲人宅邊有十松樹因稱十松少年游太學問道湛甘泉呂涇野二先生之門及中歲棄產隱居潭西與鄉人王仲房輩以詩課號曰七潭漁社

其詩至富行冲而格夷蓋陶之餘也間亦講禪習養生寄諸宮寺或一歲一反視世所共羨欲傲然不屑春秋七十八無疾而卒卒之日爲詩自挽予聞而異焉其子循初曰先生孝於親友二弟能以貲讓與人臨財自處惟恐無所損嘗買墓地直高矣其人貧死弗葬歸使埋焉又代人償百金其已責焚券弗可數也讓與施與貧終身以三者殫家而不悔旣貧不給施矣又精爲醫以續之雖乞丐惡疾必手拊焉晚歲與循書曰寄來酒全已爲貧交散去歲暮遂無以供麴蘗蓋老而不倦也性坦直無競嘗構樓治材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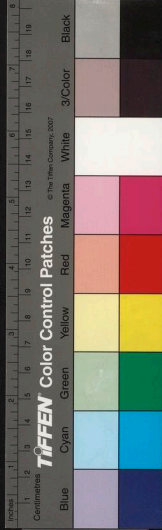
已具矣隣有偶語者先生心計曰此謂吾屋高畏逼耳卽日撤材易構嗟夫若是者其亦異乎平居談性理詡詡然有命知道通死生過得失若絲與毛動顛震魄物少忤奮臂而爭者已天下固亦有性與道近恬居曠視若陶元亮之徒者至其臨生死徃徃不亂彼平日固已異矣男子二人曰元初循初皆慕學而元初嗜書尤甚常負一囊貯鐙釜裹米遇有異書者輒孤詣之予勞之曰子獨客無借不亦苦乎元初曰生死來徃要是旅行聊習儀耳予爲一笑觀元初之言其有自耶二子以某月日葬君某處而予爲銘之

銘曰

有生惑惑生貪不有不惑其與物也廉古之智者廉於死生泚然以居兮飄然以行而夸者動色於杯羹貪於羨與廉於生與僞與情與其叩君於玄冥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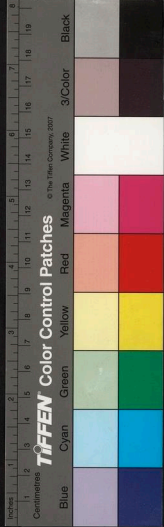
內兄商仲文墓碣

仲文商氏初諱洛更名維河仲文字也陝西行太僕寺卿諱廷試孫大理寺左少卿諱爲正子其遠系具太僕公隧石中方大理公驟貴所爲藉盛物誘穢冶而仲文性淡素嗜學安異同善自拔擢躋循刻厲偶寒士下者與處咸宜之然或游豪客酒人豪客酒人



亦宜仲文而皆稱之曰賢嘗偕予飲席有聲伎羣客  
譁囂竟曰仲文莫然頰叩肱久之俄起舒臂曰適遂  
甘寢其靜默無染類此往時爲舉子業者安其陋師  
戒弟子無得蓄先秦及唐宋古文仲文顧深嗜之無  
如謂者何則扁室帷幄仰望隱匿讀之以爲榮及後  
古學大行多攘取其句字文飾膚謬而仲文所爲顧  
率務深雅行輩推之然竟不遇望齡婦君女弟同學  
土城山中數年視君起居俱無以致疾病與天者貌  
替美載其賢行又宜貴而永然竟疾病以天嗚呼天  
邪其人乎仲文病癯瘦久浸瀾每晨起未嘗不慕憤

正襟予屢諫之曰吾徒幸使猶科既爲適而况君尚  
求平善乎不應良久謂予曰吾自抱病二親恒視曾  
損爲色愉戚吾恐自恣而傷言說哉逮革彊起衣冠  
如恒焉性嗜書焚香茗飲嘗戲語予曰人各有好吾  
好獨在三者似差勝之而其嗜著更甚卒之日猶滌  
椀手注以飲予時萬曆癸巳四月十七日也於是年  
三十有九然已有四子二女一孫二子長者君教之  
業有成矣始也殯君土城山隙地丙申八月朔日以  
大理公命奉君柩芝塘湖之山葬焉而望齡亦受公  
命爲志遂詳其姻屬而銘之銘曰



學林集 卷之四  
四七  
土城之隈兮荷蓑竹道子死是殞兮生於此遊喧歷  
隘湫兮匪子之丘改舊卽新兮子無淹留茲山靚深  
兮有巖與嶼其水坎環兮組繡厥土窵土作官兮以  
爲子所龜食著從兮曰千萬古松栢無傷兮永安爾  
處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昔怡怡角方總少別辭兩睥腫今祖葬黃山隴淚穿  
石題銘詩石靡轉山如錮萬年淚漬泉路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冬齡復從其友黃子清輝於京師甚歡無

何平備執予手太息而言子今來吾行去矣吾父春  
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  
山之桂花坪北水嚙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葬因泣  
曰吾母良苦卽塋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爲語曰吾母  
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麗  
太常少卿壩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黃故饒  
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于是姑羅宜人亡矣  
事繼姑徐婉聽無間家赤貧力鍼紉自苦日跌炊冷  
日花續然時酌杯水代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營  
辦甘毳奉其舅舅臨食咨歎曰顧吾可耳奈馮可時





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于是更割粿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爲飽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于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于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于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感我日嫚習不休乃去西徙是夕母夢伏而吞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上也吾父旣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于母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激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父類而父覺而歎曰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女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已利物其仁愛著於心通於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收得念當斃之母夢鞫叟髦而杖來言某罪未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劍嬰縮稚懷牒而前又以爲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之其寘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爲羹股將之淑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旣至激念母甚夜聞解籜聲問曰雨耶戶開籜入乃微



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  
訝之多其暗解也平倩爲予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  
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能屬語至壬寅八月  
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  
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曰曰某月某甲子  
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夙諾及讀王都諫  
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貧  
日食不辨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肉以祭以養復  
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賢能  
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基  
之也夫人生卒子女云云銘曰

糜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埤厥占靡害而宇  
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廿歲而啓而窆乃  
陽矣譙賢之阡而居乃靡弗臧矣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媯之昌碩人其臧鵬鳩在桑母儀無方媯之成碩人  
其寧鳴鶴在陰子和其聲維儀之結今維壽之耄今  
板車繡帶彼湖之瀝兮歸從故雄彼荆山之業兮

墓表

孝義來功伯墓表



古言陰德譬若耳鳴已知其然靡聞於人子之言德  
義異於是貴如眉睫眼不自視若自知者德則有心  
有震於躬厥修匪陰如鐘鼓考聲聞孔大已無私焉  
聞則何嘗孝義來君肇蹟乃祖播種於先孫服其敵  
厥德有嘉厥闡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  
而心不有修之罔覺以詒其後剋山之陽片石不磨  
雖千萬年視此頌歌

詩

齋居對雪

真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  
緹壇葭沍發寒城花已深  
流光驚照眼虛白曠齋心  
會獻甘泉賦誰賡郢客吟

塞下曲

氛蕩盡羽書稀  
戍鼓無聲獵馬歸  
并州俠少輕征  
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固有事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敗  
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  
三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  
專靜焉上也慎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





則必滯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欲至速徒步竭蹙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駿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笞屢用數舍而敗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伏而慮橫起我之成心爲事與王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約化而繁因變紊常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僨然卒起盪神怖魄左枝右梧口噤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役是謂情在事此非好動之過耶

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據其上則尊無我以游其間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遞勝遞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謂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烏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說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石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人立其靜未改斷溝潛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



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鹿  
狂走於機辟蹄係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  
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成已成物論

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物相待者如積壤爲山山盈  
則壤虛剝材制噐噐完則樸散以毀相成而利相盜  
故或毀彼成此毀此成彼無兩利而兼成者凡天下  
之巧會假合而非自然者皆是也君子之道固相待  
乎哉且人之生耳目清矣手足利矣雖有孩幼不關  
所以待行雖有盲聾不矣所以視聽或由是也彼由

是也不巧不施而兆庶同富自然而已成耳故曰誠  
者自成而道自道我非緣物物不待我我能舍物物  
亦舍我而世謂聖人獨能曲成萬物者非聖人能成  
物而能識我也性之在人如水注于甕而日月之耀  
于室匪同匪異聖人納涓滴而吸江海覩分寸而挾  
日月獨覽於杳眇而天地萬物止其所矣夫一甕之  
量一室之智衆人之所守也故有分別傾奪爭鬪紛  
籍之變迷其一成而據其兩闕保形以爲邪設械而  
守之物相物而我自我者皆是也修士知欲成已矣  
夸士知欲成物矣其爲已也因以絕物其爲人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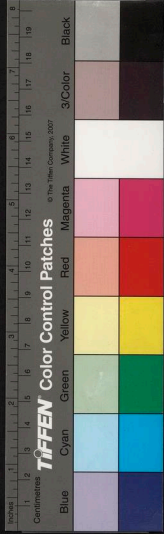


以捐已世儒並矯而兩存之稱衡其間而爲之序意  
以已須先成而物以次及不識當離物時以何爲已  
已未及成物奚不壞夫勤者不能加功于至足而仁  
者不能爲惠于至公非黥劓而求補憂渾沌之不鑿  
日以意識爲之懸疣其殆未察之故與蓋斯道之離  
爲有物我若無物我物我即成伊尹曰予天民之安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所爲成已乎  
物者亦覺之而已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古聖賢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並心志而言如

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氏始愚以爲志之方  
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卽爲氣性顯設卽爲才實無  
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後分合無言而不可愚遂得彊  
言之先志之謂氣卽志之謂氣佐志之謂氣蓋無志  
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百彙生百慮未  
作一氣耳而百慮生旁礴而無形溟滓而無之聰明  
呈焉圖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氣也漠然無形無形  
而形焉之謂良心泯然無之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  
以有覺名心而覺卽氣以有發名志而發卽氣故曰  
合志之謂氣也氣也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實而赴





者也。虛生實而聽於實，茫乎泱泱隨其所之。故曰：佐志之謂氣也。惟一故可以先志而爲志之母，又或後而以爲帥焉。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宅，氣又合志而鼓其行焉。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輕莛楹其間而謂之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書師次於成之次也。夫志之爲用也，有邪有正，而氣亦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充于體則塞于天地矣。嗑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充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地者，無思無爲者也。其非智故營度有思有爲者，所能充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濩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八竅已虛處於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惟耶？然則莊周之言矣，莫惜於志者，非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志，善養志者不參以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參焉，匪直也。養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而歛之，彌沖彌泊，有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勝者也。其專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邪耶，志壹愈不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

物理

列統

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濩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八竅已虛處於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惟耶？然則莊周之言矣，莫惜於志者，非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志，善養志者不參以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參焉，匪直也。養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而歛之，彌沖彌泊，有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勝者也。其專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邪耶，志壹愈不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



氣而非正氣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  
然洪洞太空而浮厚土其浩然也或杆或決暴怒奔  
激漂屋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於嗜慾而銳於攻取  
第然而起澆然而恣固其所爲浩然者也使非有是  
浩然亦不能第然澆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卽渾  
濁而識水之體於紛擾而觀氣之元愔者不知焉雖  
然水之濁而湜湜其止抑可見矣夜氣者止之湜湜  
者也構暫解而勇銳者稍怠于是無撓之而遽直無  
暴之而遽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於人而遂與天  
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幾希云者非始復而始少之而  
聖人所爲充塞天壤者雖欲稍加於幾希而不可得  
矣噫志可持也而患於多岐故引而今求之于合漠  
之氣氣又驕儻濁亂而盡泄於旦晝則指其暫寧而  
遽還者曰曷不于平且觀之嗚呼何孟氏之惓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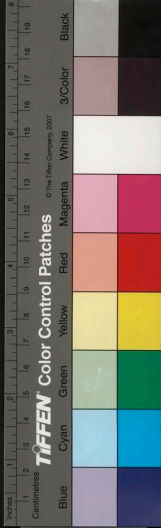
黃石公祕法論

昔者戰國尚兵謀而孟子告齊梁推言仁人無敵趙  
孝成王言兵荀况亦稱三晉之技擊不足以當湯武  
之仁義後世儒者多因以爲諉而兵家之術幾絀東  
萊吕氏曰黃石公祕法尚在人間不過仁而已雖湯  
武之得天下亦不外此蓋宗其說也予嘗誦書及詩



有疑於商周之事謬於世儒所稱者數端足以明兵法奇祕王者所廢似不專恃德勝也仁者非富天下則非惡其害已而動信矣然仲虺言建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若曰德相形而勢相軋我不得不動耳崇侯之濟紂惡誅晚矣其不以諧乎此可疑者一也文王至德也而武王稱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其恭誓亦曰同力度德將德可柔小而或難於大何力同而後度德乎夫德有弗懷力碎焉力有弗敵謀勝焉而曰仁義之師不事詐力此可疑者二也仁之所以易服者民樂從也暴之所以易覆者民樂讎也湯

民何如哉而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可夏罪其如合夫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嘵嘵焉穡事是懟豈履危蹈死卽湯亦不能得之毫民耶天下之毒紂甚矣然君之而弗敢讎焉武王始明諭之曰獨夫受乃汝世讎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蓋斷其惑而激之憤不然幾渙矣民於仁也有懷而不樂于動于暴也有怨而不敢于讎以不樂動攻不敢讎而無術焉必以勝此可疑者三也借命湯武之民皆樂鬪皆忘死不賞而勇無誅而奮而曰予大賚汝孥





穀者集遺 卷之四 五十四  
戮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何聖人之不能信其民如此又何贅說也金版六弢之書尚父實師武王今所傳儒者以爲僞撰其書真僞易辨然謂太公非兵家流不可也借令無他術周之仁人多矣宜皆可使師率而鷹揚肆伐獨以頌師尚父哉此可疑者四也蓋仁人者嘗欲生人而慮人之殺人則兵之兵之是以殺人之具生人不得其術而以自賊無異於救焚而入於火故斬伐覆絕者仁而奇幻恍惚者正古之聖人其用師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殊也顧所由以用師者異耳儒者知湯武之多助商周之易興而不知其克敵締基若斯之難遂謂兵法爲不足用不亦踈哉漢高帝稱運籌決勝吾不如子房而其所受黃石公書卽太公兵法黃石公固非有他異書可祕也子房所以輔高帝破秦蹙項者亦豈盡合世儒仁義之說乎善哉霍去病之言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以此言黃石公祕法在人間其猶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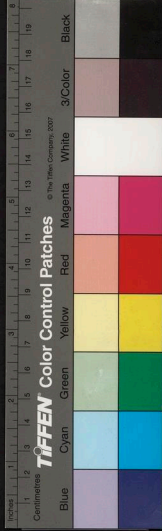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有變異乎曰無異也然則曷爲有水旱曰天之道通必齋豐必儉如温之必寒涼之必燠也曷異焉甚燠盛寒之侵暴入也有期人因而常之大浸大旱勢



必復而期無豫則異焉聖人審數之常而度時之變  
知變之爲常虞嗇於通救儉於豐若儲裘筵俟寒燠  
患至無患故聖人者不能勝天而無勝於天先爲其  
不可勝者耳水堯而旱湯此以爲數之常也常故不  
爲暴增而不爲聖損亡國之君多災者非多災備無  
具而民弗堪也 同之地一邑之氓歲惡而饑者獨  
餒死天非釋饑者凶之亦明矣朱頊無凶年乞夫無  
樂歲歲固殊哉因以聖世必穰而亂季多災此不通  
之說也見聖世之穰者災不能害故也見亂季之災  
者穰未能利故也聖世固多災而亂季固多穰潦九

年旱七年始見於用故知堯湯之多災也潦九年始  
吝旱七年始禱故知災而不能害也夫災與祥不在  
天在民所感一雲日風物耳以樂心感者雲增爛而  
日增華風拂之加暢物遘之加勝故處盛世而卿雲  
甘露瑞艸奇水般般之獸駘駘之鳥廣載於圖牒其  
他眺胸側匿震崩愆伏之狀非盡消弭也蓋略而不  
紀民知其適然而不足異也故日月食於交會山陵  
崩於朽壤非異也國無其政以懼心感焉遂驚悼悲  
歎而指爲怪事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百川沸騰  
山冢翠崩是也是以樂國之民腴不困水旱非能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水旱樂國之民恬不畏怪異非能無怪異而後世以謂一德可弭逆一言可亟回必奪成數而勝之其不得亦明矣然則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者何說也曰聲音之極也以類召焉昔者師曠奏濳角玄鶴翔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徵子哉是夔皋其職而舜不與也如其德則有苗之民不宜後百獸而舞以來儀瑞舜者不得其故而稱之之詞也蓋天有常運聖有常政天職往復聖職生育往之復之聖如何哉生之育之如何哉故言天勝人與人勝天似之而未盡天與聖各執其常奚勝奚不勝耶嗚呼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克咨之耳計其時樓者窟者擊壤攀巢式歌以嬉又何咨焉天之不能勝堯果矣地平天成萬世賴之堯豈直勝一時之天已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堯之謂也志勝氣者什而九人勝天者什而九此張子厚所謂氣志天人交勝者乎

大器猶規矩準繩

器也者以受爲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斗廣受粟匱缶受水適於量而止益之以升勺則概必溢此以器小爲病者也夏后氏之鼎甌氏之鍾爲世所言之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而亦窮窮





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鐘鼎與瓦缶同爲小者耳蓋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制器者也握尺寸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爲規矩準繩噫亦小矣而天下之爲斗庾爲甕缶大而夏之鼎秦之鐘簾者皆取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蓋至極者衆物之式而至定者衆變之正彼用物而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曰惟君子可以大受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下合諸侯扶孱齊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爲大受乎則管仲者固已優爲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

管子不勉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之則不得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之曰爾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駟驥不稱辱期以就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反堵塞門已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於盈惟亟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修其道不必顯功功被天下而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展朝諸侯勢疑迹察視反堵塞門奚若也而夫子於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疇豈不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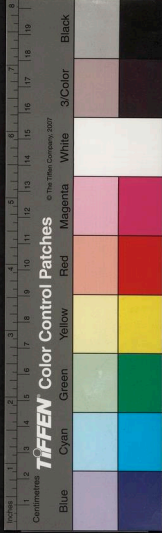
大闕渺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夫不器之爲大器也管子者直器耳譬則鐘鼎蹠然究其量則窮善哉子雲氏之言也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噫仲之所以自治者略矣

窮理盡性至命解

問窮理曰川窮於海其實未虧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于水其實未虧而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於命曷明之明之以子思言子之言也二子俱常言命常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無聲吾鳥得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鳥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言必救諸末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饜其耳目而不能返聖人曰是不有處於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流同而成俗以爲是固然耳聖人曰是不有處於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



名又倚理性而起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於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不可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爲理欲盡則理名亦窮非習爲性習染窮則姓名隨盡卽理爲性卽性爲命俱窮俱盡三歸於一而一者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那回也如愚故庶幾焉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爲富而無盡者以爲羸如屠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羸爲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於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矣然窮理非黜聞見也盡性非剝意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水之爲水則不必鑿水而更求水故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卽窮而無盡卽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卽有以愚之說爲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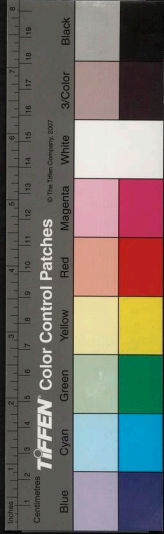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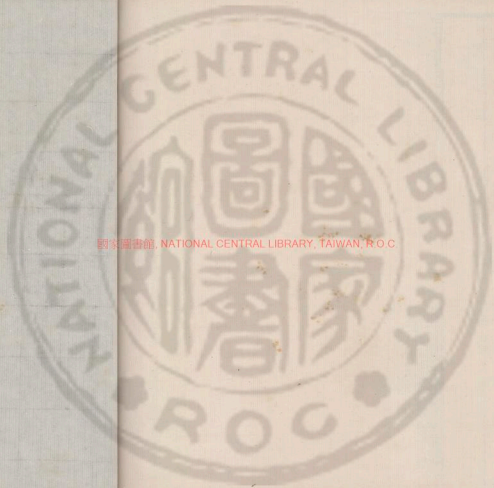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六  
卷之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